

#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总 59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封面题字：郭沫若  
责任编辑：庄建平  
封面设计：冯式一  
版式设计：闻黎明

近代史资料  
JINDAISHI ZILIAO

总 59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发行所发行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5 印张 182千字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750 册

统一书号：11190·161 定价：1.50元

## 目 录

- 周馥辛丑办理教案电稿……………郝庆元辑注 ( 1 )
- 周馥辛丑办理教案函稿……………郝庆元辑注 ( 21 )
- 庞鸿书讨论立宪电文……………钱永贤 耿明 邵白整理 ( 44 )
- 孙中山在日本 (续) ……………白 迪译 ( 98 )
- 一二九运动报刊资料选编……………闻黎明辑 ( 146 )
- 长沙报纸史略……………辛 耘一 ( 209 )

## 周馥辛丑办理教案电稿

郝庆元 辑注

说明：周馥（1837—1921），字玉山，安徽建德（今东至）人。出身于破落地主家庭。少年屡试不第，乃于1861年（咸丰十一年，二十五岁）在安庆投入曾国藩幕中。后于1862年应李鸿章之召，充当文案，随军至上海。1871年（同治十年，三十五岁），李氏任直隶总督，即随同到直，先后任直隶候补道、兼署永定河道、补授津海关道、天津兵备道、长芦盐运使，并在天津建立兵工厂、海、陆军学堂及电报局等。1888年（光绪四年，五十二岁）升署直隶按察使，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六十二岁）任四川布政使，1900年又调任直隶布政使，兼京中、顺直办理和议教案总办，为李鸿章之全权代表，直至1901年李病死。他在北洋幕僚中，因与李“同乡谊厚”，“凡吏治民政、路矿邮电、军政外交诸务，皆为文忠所倚重”，故有“与文忠终始其事者，唯建德周恣慎公一人而已”。（《周恣慎公全集》，《安庆祠堂碑》）。李鸿章死后，周被受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护理。1902年，将护理全权移交于袁世凯，改充山东巡抚。1904年，周升署两江总督，1906年为两广总督，其背后都有“袁世凯的策动”。1907年，周因年迈辞官，定居天津，研究《易经》。1921年9月病死，终年八十四岁。

以下所辑两个抄存稿本，就是1901年周馥在京办理议和教案的记载。电报稿抄存共五十一件，时间从辛丑（1901年）正月十七日到六月十四日。其中周馥在李鸿章的授意下，与张翼往来电稿有三件，与盛宣怀八件，与吕本元二件，与奎俊四件，与黄建筦二件，与岑春煊和吴廷斌二十八件，与袁世凯二件，以及奕劻、李鸿章及周馥寄西安行在电二件。

函稿抄存共三十三件（包括附抄函六件），时间是从辛丑正月

初九日到五月十五日。其中有周馥致八国联军瓦德西等往来函札二十件，分致直隶两司衙门及地方军政长官六件，其余及附件多是他与教会领袖的来往函札，包括美国长老会牧师纪力宝的来函，以及正定主教包儒略和献县葛主教等人的函件。这些信函对于研究义和团反帝运动和传教士的罪行，提供了有价值的新资料。

原件系墨笔抄录在松茂斋红竖格毛边纸上。电稿藏于南开大学图书馆，函稿为周馥家藏稿本。

### 1. 上海张京堂<sup>①</sup>来电

望电悉。赔款已有大数，教款当易商量，况上有全权主持<sup>②</sup>，而公襄替[赞]其际，弟无事畏难，实因外感喘嗽，势难遽行。近日稍减，约月内可抵津。矿务章程、帐目亦须详细核办，非一时能毕。教款想不能久延，而安插教民，调合一切，似非有地方之权不易措手。弟限于事势，力难兼办。民教相安事尤重大，诚恐疏忽，有负委任。此情想公已洞及，并祈代稟邸相<sup>③</sup>鉴夺。翼。篠。正月十八月到。

### 2. 复张京堂电

篠电悉。邸相盼公来甚切，并非弟催。望仰体邸相意，速命驾。教堂赔款事，公到自易商。安插教民，事非急切，就绪另与

① 张京堂，即张翼，字燕谋，原为恭亲王奕訢的侍役（一说醇亲王奕譞侍役）。他拥有开平矿务局股分三千股（即三十万两），以奕訢作靠山，与李莲英为莫逆，其继妻又与慈禧太后交厚，因而1892年原开平总办唐廷枢病故后，张虽“目不识丁”，当了开平总办。1900年7月14日八国联军攻占天津，英商为霸占开平，借口张饲养鸽子，疑他与义和团传递消息，英国搜查张宅，将其逮捕关押于太古洋行的一个旧厨房内。在威逼下，张翼贪生怕死，终在盗卖开平矿权的所谓“保矿手据”上签字，成为英帝国主义的走卒。奕訢、李鸿章为利用这一关系，招其为京中、顺直和议教案的会办。此电就是他从上海打给周馥的。

②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1900年8月7日），清政府授李鸿章为办理和议教案全权大臣。

③ 系奕訢和李鸿章。

教士从容商办。相谕勿因此事疑怯迟来。盼切。【馥】<sup>①</sup>。巧。正月十八日发。

### 3. 上海张京堂来电

巧电悉。日内有船即携眷到津就医，矿务如能缓清理，即行赴京中。天主、耶稣教堂、外国坟茔及教士公私产物约计赔款不过四百万，不知能磋磨否？教民财产尚不在内，惟教士所占王公府第官宅，又教民千余家所占官、商、民宅甚多，必须早为安插，方肯迁让，似应定赔款并议借，可与教士细筹民教相安之法。应议各事，俟到京面陈，祈代稟。闻樊圀梁<sup>②</sup>日内可到。翼。箇。正月二十二日到

### 4. 复盛宗丞<sup>③</sup>电

艳电悉。各国因核算商亏需时，至今赔款单未来。据赫德私谈，大约五万万两，非指的款，洋兵不撤。若借洋债，利重吃亏，遽求新法，缓不济急，且恐外人干预。查各省盐课、盐厘约千五百万；近洋关之常税，由税司代收，可五百万；糟[漕]米全改折色，可得余利三百万。全数加息分五十年偿清。以上盐、糟[漕]、常税，按年均尽数拨用，以之全抵赔款，则各项皆无所措，必须另筹。赫又拟另征土药税、办印花税、房捐等事，以补自家用度，未知有无把握。至加税免厘，各使不愿以作赔款，应从缓议。路矿利无可抵，全权颇费踌躇。公有无良法，请密预筹。【馥】东。二月初一日发。

① 此处原稿空一字，即为周馥署名之处。下同。

② 樊圀梁（1837—1905）法国传教士，1862年至北京传教，1876年兴建西什库天主教堂。1897年任北京教区主教。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樊致函法驻华公使要求调海军来华，曾伙同日本等国侵略军在西什库地区镇压义和团及抢掠财物。

③ 盛宗丞及下文之上海盛大臣，均系盛宣怀。

### 5. 德州吕军门① 来电

厦总兵② 复台端函，谓联军界内不宜驻华兵。敝军三营，因河间、饶、任，迪③ 蠡、博各境土匪未靖，尚驻界内，是否退出，乞转禀中堂示遵。本元。覃。二月十四日到。

### 6. 复吕军门电

电悉。瓦帅④ 原议，红线界内勿扎华兵。惟各处绅民以洋兵未驻地段土匪滋扰，仍求官兵弹压，如李安堂分驻怀、密、平、顺一带，董仰之队驻晋州一带，不着号衣，借寓民屋。如洋兵巡至，则暗藏枪械，先期远避，近亦习惯无事。此权宜保护地方，【邸】相不以为非，未便与瓦帅争论，请密酌之。【覆】。寒。二月十四日发。

### 7. 成都奎制台⑤ 来电

台从抵郫，正款议切要之际，想勤办焦劳，极费草创，今细目当已全备，便乞密示，其有关川事者，尤望随时先示为盼。打箭炉⑥ 掳铎⑦ 事甚险，幸已救铎，获犯惩办。名山近又聚匪闹教，已派营前往，当可解散获办⑧ 知念并闻。俊、沁。二月二十八日到。

① 吕本元。

② 时任德国参谋处总办之厦慈阔夫。

③ 查直隶省无此地名，原文疑误。

④ 即瓦德西（1832—1904），德国将领。任八国联军统帅。

⑤ 系奎俊。

⑥ 即今川西康定县。

⑦ 铎，即“司铎”，亦译“司祭”。天主教神甫的正式品位职称。

⑧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周馥赴直前夕，曾伙同奎俊镇压成都府之温、郫、崇、灌及邛州之大邑、蒲江和雅州府之名山等县红灯教，擒获并处决了匪首“韩小霸王”，“匪风渐熄”——《周恂慎公自著年谱》。

### 8. 德州黄道台①来电

闻俄约已罢论，正约未悉，续议否？求电示。杨晏十八行，谅【日】内到京。笺。俭。二月二十八日到。

### 9. 复黄道台电

俭电悉。正约本未停议，俄约暂搁。晋军扎井陘东，不肯退还晋界，联军将往攻。【馥】。艳。二月二十九日发。

### 10. 致山西岑抚台电②

山西抚台岑钧鉴：接主教樊国梁函，教案久悬，地方官瞻顾畏难，请商中堂派员同司铎席开蒙赴晋，会同将该处教案秉公速结，免费周章。奉中堂谕：现无员可派，请尊处派前次来京之潘令礼彦来京，与樊主教面商一切，再偕席司铎赴晋会同办结。请酌夺电复。直藩司【馥】稟。三月十一日发。

### 11. 成都奎制台来电

顷接枢电，王季寅、李念兹、王之同均拟革留，惟念文焕情节尤轻，故议另行调补。如毕公使③无词故妥，倘仍怀疑，或川南主教有意阻挠，则请声明调川东北缺，以免措执，诸祈维持。余员能再减轻更好。俊。删。三月十六日到。

### 12. 太原岑抚台来电

潘令自当遵谕派往。视沈道赴正定未回，潘令现充洋务局提

① 系黄建尧。

② 此标题为辑者所加。岑抚台，即岑春煊（1861—1933），字云阶，广西西林人。清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岑护送两宫至西安，擢升陕西巡抚，后任四川、两广、云贵总督。

③ 指法国公使毕盛（S.J.M.Pichon）。



调，难于即往。请商樊主教，俟沈道回省即飭北上，再，潞安教务，据安怀珍云：主教殖贺广才、铎〔译〕音考甫满贺，在河南林县未归，现时一切，拟与翟安仁商办，并请告樊主教电示。老伯信孚中外，敬仰有年，幸托德邻，一切务求随时指示，感叩。赵令振鸿到晋，云此次联军西进，极承阻止，三晋受福，尤深感谢。侄煊叩。三月二十四日到。

### 13. 复太原岑抚台 三月十六日发

顷询席司铎言，日前接贺主教自林县来信，内言：虽有委员到潞，事断难了，地方尚未安靖，贺不便回潞。属席在京求法使与樊主教转求李中堂，设法招呼了晋案；又言翟安仁确系代权之人，系贺派其在潞安辑教民，间与地方官见面。至办教案一半，贺已派席，决不致政出多门。望月底委潘令来京，与樊、席晤商，魏必竭力招呼，直隶教案尚多未结，承奖饰，愧甚。〔魏〕。谏

### 14. 上海盛大臣来电

彩票著加一万已飭议。正定至晋线如可通达，当派人赴京商办赔款。行在意欲全指关税，不敷甚多。鄙见趁此将常税归入海关盐课、盐厘，按照上次厘金五百万办法，拨交海关，共凑的款一千五百万，可无干预利权。但商民赔款是否在内，抑须另索现银，四月底定议，是否为此，至加税断难猝议，事定从容商办，谅可抵补所偿之数。弟俟税则开议，即当遵照全权原奏来京。目前铁厂事甚棘手，若遽远离，无益有损，分内之事，非敢愆然也。邸相如垂询，乞代禀。宣。咸。三月十六日到。

### 15. 复上海盛大臣 三月十八日发

咸、谏电悉。赔款事，各使意见未定。美使昨谈以四万五千万之四厘息计之，岁须付一千八百万，再加付本一千万，须每岁付

二千八百万。现虽以盐课厘常税作抵，仍应节省他款抵此课税。据户部言，内外竭力节省只得一千五百万，所差尚多。加税事现正商询，尚无头绪。贡院被拆，骤难修复；参试一条亦未议妥。彩票系需外办银一万两，望谕该商遵办。【馥】。巧。

### 16. 太原吴赞臣方伯<sup>①</sup>来电

闻台端赞襄款议，力挽危局，幸甚。斌现蒙云帅调署晋藩，二十五接篆，晋事孔棘，深惧弗胜。东路晋兵，现遵傅相谕，退至平定北路。自五台订约后，两不越界，免滋猜虞。惟顷据天镇、大同两县报：又有德兵十余人至境，并称大队在怀安，已连函往调。该府县现备礼相待。云帅严飭各营不准生事，但恐彼进无已，我退无止。万一无知兵民警见皇惑，猝生枝节，不特晋省糜烂，必致震惊行在，摇动大局，已电恳傅相赐垂护，力阻洋兵入晋，保全危疆，以坚行都。求公力为维持，三晋官民同深感戴。斌当力佐云帅，速办教案，以固邦交。闻公主持教案，晋事尤仗鼎力，求指示办法，以便遵照，即另专差函陈详细。云帅亦有函恳，乞先电复。廷斌。号。三月二十一月到。

### 17. 太原岑抚台来电

顷据天镇县报称：十五早，德兵十六名带旗帜、军械，声言追宣化镇何镇；并问天镇、大同有无队伍？时驻天镇防兵已于十四退走，故未相遇。又要阳高、大同路程单，通事称：已写信去调大队，于当日八点钟西行等语。查德与晋五台订约后，并无违言，大同镇府前于教案微有牵涉，已撤任，是并无予以借口。今彼轻骑深入，固非寻衅，特恐无知兵民警见皇惑，猝生意外枝节，则贻误匪轻。且恐彼既习路深入后，来队跟到，行在必为震

<sup>①</sup> 吴廷斌，字赞臣，署山西布政使。

惊，灾区供亿为难，犹其后也。敢恳老伯俯赐商阻，订明勿再越境。感盼。煊。效。三月二十一日。

### 18. 太原岑抚台来电

顷据怀仁县禀称：德兵十六名于十八过境，该县以礼相待，尚无骚扰等语。叠据天镇、大同县禀报德兵入境，先后电陈。兹据深入人数如此其少，并非寻衅可知。惟恐系探晋，如续来大队，三晋必至糜烂。盖晋中拳匪虽散，而拳匪之犹尽人皆是。彼若续来大队，则变故猝起，防不胜防，匪固终无能为，然大局必为摇动。且教案正在查办，若猝糜烂，亦非彼之福也。惟有仰恳询兵来晋意，指示以因应之宜，尤恳与之切订万勿越界，三晋幸甚。倘彼谓系小队游历，并无他意，则恳属其先行知照总著〔署〕发给护照，总著〔署〕行文知照，以便拨护。大局未定，人心未安，若彼不知照径来，致有疏虞，地方官实难胜咎。如何？乞示复。煊。箇。三月二十二日到。

### 19. 又 电

义教士刘博第二十次来函，欲占书院，及请以潘令礼彦署太原，请为刘典史升官。又因委员张振科与教士语言齟齬，已令委员赔罪，并令罚派员之吴守银二万两。又以洞儿沟教堂须赔银二百万两修改。煊告以用人自有权衡，书院系合省公地，未便相假。如因省城无住处，已代觅宽厂〔敞〕房屋。委员果错，参革可，赔罪亦可，若苛罚派员之人，非持平之道。教堂毁坏者自应赔修，洞儿沟教堂毫未毁坏，不能赔。彼坚执殊甚，且设不允，即电京。直是有意为难，并非真心办事。复查刘博第，前经范济楚因其不深通中国语言、文字，饬其移往他处，不准干预公事，足见刘之行为亦为彼中人不宜。此事本可不读清听，恐其电京，各使不察，遽来责言，敢电陈，以为辨析地，并恳转禀邸相。煊。号。三月二

十二日到。

## 20. 太原岑抚台来电

顷据潞安府禀：贺主教已愿来晋。贺来，仍须迎席否？如可不再派潘令迎席大佳，缘洋务局差无人可代。乞示遵。煊。马。三月二十二日到。

## 21. 复太原岑抚台、吴藩台电

效、号、简、马电，均读悉。洋探兵入晋边，若无土匪及杀教事，彼必仍回守卡。瓦帅屡言不派兵西犯，如到边，或派员供应联络，藉免骚扰。意教士无理每索，意使未向总署全权言及。席开蒙言：贺主教如到太原，不必派潘令来京，伊请【邸】相派弁兵护送，但求准见抚台商办事件，免隔阂周折云。赞翁权藩甚喜，望时通好音。【馥】。漾。三月二十三日发。

## 22. 致太原抚、藩台电<sup>①</sup>

太原抚、藩台鉴：顷晤义使，谈及刘博第事。彼云：“请将匪掳男女孩找回，并将教士、教民等觅居处安顿，再商别事。如刘办事不合，只要能保护教士，当另选主教来晋”等语。德探兵将陆续撤回。【馥】。敬。三月二十四日发。

## 23. 太原岑抚台、吴藩台艳电

四月初一到

漾、敬电悉。诸承维护，感甚。义使属找回孤女及安顿居处两事：查保赤堂孤女共二百五名，现已找回一百五十三名，呈报病故二十四名，未找回者只二十八名，正在严饬找寻。前借给安怀珍银十万两，订明以八万作为抚恤及教民牛种农具之用，以二万

<sup>①</sup> 此标题为编者所加。

作为修盖房屋之用。嗣据安怀珍云：“修盖房屋二万两不够，请再借二万。”又经照给。义使所属两事，实已为之竭力办理。惟安怀珍、刘博第等因身经拳匪之变，积忿太深，商办一切，有意刁难泄愤。前索省城书院令德堂，当婉言谢绝，许为之赁宽厂〔敞〕房屋，不听。又许以武备学堂与之，武备学堂实较令德堂尤宏厂〔敞〕，亦不听。正磋磨间，彼等竟不待允许，自将令德堂霸占，然尚可隐忍。彼占令德堂后，并欲索武备堂；又请派兵剿洗晋祠地方百姓，兼索晋祠。查晋祠一水，太原民田赖以灌溉，彼索及此，盖欲执小民生计耳。更有教士不应干预之事，如撤机器局、禁士子读书，虽有停考、禁军火之约，亦不至如此之苛。种种无理取闹，难与辩论。现于所请教案以外之事置之不理，惟与磋磨教案中应有之事。敬电示及，义使允为更易，大力护持，尤感。可否商令电飭安、刘等以后遇事务持平，勿强要以万不能办之事，徒费时日。彼果能持平，不换亦可。至保护教士系专责，谨当遵照，竭力为之。一切仍恳请指示办法，为叩。煊、斌。

#### 24. 太原岑抚台、吴藩台艳电

顺直全省杀害过天、耶教士、教民各若干，焚毁两教教堂、教民房产各若干，现议结者已有几成？全省两教赔款约共需若干？教士性命究议恤否？请急示。煊、斌。四月初一到

#### 25. 复太原抚、藩台东电 四月初一发

艳电悉。直教案京都归馥办，余归各州县自办，约已了十之七、八。每县少或毙命数十，多数百；屋毁数百、数千间不等，难结总数，大约数百万两。教士不议恤，但办凶手。教民命有不索恤者，亦有每命索六、七、八十两至百两者，余俟潘令到详达。

## 26. 太原岑抚台东电 四月初二日到

艳电计达晋省。拳匪首要，已飭严拿，据报多颺避，索愈急逃愈远，缓之可望就愆，刻令设法密缉务获。其已获者，并飭讯明正法。晋得透泽，各教民无力播种，迭借给义国护主教安怀珍银十二万两、和兰总铎翟守仁银五万两，归绥二厅【借给】比国方主教银三万两。耶稣教因无牧师在晋，教民急需抚恤，又借给经理人朱郁文银四万两，均令自行散放为口食、耕种牛具并修盖房屋之用，以期共沾实惠。现又勒限委员，严查教案，速议赔偿。晋案贻误官吏已奉旨明定罪名，刻查有泄沓印委分别撤换，重者参革示惩，却不能罚鍰。拳产拟全查封入官作赔，至教堂教产候会查定数议赔，不能强以局署、书院、学堂、祠庙、水利及民间田庐罚抵。晋省连年荒旱，自京津、辽东相继变乱，富商顿至穷乏，巨款万难骤筹，惟有宽立期限，分年摊清之一法。洞儿沟等处教堂俱存，各教士不至无住处。省内教堂虽全被毁，即觅宽洁大房为西宾公所，以便西士来晋居住。由太原至【平】定均设马队、巡捕护送来往洋人。以上拟办各节，务恳婉达英、法、义钦使，曲垂体谅，赐允。闻直属教案，均荷指授机宜，得以迅速议结。直、晋事多相类，祈将办过成案商之各使，倘允援办，即乞录示，俾有遵循。非独三晋官民感戴厚德，亦大局所倚赖也。仍恳电复，并乞转陈邸相。煊。东。

## 27. 致太原抚、藩台电 四月初二日发

顷德国瓦帅接山西义国教士报：太原府一带，又有凌虐教民情事，抚台置之不理，并称权力不足惩办弹压之地方官云。请将情形示复。【馥】。冬。

28. 济南袁抚台<sup>①</sup>江电 四月初四到

闻赔款议以盐课、常税、漕折作抵。但盐、常均有应支各款，是否划留支款抑全数抵出？漕折是否划留米价？东漕是否在内？该三项，是否改由赫德经理？祈分别详示，以便预备。近日迭奉谕旨责令筹款，而不知其详，颇难措手。望速复。凯。江。

## 29. 复济南袁抚台支电 四月初四日发

江电悉。盐课厘抵赔款，略如浙、皖、鄂七处盐厘抵洋债旧案，赫<sup>②</sup>但查数者，我可以他款抵交常税，则以近洋关者归税司。整顿漕折，因南省解本色太费，拟改折色，以所省抵赔款，尚未议定，意不在东。总之，此次赔款，我虽认岁还一千五百万，三十年还清，各使现电询各本国，而彼国又与此国互商，急难定夺，闻将岁索二千余万。然在我总以节省各款先凑。即意京中神机、虎神等营可裁外，省须各自裁凑，随后拟办印花税等项补亏。盐课作抵，不过借此取信，非赫揽权。【馥】。支。

## 30. 太原岑抚台、吴藩台支电

东电悉。顺直闹教者若干州县，赔款总数约在几兆内外，曾否闻公使云晋案须几兆始结？致邸相冬电，计入览，均求详告。琐淡感悚。煊、斌。支。四月初六到

## 31. 太原岑抚台致庆王爷李中堂电 四月初三到

昨今两致周藩司电，略陈教士安怀珍、刘博第刁难及目下办

① 系袁世凯。

② 指赫德。

理情形，计达钧听。刘身经拳匪变乱，积忿太深，藉此刁难泄愤亦属人情。惟彼但于教案外强要以万不能允之事，而教案内应办之事反不和衷商办，似此真无了日。即如刘博第前索省城书院令德堂，当告以书院系合省公地不能与，若因省城无住处，当为租宽洁房屋，不听；以武备学堂与之，亦不听。武备学堂实较令德堂尤为宏厂【敞】。正磋磨间，彼突将令德堂占据，又请撤机器局，并禁止改建令德堂，谓既停考，不应读书；又请剿洗晋祠地方百姓，闻已电京索晋祠。查晋祠一水，太原民田赖以灌溉，若与之，小民生计必绝。彼索晋祠，非欲得庙宇，盖欲攘水利耳。种种无理取闹，难以理喻。

查安怀珍前请借款，当借给银八万两，作为教民牛种农具之用，二万两作为修盖房屋之用。续以修盖费不够，又借给二万，是教民有生计矣。洞儿沟等教堂毫未毁坏，且允省城为觅宽洁房屋，是教士有居处矣。孤女二百五名未找回者仅二十八名，是亦为之竭力矣。彼之有意刁难，动辄云：“系奉公使命”，并云：“不允，即请兵来。”真心办事者恐不如是？且安怀珍仅管太、大、宁、朔、汾五府，忻、代、保、平四州。其潞、泽、平、蒲、解、绛、霍、隰、辽、沁十府州，又系贺广才所管；口外七厅，又系方济众所管。天主教统归法国保护。同一方案须数主教商办，不免参差。且耶稣教现亦无人经理，可否商之英、法、义公使派一职分较崇、办事和平、可以总挈全晋教案之主教来晋商办，似两有益。否则，虽多方要挟，而不能允之事终须磋磨，徒费时日，两俱有损。乞改派一人，是否有当？敬恳指示遵行，并乞示周藩司一阅。煊。冬。

### 32. 复太原抚、藩台电 四月初七日到

东、歌电及昨与【邸】相电均悉。义教士以晋边不靖，控于瓦帅，无非危词耸听。昨以尊电详告瓦帅，彼已明悉，不听唆矣。



意使无换主教意。法使言：凡天主教，无论何国皆归法保护。愿晋案持平早结，许潘令来见商，并允由樊国梁调停。言此时换人不便，不如属巴尚仁回晋。如不了，再设法。诸侯潘令到京，与樊等见面妥商。【邸】相谕：虚声恫喝，无理要求，皆可置不理。各使亦未言及直教案办法可仿，但电难详达。英、美耶稣教皆有，随潘令到晋，似不难办。【馥】。虞。

### 33. 上海盛大臣鱼电 四月七日到

周玉翁、徐进翁、李仲翁：俄领事面称，俄赔款连商民在内，共七千六百万两。似总数四百五十兆，各国商民赔款均在其中，比较甲午只多一倍，似难商减。莫若暨【概】请减息，按三厘算，首年缴息一千三百五十万，照枢电年二千万，以还清为止，较为直捷。至抵款盐务、常税、厘金，每年交由海关转拨。加税后议。如此能否速结？俄、英、比铁路赔款在内在外？乞示。宣。鱼。

### 34. 复上海盛大臣阳电 四月初七日发

鱼电悉。俄款并未提开另议。各国商民赔款均在总数内，铁路在外，周息四厘。各国不允再减，加税自应缓议。馥、毓、朋。阳。

### 35. 太原岑抚台鱼电 四月初八到

庆王谷、李中堂钧鉴：鱼奉江电。安怀珍所言赔款数目，既未经各使与钧右商明，自应会查酌定。顷据江汉关道胞弟春冀电称：驻汉法领商及，欲将全晋法案在汉与冀弟估结，不再细勘，共索五兆。冀弟因事体重大，不敢承允，电请酌示前来。煊查晋案繁难，州县得力者尤少，万难如顺直州县能以各结各案。若派员逐细会查，三阅月恐尚难竣事。且追缴教民失物等事，既经教民告发，即不能不传案。往往因敝衣破缶，签拘良善，敲扑责

赔，无论烦碎，尤恐民教猜嫌，愈激愈甚。而此间教士又刁难百出，今日索书院，明日索水利，甚至有索文庙为教堂者。由于此间教士身经拳乱，历受困苦，今日局面一翻，遂欲藉故刁难，为泄愤计耳。若能如法领所言，估一总数议结，则可省种种纠葛。查太、大等十九府州，安怀珍已有七兆之言，口外七厅尚不在内。全晋之案，法领仅索五兆，似尚不为太奢。惟晋案此时尚未查清，赔款究须若干，实无把握。拟恳俯将晋案比较直案，酌定总数，迅速电示，当即转饬冀弟与法领开议，极力磨减，并定分年摊还期限。倘能就绪，藉可少纾苻虑，恭候饬遵。据报到者，则上年约共焚华洋式教堂五千十所<sup>①</sup>，约共戕法教士男女十余名口，尚未查齐。教民命产无确数。并闻。煊。鱼。

### 36. 复太原岑抚台真电 四月十一发

青电领悉。京教堂、教民约四百万以内，除将在京教堂赔款归入大赔款外，拟另请抚恤银二百万两。京外各州县闹教案几遍全省，皆各自办，尚未报齐，大约三四百万。前日鱼电，昨全权已复。顷樊国梁又言，汉领帮了晋案，意甚佳，恐无权，但须该领禀由法使定夺。祈酌。【馥】。真。

### 37. 上海盛京堂卦电

徐京堂、周方伯：铁路赔款在内，与所闻相符。俄领事云：“公司暗亏之款，恐须归东三省另议。”顷枢电，各国共索四百五十兆。德、美已知确数，希设法将俄、日、英、法索偿确数探明电示云。乞查复。宣。卦。四月十一日到

### 38. 太原岑抚台、吴藩台蒸电 四月十一日到

虞电悉。诸承维护，感甚。法使持平早结，晋官民同深钦佩。潘令已行直案办法，请饬雇书手摘抄，交潘领带回为叩。

<sup>①</sup> 原文如此，“千”字疑误。

煊、斌。蒸。

### 39. 复上海盛京堂电 四月十三日亥时发

卦电悉。赔款至西三月底止，计美五兆、英六兆、德十二兆、俄十七兆九、日本四兆八、义二兆八、比一兆二，奥五十万、日六万，均镑。法二百六十五兆佛郎。至六月底止，每月共加二兆镑。据曾部郎广铨所探如此。馥、朋。元。

### 40. 上海盛宗丞寒电 四月十五日到

徐京堂、周方伯：四百五十兆，四厘息，分三十年，每年还二千六百零二万四千余两，本息共七百八十兆；分四十年，每年还二千二百七十三万五千余两，本利共九百零九兆零四十二万三千两；分五十年，每年还二千零九十四万七千余两，本利共一千零四十七兆三十七万九千五百两。此系一年还一次算法，如一年还两次，尚可略减。裴式楷细算，三十年比五十年可省二万六千余万。然恐此抵借，如五十年与二千万数相埒，惟拨付之法，似须与鹭宾预筹，想各使必与彼商也。表另购寄。宜。寒。

### 41. 太原<sup>岑抚</sup>吴藩<sub>台真</sub>电 四月十二日到

真电悉。汉领估结法案一事，昨奉邸相电，以为不可，当电汉止议。兹奉钧电，复电汉试议，未知已谢绝法领否？舍弟前电本云：法领属密询，作私话，不作公事，因其持论尚平，欲与试议，济固好，不济亦无害。煊恐法领无因，舍弟又电称：湘案亦该领议结。当以晋省教士刁难百出，又少熟悉交涉之员，若在晋与教士议，既旷时日，且恐有别种要素，牵动全局。是以欲从其请，电请邸相示遵。惟款巨案重，仅煊弟兄私电往来殊多不合。兹樊主教既以为可，拟恳转陈邸相，请电飭煊转飭开议。其中大

纲宏目，仍随时电乞邸相示遵，方昭慎重。务求迅陈邸相电飭，千叩。樊国梁专是北京主教，抑凡中国天主教悉归其管辖，并恳示知。再，朱丞璋达在宣化办理教案何如？闻宣案极劳虑，是否误于朱丞，其为人如何？乞电示。顺直案已将全结，吕守增祥，可否代陈邸相飭令来晋。熿、斌。真。

#### 42. 复太原岑抚台电 四月十四日发

真电呈相阅，谓湘案系在衡议妥，再到汉凭保教之法领画押，非越俎也。樊国梁不管晋教。前云汉领如包办应禀法使，即料法使不能凭空照准。昨义使函称：接晋电，如将旧军器库、马廩、晋祠允让，则其余易商。意在要挟。法宝使新来，欲全权与彼书，言晋无主教，案难结。彼即电请教皇派主教来。又谓从前总署虽有各国保各教之约，而山西义教士系法给照传教，应仍由法管。彼此暗争，全权遂不便与法使书，置之不理。愚为公计，宜一面通查大小教堂被毁若干、教民房产人命若干，估定银数，力与义教士磋磨，一切恫喝均不为动。前兰主教虽不同会究系同教，可邀相助。汉法领如实愿帮了，须派人到晋商办，若在汉包办似不妥，全权不便电飭开议。宣化案先经道府议定一百五十万两，且无筹款之法，是以委朱璋达去，已减六万。又将四十四万另筹，只将一百万分两年还清，实较他处多费。现尚在宣未回。吕增祥贫而多累，碍难赴晋，且非办洋务老手，望鉴原。【馥】。寒。

#### 43. 成都奎制台咸电 四月十六日到

闻毕公使交卸在即，川省议处各员既允从轻，可否商请全权速与议结，恐新使未悉底蕴，转致饶舌也。俊。咸。

#### 44. 致太原岑抚台电 四月十六日发

顷樊国梁言：晋省教案已经法使电汉领办理，属电达尊处，

云仍是法、义争权。意全权不便问，请公自酌定，能了得干净亦好。又，英、美、荷各教士盼潘令来伴送回晋。李提摩太说：英、美案易了，美只索四万余两。【馥】。谏。

#### 45. 太原岑抚台缉电 四月十七日到

顷上邸相电云：顷冀弟电称，法领所称五兆之数，与之极力磨减，出至二兆五亿，彼意似活动。现坚持此数，非万不得已决不再加。并称法领甚愿力劝教会，婉商公使。查晋案甚巨，教士又肆意刁难，所望甚奢，极难办理。兹据冀弟与法领议有端倪，款目虽巨，然已非始愿所及，且如此定议，两免纠葛，所利实多。惟恐法领权轻，不能结此巨案，叩恳主持与法使议明，即委该领事与冀弟妥议。俟条款呈呈钧右核定后，并即飭由该领事与冀弟代签字同权等语。一切敢乞维持朗护，并恳示复，感盼。煊。缉。

#### 46. 复成都奎制台电 四月十八日发

咸电悉。法毕使已去，宝使新来，现正商办，似于川员不苛求。德瓦帅昨回国，各国兵渐撤。顺直减成，赈捐求宪派员办，应派何人请示知，以便寄章程来。有人推陈紫钧、朱大镛，问彼愿否？【馥】。巧。

#### 47. 晋抚冀邸相嘴电 四月二十日到

顷冀弟电称：现与法领议赔款共二兆五亿。定约后先交五亿，年内再交五亿。前借与各教士银粮，可于此内划还，其余每年交五亿，共分四年交清，均无息。

此外，一、闹事地方官员处分，于条款外另议；一、请旨建坊，以旌死难教士；一、教会、教民财产如被籍没、或被占据，均须一律交还原主掌管；一、教民业产契据如有因乱焚毁、遗

失，由官補予印契，不取分文。按以上各款，均與湘案彷彿，如無窒礙即議立約章，查領事已奉有商議之權，或不至中變，惟未划押以前，究屬難言等語。頃准周藩司來電，知法、義爭權，此事鈞右不便電飭，令煊自酌，能了得干淨亦好等因。我王爺、中堂主持全局，誠未便因一隅之事，畧分厚薄，致啟猜疑。惟念此事究因法領先商及冀弟，非我有心請彼調停。茲法領又奉有法使飭令商議之權，此時若遽止議，轉恐傷法使面子。晉中義教士既系法給照傳教，則法領奉法使命包辦，似尚不為侵權。義使倘有責言，亦宜先及法使，後及晉省，且晉為議了巨案起見，並無惡意。義使詰責，答之亦有詞，似此事就漢包辦，無甚大害。安懷珍等刁難、要挾大概，屢經電陳。賀主教亦令范象鳳索洪洞文廟，是刁難之事，觸處皆是。辦事和平者，僅一方濟眾耳。三主教中刁難者居其二，就使力與磋磨，恐亦非三兆內外所能議結。今漢已議有端倪，似就漢包辦頗有所利。籌思再四，擬仍飭漢妥議條款呈核後，即飭代為簽字，以冀巨案速結。惟是二兆五億之數，在晉省已羅掘無從，在義教士必猶不滿所望，恐其唆動義使出而阻撓，則不獨將成之局中變可惜，而以後更难另辦。上勞萃慮之事尤多矣。務懇維持調處，俾義使不生異言，由漢議結，感激盛德，三晉官民沒齒不忘也。仍乞將法、義兩使言論示知，并乞示周藩司為叩。煊萬叩。嘯。

#### 48. 晉撫嘯電 四月十九日到

本日丑刻奉寒、諫兩電，諸承指示，感甚。冀弟前電，本因法領就商，始行請示，煊則因義教士刁難太甚，始欲允法辦之請，是于兩利。今法、義既爭權，則誠如尊諭須了得干淨，倘有翻異更难商辦矣。已電飭冀弟切詢法領，是否包得干淨，俟復再定議。法使電漢領辦理，不知系因煊電，抑渠接有漢領之電？懇探示，感盼。晉義教士系法給照，度法使當制得住，果得法使主

持，则汉领包办之说或不致中变，惟恐义使不甘心。法、义果争权，不知有碍大局并晋省否？焯至愚暗罔识利害，尚恳明示。教堂、教民命产，现勒限委员分途查勘，不因法议稍怠，虚声恫喝，无理要求，谨遵相谕及钧示，以镇静和平斩绝出之。惟彼要以万不能允之事，徒费唇舌，旷时日，不特于事无益，且因之不能议此案。沈道能延律师来办教案，虽属无聊，然棘手情形已可想见。法愿使持论似较义萨使和平，不知宝使若何？英、美案易结，非鼎力维持不至此，感谢。潘令计日内必到。李提摩太电称：定十九出京。可否商请少留数日，俟与潘令一晤。宣案既结，拟调朱丞来晋可否？乞相示。晋案太重，熟悉交涉之员太少，惟乞相及我公主持晋案，屡承樊主教关念，并恳代致谢忱。再，京电每二三日始到，可否电请盛宗丞通飭勿积搁为叩。焯。啸。

#### 49. 复太原岑中丞 四月二十八日发

敬电悉。现法、义两国互商办法，相属稍缓，候彼议定再办。【馥】。勘。

#### 50. 全权寄行在户部电 五月二十日

京城教案奏请拨款二百万两，业与各教士订立合同，限七月兑付，至迟不得过中秋，务望指拨各省有著的款，请旨电飭各省迅汇到沪，转汇来京。并将指款各省先电知，以便商催，免致迟误。庆、李。号。

#### 51. 致西安行在军机电 六月十四日

和议将毕，联军渐撤，臣民仰望回銮，七月十九日之期万无改理。惟水陆两路供顿毫末料理，全权已历次电达此事。但随上意早降电旨，直、东、豫三省便可预备，所苦者直隶境内房屋不敷，无论走河间走磁州，皆须添造，迟则万来不及，千求请旨速

定。至直隶土匪本不过数百人，现经姜、吕各军击散，惟高粱长成，易于窜匿，现经馥谕请绅士帮同劝散。其赔款最多之州县及瘠苦之区，应给津贴，即匪类释械归农，内有无业可归者并应抚恤。善后賑捐开办数月，仅收二十余万，而军饷追索已挪去数万。善后百事待举，左支右绌更无论矣。今请全权、户部奏请拨二百万，万不可少，如蒙恩准，各州县仍须摊教案款约百万两之谱，只得再由馥设法。倘此二百万不发，民怨繁兴，匪必难灭，官亦坐困，后患难防。急切呼吁，务乞奏息，不胜惶悚。周馥稟寒。



## 周馥辛丑办理教案函稿

郝庆元 辑注

### 1、周馥致瓦德西函<sup>①</sup>

谨将奉谕传知荫副都统昌往谒瓦帅，商酌联军不再远出三条，译出德文原稿汉文开呈宪鉴备案：

一、联军未退以前，即就现住地方为界限，勿令他出，以免百姓惊扰，有碍春耕。

二、联军与官军住处相距甚远，其中如有土匪扰民，准仍由官军自剿。但飭官军如在联军三十里之外地方剿匪，必先告联军知照，免致误会；如三十里以内有匪，官绅请联军往剿，务必带同官绅同去。一则易于踪缉获匪，亦易讯问，不致误伤良民；二则远近闻之，皆谓联军系为我捕匪而来，非有他意，百姓且感激，而不致惊逃矣。

三、各处官绅现正商议赔偿教民之款，除教堂赔款归教士商酌有数可计外，惟教民抚款多有格外需索至数倍、数十倍、数百倍者，并言：“如不照付，即请洋兵来剿灭”云云。此等恐吓之词，原不足据，但小民多有因此破家者。如蒙出一谕，谓“联军断不能听教士、教民一言，轻出兵队，攻打百姓”，则官民闻之，不受若辈恐吓矣。抚恤教民，本地方官绅应办之事，若听教民讹索太多，又使民心不服，是有心者之隐忧也。

以上三事，如瓦大帅谓然，行知各州县所驻之联军遵办，则直隶官民上下无不感颂，将来全权必上奏朝廷也。 正月初九日发

<sup>①</sup> 此标题为编者所加。

## 2、德国参谋处总办、实任总兵厦慈阔夫复荫副都统函

敬启者：奉瓦帅谕，答复尊函逐条如下：

一、无论如何从此定不出队一节，万难照办。必须审查情形，以定行止。

二、倘大局不生枝节，或无团匪、土匪扰害地方，或无华军前来滋事，则可不再出队，以符李相之所愿。

三、华军驻扎若干处，每处计若干人，应请李傅相迳达瓦帅，惟无论如何，不可令华军越过联军所占之界限。虽小支队伍甚至标兵，均不可使之过境，以免误事。所有华军皆可于联军界外，用以弹压土匪等项。

四、联军在界内倘须出队剿匪，应随时察视情形，若有所需，则邀地方官同行，俾易寻认匪徒。

五、赔偿一节，业与教官议定，凡教堂或教民应索赔偿各款，或迳由两造秉公商办，或出使人员办理，以昭公允。专此敬复。

正月十一日 西三月初一日

## 3、周藩司致瓦帅函

瓦大帅麾下：昨承光降，畅谈一切，不胜欣感。奉商数事，臆列于后，请核定示复。如蒙照行，似彼此有益也。奉中堂谕，专函奉商。敬颂台祺。全权大臣参赞本任直隶布政使周 正月二十三日

一、联军现驻各村镇颇称安靖，然不能不派兵时出巡探。惟愿派兵巡探之时，派一官弁率领前往，勿听兵丁或三或五随便游历各村，使百姓惊疑，致带兵官有难于查察之处。

二、京津粮价渐贵，亟应招商往上海等处贩粮来卖，而各商惟恐进大沽口之时有所需索，或不能保护，是以畏阻不前。拟请

麾下行知天津联军各官，凡遇华商贩粮之船进大沽口时，勿收厘税，其由津贩至京者亦同，庶中外军民同沾利益矣。

向来天津道收进口米税，每石只征铜钱三十文之谱，遇年荒则免征。今自去年五月以后，粮米、百货俱不进口，似应从宽体恤，以广招徕。

三、京城西至保定、正定，东至山海关，不通商电，诸多不便，拟派我商电局到保定、正定一路并山海关一路，设立电局，以通商报。万一不能即允，或准我派人附在联军电房内，通报此事。如蒙准行，我当告知总管电务盛大臣，派人来京商酌办法。

以上三事，昨已面陈。

四、地方州县官系管理百姓最亲之官，地方绅士系百姓为首董事之人。现在调和民教，供应联军，弹压匪类，全仗地方官绅之力。如实办理不妥，可达知中堂及两司道府查实，或记过或撤任，彼自无词。惟请联军各官与各州县官绅体面，勿自行派兵拘拏、关禁。若看官太轻，则百姓亦不怕官，地方事不可问矣。

#### 4、瓦帅复函

昨接西三月二十一日来函，敬悉一切。函内所称：第一、第二与第四条各事，均已达知联军各统带，查度情势，尽力施行矣。至安设电线一节，容斟酌缓商办理。倘刻下有明文电报，自山海关至保府均可交德国军电局代办暗码不行。若用保府与正定之电线，须迳与法国提督倭阿隆互商办理。专此，复颂升祺。联军统帅瓦德锡敬启。 二月初二日

#### 5、译瓦帅复周大人函

迳复者：前于本月十一日接奉华函，备悉一切。兹将奉复各条开列于左：

一、所拟联军以减河北面地方为界一节，于行军诸多窒碍。此

等事办法，曾于西三月初一日致荫副都统函内叙明，并于西三月初七日、二十二等日照会李中堂文内叙及。至所称各该处居民，因恐军队骚扰，致废农事一节，此事亦无须过虑，缘联军遇有良民，无不加意保护。近来各处城镇多有来营呈请派兵前往剿捕土匪者，是良民之不必畏惧联军，已为人所共知者矣。

二、所拟各该州县添设持械华捕一节，尚可商办，惟未便一律照准。如某州县必须安设华捕，应由该州县官报明附近驻扎联军职位较崇之武官，该员查明该处情形后，再行定夺。至如来函所提之各州县，或向该处暂时管理地方之官员商办，或向驻扎天津之德提督雷赛勒商办亦可。

三、中国炮艇、差船请领护照一事，碍难照准，缘刻下和议尚未妥协，未便遽允中国兵船在直隶海面行驶也。此复。顺颂日祉。

## 6、周藩台致瓦大帅函

瓦大帅麾下：敬闻骀纵旋京，诸凡安适，迟日当踵候起居。兹有琐事奉读，胪列于后，务求酌定示复，不胜盼企。敬颂台祺。

一、近日为山西军相遇触犯联军，中堂已飭山西军退扎。惟前送地图以红线为界而无地名，愚见联军所扎之卡，如能指出地名为界更好。否则，或以直隶境地为界，其紧接直隶境西之山西地方，可飭山西军相离数十里驻扎，即巡哨亦飭其勿入直境，庶免彼此相犯，务求明示。馥即回明中堂，转告直隶西边一带州县知之，并嘱各州县转告山西邻境文武遵办。缘我国家急盼和议早定，决无遣军东犯之理，惟恐彼此不知设卡地段，两军巡哨或致相遇，此时损伤士卒，诚属不值也。

二、我中堂奉旨来京议和，即属各州县，凡联军巡探到境，务须以礼相待，量力供应。惟是近山西一带州县，山多地瘠，每苦供应不周，如阜平县令所禀为难情形，务求体谅，或少驻兵队，或明定章程，此非馥所敢拟也。

另摘译阜平县稟 二月初二日

一闻二月十四日，即西历四月二号傍晚时候，有天津德兵七、八十名到静海县，向县主索银二千两，如不照付，即行开枪。经该县与绅董商劝，凑银如数，付讫了结。

一又闻德兵于是日烧静海河边民房一百余间，杀百姓几人，不知的否？

一又宁河县属之赤碱滩，有海洋盗二百余名持带枪械、马匹，即系鹵水沽、黄洛之党，伤毙德国兵十一名，该匪旋亦纷窜。

### 7、周藩司致瓦帅函

瓦大帅麾下：昨日署天津道张道台言：驻天津德国兵队，时往来青县、静海、沧州等州县，大道左近居民惊恐，不能耕种地亩。请大帅传谕驻天津德国兵官，以后派兵巡探，只到静海县上之唐官屯、减河边为止，使百姓安心耕作，免受兵队骚扰。至唐官屯以上为青县、沧州地方，请勿派兵往巡。如该处有土匪滋事，由地方官派巡役弹压，必使地方安靖。如蒙允行，地方受益不浅，感荷大德无既矣。敬求酌定示复。顺颂台祺。

### 8、周藩司致瓦帅函

瓦大帅麾下：现闻京东、滦州、乐亭、昌黎及沧州、祁口沿海一带，时有海盜多名驾小船登岸抢劫，此与中国居民、外国商民皆大不便。拟派烟台寄泊之镇海小兵船飞云、小差船二艘，船上只带枪不带炮，分巡直隶沿海地方及近直隶之山东、奉天沿海地方，搜捕盜賊，必能速见功效，于中外商民俱有大益。但该二船系悬中国旗，若遇外国兵轮，恐不免稽查拦阻，拟请麾下发护照，以资保卫，或由李中堂发护照，请大帅签字亦可。即请酌定示复。特恳。顺颂台祺。全权大臣参赞直隶布政使周 二月二十二日

### 9、译劳贺函

迳启者：日昨承询西四月有海盗戕杀德兵十余名一节，刻已查明。系西三月二十九日，派德兵一队由天津起程，前往直隶沿海地方剿捕海盗。四月初二日，业将该党击散，计阵死二十名，夺获大炮一尊、军火器械二十九车。此事现已完结。特此奉复。顺颂台祺。二月二十三日

### 10、译劳贺来函

前函所问，西四月初二日，海盗在七里海伤毙德兵若干名一事。查有德兵一队于西三月二十九日自天津开至七里海，以作弹压海盗之用。西四月初二日，幸德兵将海盗击散，夺大炮一尊、车二十九辆、军械、子药等物，并击毙海盗二十余名。

### 11、周馥致瓦德西函<sup>①</sup>

瓦大帅麾下：昨闻大队西发，数日内即抵井陘矣。惟已奉有我皇帝谕旨，飭井陘之刘军退回山西界，则贵军可不必去。闻此事因山西新换巡抚，新旧交替之际，致有延误，绝无拒敌联军之意。中国此时但求和议早定，安肯听军士挑战。贵军威名久著，胜之不足为武，请速回军，以安民心。昨全权大臣已经奉达贵国钦使与法国钦使矣。万一日内联军派巡探之兵到井陘，务求勿糟踏官长，勿扰害百姓，请速传电前途军官知之，不胜感禱。专肃，顺颂台祺。名正具。三月初一日。

### 12、周藩台致德瓦帅函

瓦大帅麾下：连日闻各州县有土匪蠢动，恐日久滋蔓难图，曾托西什库樊、林二主教商请麾下，许我派统领带兵驻河间、深

<sup>①</sup> 标题为译者所加。

州、冀州一带剿办土匪。今接林主教来函，谓已商准，奉麾下谕：不拘何州、何县，任置华兵至多一百名。但未安置华兵以前，该地方官先当知照本境驻扎外国之带兵官，而此带兵官业奉瓦帅札谕，亦莫不照允也，云云。此事既蒙允准照办，则土匪自然敛迹，感谢实深。但此事，须由本司稟请中堂，札行红线界外之中国带兵官，选派得力队伍扼要驻巡，并就近知会外国兵官，以期声势联络，地方益臻安靖。恐传语或有误会，特修此函。请麾下示知，是否即照此办理，不胜感盼之至。鹄候玉音。顺颂台祺。名正具。 三月十三日。

### 13、瓦大帅复函

敬复者：本月初一日，接准来函，藉悉一切。近据法提督佛益伦函称：河间地方，已于西四月二十日交与中国刘提督接办，缘刘提督于保护教民、驱逐拳匪、惩办盗贼等事甚为出力也。至如红线界内州县，添设中国巡捕队一节，本统帅业经照允，惟须按照所拟章程办理。兹将西四月二十五日行知各营统领文书及章程抄录一份，附入此函，祈查照可也。顺颂日祉。德国大帅瓦德西。 三月十五日。

### 14、译瓦帅通行各军统领文书底稿

近来，联军暂管界内各州县，屡拟设立持械巡捕军，以便弹压土匪，有由联军各统领转达者，有由中国大宪迳与本统帅商请者。此等事，本统帅并无不允之意。惟须各军统领各就所辖地段察看情形，如与所定章程相符，即可照准，惟所设华捕军数目不可太多，兹将章程数条列后：

- 一、各该处州县官均须担保此等巡捕军不致滋生事端。
- 二、各该处地方官须说明该处必须设立华捕之缘由。
- 三、新式枪械仍不得用。

惟有一层，中国拟设之巡勇，须于号衣袖上用一布套，上面兼用洋文书写中国巡勇字样（其洋文，须就各该处所驻之军队而论，譬如德军，则书德文；法军，则书法文，余类推），以便联军易于辨认，免致误会生事，如此似尚妥协。至如某军统领既经允许设立华捕，惟须知照该处附近地方驻扎之联军统领，以通声气。为此通行各军，即希查照可也。

### 15、周馥谕文<sup>①</sup>

敬启者：闻各属土匪潜滋，亟应趁早扑灭。大乱之后，理宜安辑抚循，尤以调和民教、弹压匪类为要。今据鄙意拟定办法，已呈中堂阅过，嘱速函告各州县认真遵办，勿稍因循贻误。特将各条开列于左：

一、弹压 现瓦帅复函，听我各州县住兵捕匪。各州县应各察地方情形，如实有土匪滋事，即请相近之带兵统领酌派队伍到境扼要驻巡。瓦帅复函中谓为巡捕队者，此兵只为剿办土匪之用，非拒战之兵。函中但云巡勇不可太多，并无定数，自应听我酌量情形办理。鄙意我兵所驻地方，至近总宜离洋兵一百里以外，若巡哨至相距三、五十里而近，必须知会洋兵统领，以通声气，而免误会。队伍须加整齐，不可丝毫骚扰，免致贻笑外人。若无匪之州县，自不必请兵驻扎。弟与瓦帅来往信函，另纸抄阅。

二、解散 两司各道选派若干委员分往有匪各州县，传集绅民开导解散。如该匪仍执迷不听，聚众不散，准该委员会同地方官指拿为首之犯，尽法惩治，或就近会商统领营官调队搜捕，讯明就地正法。倘或因民教寻仇报复，应遵督宪前示，不论平民、教民，凡私自寻仇械斗者，一律惩办。

三、体恤 去年各处拳匪肇祸，教民受害最惨，今由地方官绅议加抚恤，释怨修好，原属应为之事。但教民积忿已深，或不

<sup>①</sup> 此标题系编者加。



免恫喝需索太多，平民不服，复生怨恨。今已商准主教、牧师等，凡教民应抚恤者均由地方官督同绅士与教士公平妥议，其抚恤之银数至多只如其所失之物而止，不准教民任意格外多索。除已经教民、平民彼此说和了结者不准翻异外，如有教民不守教规、私自讹索得财者，即在应出之数内扣除。倘赔款太多，一时措办不齐，准与教士商议，酌分数期交付。现在各处教案已了结者甚多，其未了者，即酌照各处已了之案通融议结。万一持论不合，不可逞忿争斗，准地方官报明上司，酌度再与主教、牧师等商议，总期持平了结，两造心服。教民系中国百姓，如何抚恤不使失所，系地方官应办之事，即或教士怜悯教民困苦多索抚款，尽可从容商议，决无调请洋兵攻打平民之理。倘有藉此造谣生事之人，无论教民、平民准由地方官一体拿究。

此函遵傅相面谕分致：

省城两司衙门

护通水道刘

天津道张

统领元军吕军门

统领毅字营记名总镇郭

统领盛字营通永镇李

统领新盛字营记名提督郑

署天津总镇章

统领乐字营前贵州提台梅

## 16、周馥致瓦德西函

瓦大帅麾下：西 月 日曾布一函，请飭天津洋兵、巡探只至静海之唐官屯、减河为止，于西 月 日奉读来书，未蒙照允。今接梅提督自山东边界来信言：沧州近海一带常有匪徒啸聚，有时且扰及南运河，劫夺客船。诚恐日久愈聚愈多，拟自带

巡捕队驻沧州，以便分拨小队四出搜捕。请商麾下，谕属天津各国洋兵，以后西向巡探，勿过唐官屯、减河，庶几彼此方便，云云。本司查梅提督之言，实属有益地方，务祈照允具复。梅提督即去年痛剿沧州义和拳之统领，为刚毅所不喜者。此次若依梅提督之意而行，本司可保其将沧州一带地方匪类剿除净尽，决无碍联军之事。本司于直隶文武情谊素洽，推诚相与，能言即属能行，务望垂察见信，不胜感盼。顺颂台祺。中国全权大臣参赞官直隶布政司 周。 三月二十日。

### 17、致梅统领

如云仁兄大人麾下，敬启者：沧州一带海盗出没，又时有洋兵四出巡探，居民惊扰不堪。前者张毓渠观察来京谈及，当由弟函商瓦帅，请飭天津联军，西向巡探勿过唐官屯、减河以西，彼时未据允许。现因土匪猖獗，复与重申前议，顷准其司令部总办盖洛提督来函称：瓦帅拟定以母猪河至御河为南界，又自西至河间北面作为联军之南界，徐均由执事暨雷军门逐行商办等语。查母猪河或系沧州之兴济减河，现托人再向盖提督问明。中堂言，母猪河即减河下游，在盐山地方。特将原函抄呈台照，一切与其雷提督商办。现时以搜缉贼匪，安抚良善为第一要义，深盼麾下外联洋将，内靖萑苻，使沧、静南北上下行居安枕，地方受福多多矣。专泐，敬颂勋祺。惟希雅照不宣。愚弟周 顿首。 三月二十六日缮发。

此函阅过请转寄天津道张毓渠兄一阅。

### 18、致瓦大帅函稿

敬启者：风闻通州南三十里之旧灤县地方，前四、五月有洋兵入人家作不法事，被百姓打伤未死。洋兵官向灤县州判衙门索要凶手，州判答以我系小官，无权拿人。洋兵官即将此州判携

去，又将该村房屋烧去大半，村民无辜受累。随将行凶二人找出，送交洋兵官关禁未杀等语。本司已囑通州州官赶速办理此案，诚恐中国例条与贵国行军例不合，请大帅速派官往通州问明，从宽速结，并速出示，禁止洋兵入人家滋扰，不胜盼祷。专此，敬颂日祺。名正具。三月二十九日。

### 19、致梅统领函

如云仁兄大人麾下：前商允瓦帅母猪河以南许我军驻扎，当即函布请执事移兵沧州防剿土匪，并就近与雷提督商办一切，此函计登青览。中堂现派委张总戎曙德接管舳板炮船，昨已前往南运接事。因近来各处河道不靖，盗贼出没，亟须捕治而安行旅，惟联军未退，诸多不便。昨弟与瓦帅商酌，请其发给炮船护照，并称此项炮船即系麾下之物，应归麾下一律调度。瓦帅甚以为然，但言未审如何情形。许即函属雷提督与麾下商办，或即由雷提督给发护照四张，以便各哨船持照分巡南北运、大清、子牙各河。瓦帅又言麾下办事极妥，曾与雷提督晤面，必易商办。特回明中堂，谕即函告麾下，酌夺施行。近日吕军调赴省南剿匪，章鼎翁想已北进。

台旆驻沧南剿海盗，北扼南运、子牙一带，关系极为紧要，似须与吕、章各军分段巡防，俾匪孽早清。顷已托毓渠兄转致商定地段，如能会衔详请相示，更臻妥协，想卓见当以为然。现在和议正商赔款，如能速定，洋兵即撤。马景山、姜翰卿二军即调赴正定、河间暂住，预备都城一带接防矣。并以奉闻，泐此，敬请勋安。诸希朗照不宣。愚弟周 顿首。四月初七日发。

### 20、致盖提督<sup>①</sup> 四月十二日发

盖军门大人麾下，敬启者：中历三月二十五日，李中堂曾致

<sup>①</sup> 盖提督，即盖洛，时任德军司令部驻北京总办。

贵大帅一函，言张道台莲芬暂寓天津，系为勘商英、俄、比等国租界，及就近与教士商议教案各事，联军未退以前，决不干预地方治理之权。至今尚未准贵大帅复信，用特函商贵军门，请为催问前事，并请贵大帅发给张道台保身护照一纸，并传知天津都统衙门，以便张道台前往天津，以礼接待。不胜盼切。再，张道台现在京城，欲往津拜访雷提督面商事件，拟明日三点奉拜贵大帅及麾下，不知肯传见否？并望面属来员冯县丞知之。专此敬颂台祺。周 顿首。

### 21、盖洛复函<sup>①</sup>

迳复者：接五月十六日尊函，敬悉一切。查三河县之原稟内，并未提及联军兵出在该处抢掠等情，故此节应毋庸置议，瓦帅亦未便遽尔下令查办，盖因联军向来严禁抢掠等事也。至为察拿土匪一节，昨已函达李中堂，可令华军进至岔道怀柔、平谷、三河、宝坻一带，以示军威。专此敬复。司令部总办盖洛上书。西五月二十日。

### 22、致□□□□函<sup>②</sup>

迳复者：顷阅五月二十二日尊函，备悉种切。查潞县在通州西南三十五里，旧为县治，有城有署。今改归通州作为分州，设有管河州判一员。于本年三月二十四日，有驻扎马头镇法国粮台法兵突入小黄庄赵成金家，被赵成金伤害。兹已将赵成金并其子拿获，送交马头镇法国粮台惩办矣。特此敬复。顺请大安。

① 标题为辑者加。

② 原函收信人不明。

### 23、致瓦大帅函

瓦大帅麾下：日前厚优盛筵，感谢之至。兹有奉商之件，详叙于后。图内红线所圈界内联军驻扎之州县，大半皆已安谧。惟此外未驻兵者约有五十余州县，图内用双红线圈者即是。该处时有土匪出没，深恐滋生事端，州县官虽有巡勇数十名，苦于并无军器，而匪徒反有枪支、刀矛等械，以之弹压土匪，其势必不能行，迨至联军闻信前往剿捕，而匪已远颺，民已受害矣。若州县巡兵持有器械，遇有土匪即可立时拏获，不致酿成大患，实属大有裨益。查北京贵国军队驻扎地方，设有华捕局及安民公所。该局巡勇均经贵国盖军门发给枪刺，刻下德界地面甚为妥靖，商民得以安居，莫不同深感戴。现拟每县自设巡勇八十名，其中以二十名准持洋枪，余则只用刀矛、木棍而已。为此函商，如蒙允许照办，则各处土匪自必敛迹，百姓皆得安生，而联军亦可免奔驰之劳，诚于两国均有裨益。肃此，顺颂日祉。并望速为示复为荷。

兹将拟设持械巡勇之州县开列于后：

东路厅属：三河县、蓟州、武清县、宝坻县、香河县、宁河县。

南路厅属：霸州、文安县、大城县、永清县、东安县。

北路厅属：顺义县、密云县、怀柔县、平谷县。

永平府属：卢龙县、迁安县。

遵化州属：丰润县、玉田县。

易州属：涞水县。

保定府属：新城县、博野县、容城县、蠡县、雄县、祁州、束鹿县、安州、高阳县。

定州属：深泽县。

深州属：武强县、饶阳县、安平县。

正定府属：晋州、无极县、藁城县。

趙州屬：寧晉縣。

河間府屬：獻縣、肅寧縣、任邱縣。

天津府屬：靜海縣、青縣、滄州。

## 24、致天津道張

鏡渠仁兄大人閣下：昨枉台從，快聆偉談，欣慰無似。敬維元旋叶吉，履祉增綏，定符臆頌。承屬與瓦統帥商酌，俾聯軍兵隊不往青、靜各州縣巡探，當即作函商之。茲將往來緘札抄呈朗鑒，即希查照辦理為荷。專泐敬請台安。諸希雅照不宣。世愚弟周頓首。

附抄信稿

### (1)抄美國長老會紀牧師力寶來函

敬復者：奉到憲札，備悉種種。匪教勾結，遺害良深，不惟可忧，亦實可恨。前士每見教友輒以守道守法相叮囑，今承尊命，自必更加告戒，以期永絕弊端。依士思之，現在敝會三河教友殆無結匪之人，或其中教友系冒充者歟？至于假扮洋人搶劫勒索之事，士亦聞之，但未審知其人。龐里庄高士儒者與敝會教友多相識，去年曾有教友數人保其為好人。今彼若受教友之扰害，諒必未信。然事有莫測，豈能預定，若有教友黨惡為非，即請飭令該縣按律懲辦。專此泐復，順頌日祉。名正肅。三月二十九日。

### (2)復正定主教包儒略

主教包大人閣下：頃奉復書，備切獎飾，慚愧無已。貴主教辦理交涉案件，得了即了，以民教為一家，足征大公同仁，欽佩之至。廣宗、深澤、曲陽三縣教案至今尚未辦結，實屬延緩，已函知順德府、定州，轉飭三縣迅為設法了結。專復，敬請道安，雅照不宣。名正具。四月念一日。

### (3) 致献县葛主教

大主教葛大人阁下，敬启者：久仰大名，未得一见。本欲前往拜访，因现在北京办理和局事宜，不克分身，至用抱歉。前见河间府王守谈及并接直隶各州县来禀，皆谓贵主教通达和平，宅心仁恕，办理民教交涉事件，动合情理，实深钦佩。本司昔年忝任津海关道、直隶臬司，愧无建树，幸二十余年常与外洋官员及商、教诸友往来，俱无扞格。去年在四川任内，虽间有匪徒欲起，随即扑灭，民教相安。不料，北直大局败坏至此，令人忧愤莫名。现本司复任直藩，当此大乱之后，亟愿休息民生，地方安靖，而民教仇隙已深，窃恐才轻力薄，难以奏效。

贵主教以救世为心，以阐教为本，与本司当有同志。一切仰仗大力维持，庶几默化潜移，民教相忘，永享升平之福。不胜感禱。迟日当图良晤，先此布臆。敬颂台祺。诸惟鉴照。名正肃。

### (4) 致献县葛主教

敬再密启者：直隶当兵燹之后，民间困苦不堪，自在贵主教洞鉴。现在和议将成，联军将撤，各处匪徒蠢动，尤以安定民心为第一要义。迩来正议各属教案赔款，民力难支，似应少示宽大，拟请贵主教详察情形，凡赔教各案如有可以减让之处，乞囑体恤减让。万一难以减让，拟请将抚恤教民各事，由各州县官绅公议，分期捐缴。若教堂赔款为数太巨，或虽不巨而地方难筹，请贵主教函达贵国钦差，归入大赔款内，由中国国家分年摊还，藉纾民困而杜事端。此事本司已向各国钦使提及，即和约十二条内第六条之意义也<sup>①</sup>。本司为体恤贫民，且为他日民教相安起见，故特密为陈说，并未函知各州县，盖虑其于应筹赔教各款或至办理不力也。即希贵主教密为裁度，是为至要。专泐再颂日

<sup>①</sup> 内第六条之意义：允付诸国赔款海关银四亿五千万两，年息四厘，分三十九年还清。

祉。

(5)致正定包主教

大主教包大人閣下：久仰大名，未得一見，本欲前往拜訪，因現在北京辦理和局事宜，不克分身，至用抱歉。屢接各州縣來稟，皆稱貴主教通达和平，宅心仁恕，辦理民教交涉事件，洞澈情理，實深佩仰。此次臨城礦務命案，竊知州來信，知貴主教極力調停，業經議定賠償了案，尤征貴主教息事解紛之雅意，至為感謝。本司前任津海關道、直隸臬司先後二十餘年，自慚才薄，愧無建樹，幸與外洋官員及商、教諸友往來俱無扞格。去年在四川任內，雖間有匪徒欲起，隨即撲滅，民教相安。不料，北直大局敗壞至此，令人忧憤莫名。現本司復任直藩，當此大亂之後，亟愿民生休息，地方安靜，而民教仇隙已深，竊恐年力衰朽，時事非昔，難以奏效。貴主教以救世為心，以闡教為本，與本司當有同志，將來一切仰仗大力維持，庶幾民教相忘，永享升平之福，不勝感禱。遲日當圖良晤，暢叙一切。專泐布臆。敬頌台祺。名正具。

(6)密啟同葛主教。

## 25、劉海瀾復函

捧讀鈞章，誦悉壹是，知教案可結，永除嫌隙，共樂升平，以欣以慰。大人關心民瘼，溢于楮墨間矣。謝謝。

來示云：繕諭單一紙傳諭教民，并抄給閱看，本總辦業經通知各會，遵諭照辦，不日呈送查閱矣。抑又陳者，來示云：各處教民搶奪訛索依然不息。查教民中雖少仕宦，亦多安分良民，搶奪訛索等事，細維其故，有數誤焉：一系拳匪懷恨教民，少有不合即妄為誣証；一系匪徒借教民聲勢，冒充教民。尤可惜者，官府、仕商不分教民、洋仆，但見辦理洋事之人即目為教民，且各使館充當差役之華人，本系無品之流，況近日各使館役使之入，多



系匿名之拳匪谋充，出入使署，依势欺人，横行无忌，尤不可不察者。如来示云：举止猖狂，目中无人，恐犹其小焉者耳。

再，教会系劝人为善，岂容此不法教民遗羞教会。嗣后遇有此事，预请大人通飭地方官，务必查明系何教、何会、何处、何人，本总办无不遵照严办，以警效尤。再，查教会条例，禁戒教民吃食洋烟，不买男女为奴仆，不斗殴，不控告，捐嫌怨爱仇敌，不以恶报恶，不以辱骂还辱骂，不买漏税物，不取非义钱，更不可毁谤官府。以上数件，教民若犯其一，即为背教，又何敢抢夺讹索，举止猖狂，目中无人，仍怀前恨，逞忿报复种种之恶习哉。总之，嗣后若遇此案，宜严飭地方官，不分民教，务必彻底根究，查有实据，一秉大公，持平办理，教案自无难永息矣。肃此敬复，容日晤罄。即颂勋安。不宣。名正肃。

再，民教交涉案件，往往有诬告教民，地方官虽经查实，但含糊了事，置之不理，以致激出事端。嗣后，务祈通飭地方官，若有诬告教民等情，一经查实，按律从严究办，是为至盼。又及。

## 26、文书田诉教民讹抢多不实函。

顷奉手书，领悉始末，意期民教久安，永除嫌怨，实鄙人所钦佩而素望者也，与我教道理亦颇吻合。粤稽救世主耶稣诞降之辰，天使来格同唱圣歌曰：上则荣光归上帝，下则和平人沐恩。又耶稣尝有八福之许，内曰：和柔者及劝人和者，均可邀天福。又，耶稣宗徒保罗有云：如事可行，宜竭力与众和睦。诸如此类，不暇备载，是知平和为教会之良机大望也。

教会久冀民教相和，乃去夏竟致失和，非教也，匪也。教会受窘已极，其倾家荡产不遗一丝一粟，尤为受害之小也者；其家破而人复亡，仅遗老弱妇稚者，尤不乏其人。经教会慰导开解，被害者甚多，抵偿者仅有也，虽报仇昭雪，不合于耶稣圣训，然

亦人情所不免，且同于孔教之说，如云弑君父之仇不共戴天等语。故以人情论之，教友复仇之举非奇事也。时拳匪任情惨戮，斯则奇矣。

所云教民抢诈等事，鄙人亦有风闻，实有伤于我心。每闻是说，滋深诧异，既遇有恃教凌人之徒，何不拘惩之？若果事属辣手，又何不函知该管教士查明公办耶？莫悉其故，愿闻其说。按鄙意揆之，此等谣传多属子虚，无证可凭。去夏，匪焰方炽，正期恣情任为，而忽命赔偿所毁，既反所冀，复悖乃心，无如何诋谤之已耳。按造谣惑众，罪情匪轻，自后务望查禁造谣之人，置之重典，以儆将来，决不姑宽其恶迹，庶易就安，是有望于有司也大矣。夫赔偿者理也，抢诈者力也，理力殊途，勿得一律目之。如固安教案，经指为索诈情节，一加详究，则该处应纳之赔款也。一处如是，焉知不有其再耶。且又多有一传百、有枝添叶之误。一人倡之，百人合之，愈传愈讹，几不辨其果为何事矣，不尤可惜乎。近见华官每于教会劣风易信为真，虽出自无稽或匪人之口，亦即听信，旋即出示备文禀之上宪，告诸属民，亦未免过情矣。即如东安县令曾经出示通衢，以所有凶恶劣行尽归之于教会，是教友皆为恶人，教会一似盗藪矣。此等示谕，关系匪轻，正启人仇教之心，以教友为不可容留者也。言念及此，曷胜慨叹。

来示又云：罚及保人人教之人一则，未便照办。盖耶稣教各会中于人人教时，经人保举，证其言行，听众议而后定夺。此保举之保，非担保之保也，且人之保举，第就其现况而言，至其以前、将来如何，则未能预卜也。担保之事，教会无之，保举之人则不宜示罚也明矣。

敝会于此等事，向皆尽言戒勉，竭力禁阻，务期去劣纵懿，渐臻完美。于去夏失丧诸件，亦不由私自办理，要皆由教士代理，或交妥实华教士办理，率皆诚笃之人。此法颇宜，亦将至终照行。

按来示所云：教民抢诈依然不息，未免太宽，未曾指明某

处、某人、某时、某事。教会中不免有背道劣徒，然大都皆奉公守法安善之人。推一二顽劣之人，以之目教会例教友，未免过刻，可惜甚矣。况讹索抢掠尤多冒名教会教友者。其所谓为教会者，或即前此之拳匪，近今之土匪也，狐假虎威，藉势凌人之处，在所不免。质之当官漫应之，而不详加查察，一似有其名即必有其实然，故请将抢诈之教友指名何教、何会、何人、何事，不然概以教会教民称之，既诬清白之教友，且使该管教士无从办理也。倘蒙指明，的确果无疑误，则必会同该管地方官设法惩处，以儆效尤，而昭公允。又谕单一节，当即照办，不日缮成清纸，当即呈上。如可录存，即行转谕各处照行。

示谕教友恪守教规，禀遵王章，固为分内当然之事。而彼凶匪亦须从严惩处，庶称公平。近今之乱，起自匪人，非生于教会也。教会之短，可期弥补，教外之横暴，讵可漠置耶。翘企待焉。

耶稣教会流传中华，导人去恶安良，其愿平安、望敦睦之心，自不言而喻。然欲和平非公不可，否则不惟和不可得，又恐仇不可免也。如各处官绅易信流言，居然出告示、备文书，不究的确，即认为真是求和之梗塞引乱之梯阶也。昔者仇教之人，动谓教会有剖人心、抉人目诸恶迹，今复易其说，更言教会非抢掠即讹诈，有司倘易听信，后日之隐患正有不堪设想者矣。前事不远，足为后鉴。是故免嫌怨期久安，端在凡事查明秉公办理，则唯一“真”字可免嫌怨，亦惟一“公”字可期久安。除患求安，胥在乎此，洵鄙人之重望也。谨抒末议以闻，即乞采纳指示。此颂文祺。名正肃。五月望一日。

## 27、谢卫楼复函

敬复者：顷奉华函，仰见大人抚绥教会，欲教与民和睦之至意，然仆有不能已于言者，惟大人察纳焉。按敝会教规，为教友者先经牧师详加体察，莫逆于心，方许进教。进教后更当洁己爱

人，奉公守法，倘有非理犯法之事，必逐之教外。西国教士来华传教，建会堂、立书院，无非为成德达才起见，毫无他意，久在大人洞鉴中矣。去岁拳匪肇乱，教民等倏被奇殃，死者血溅草莱，骨暴原野，生者流离失所，艰苦备尝，惨目伤心，莫可言状。乱定后，财产荡尽，亲戚丧亡，倘其大肆器陵，一泄积愤，此亦人情之常，无足怪者。而敝会中教友等多存以善报恶之心，鲜有恣意妄为之事，盖其信道有年涵濡有素也。

函称风闻抢劫讹诈以及骄慢等情，专指教民而言，当此丧乱之余，教民等何能当此重咎。此等不法之事，仆亦习闻之，然恐非教民所为也，更非敝会中教民所为也。且联军分驻各处，华民多供其任使，安保其无恃势凌人目无法纪者乎？又安保匪徒无假冒教民多行不法者乎？地方官若能实心查办，不难水落石出，不可以此等不法之事专诿之教民，以为卸责之计也。查历来之教案，多因教外人忌恶教会造言污蔑，以耸动愚民，地方官不能实力禁止，反纵容之，故闹教之事层出叠见。若以此等不法之事，专诿之于教民，必愈生教外仇视之心，且开奸民诬陷之衅，后患尚堪设想耶？总之，教民犯法，本应归地方官办理，果情真罪当，仆何敢干预，以碍地方官治民之权。倘官民仍存忌恶教会之心，或因事挟制，或设法诬陷，为教士者实不忍坐视，惟望有贤有司能持平办理耳。现已承奉尊命，劝谕本会教友，并拟谕单一纸，缮成时再为呈阅。

大人德望素隆，才犹久著，心更有良法美意，俾民与教永久相安，仆不禁拭目俟之。祇此布复，敬请概照例办，自必指日安静矣。谨将本堂谕单一纸附函呈阅，以便函告各州县为荷。本堂陈教士自多年管理教民，颇能约以礼法，仍即派伊来往访察警戒，以副雅意。至定州赔款，名虽不少，实则非多，因杀毙人口、拆毁房屋、抢掠什物所值几四十万。因款大难筹，故巴帅核减定数，本堂方愁难对教民，何可再行减让，但既承台命，自当

酌情办理也。此复。此候勋安。惟照不具。名另正。

附谕单一纸

广宗教案已结，深泽已指日完竣，惟曲阳尚无信息，合并附闻。

本主教包，今特晓谕阖属教友知悉。尔辈奉教原为救灵升天，然欲救灵升天，务须恪守天主教规。现在尔辈中，谨遵教规以守分安己者固多，而违背教规以任意妄为者亦复不少。兼以本地各官长，均以仁慈安详之心，善待教民，不忍遽绳以法，遂致若辈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大失圣教之体，而败圣教之名。在若辈自蹈愆尤，在他人亦共沾恶表。倘不严加惩处，其贻害于身灵及圣教公会者何堪设想？故特详告尔等，自今而后，务当痛改前非，如再犯以下所开诸恶迹，除按教规严罚外，本主教尚商恳地方官长照律严拿重办，不用再看情面，尔等其各慎之为荷。

计开：

一、奉教人再以不论何样名色向人讹索钱文，一经告发或被访实，官必治以讹索之罪。

二、奉教人于不干己之事，领外教成讼，或外教人于堂供中指出奉教人挑唆耸架者，官必以讼棍治之。

三、钱、粮、差、徭均系维正之供，如敢不纳者，官必以刁民抗粮论。此条明犯第七诫，显属不公道，关系最要，其格外小心。

四、凡以多年无影旧账控官请追，或代外教人索讨债欠，而捏称以为保账、以为兑账者，官必均以讹诈治之。

五、凡抖〔兜〕揽闲事，过付钱文，或奉教人向人讹诈，而他奉教人即出为说合，致外教人被罚受害者，官必均治以讹诈之罪。

六、奉教人成讼不遵衙规，或一人有事，而他奉教人成群聚伙，代探信息，或代助声势，以图挟制官长者，官必立加锁拿。

以上六条，本主教已逐恳地方官认真照办矣。尔等其有知，切莫以身试法。此谕。救世后一千九百零一年四月 日。正定府天主堂发

## 庞鸿书讨论立宪电文

钱永贤 耿明 邵白 整理

**说明：**庞鸿书，字劬庵，号郾亭。1848年生于江苏常熟，1880年中进士，入翰林院；此后，任天津道按察使、湖南布政使；1906年出任贵州巡抚，直至辛亥。后息影乡里，1915年歿于常熟故居。其著作主要有：《补元和郡县志四十七镇图说一卷》、《读水经注小识四卷》、《归田吟稿二卷》、《黔南别绪一卷》等。

《宣统二年贵州巡抚有关立宪往来电文》，系庞鸿书本人在贵州巡抚任内，与各督抚讨论立宪问题的来往电文的录副件，时限为宣统二年（1910年）八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二十四日。

全书原为三册，分来电和去电两部份。为便于查对，凡文中所及人物，均不作页注，而改列人物一览表附于文后，内中职务一项，系指当时职务。对文中明显错误的个别字，尽力作了改正，余者均保持原貌。谨作说明。

本资料藏江苏常熟图书馆。

### 来电部份

（宣统二年八月至十二月）

#### 1. 云南督帅李来电 八月二十五日

洪。朝局日窘，羲除自奏外，后通电各省，拟联衔请设立内阁，准开国会，现复电报允者多。事如定议，公肯列衔否？先此奉商，并祈请教示。后当详达。羲。有。

## 2. 盛京督帅锡来电<sup>①</sup> 八月二十四日

洪。仲帅微电，深切洞达，同抱焦虑。窃谓宪政九年之预备，十一部同时之进行；中国无此财力，半途而废已可预推，非有重要简单入手之办法，财尽民散，必在意中。近查美国变法之始，其中央之集权，各省之反对更甚于我国。后执政者察其不行之故，在于各省交通隔绝，情势迥殊，遂改从急修铁路入手。数年之后，国内贯通一气，不易法而令自行。彼之政策，足为我为之先导良征。遍询贤达，皆以为然。拟请朝廷决计借外债数百万，将粤汉、川藏、张恰、伊黑诸干路及紧急支路，限十年赶造。一面借款包工，以免将借款移作他用之患。铁路所用工料，悉取于国内，外人所得不过利息、工价而已。此款留布于民间者十之七八，则十年之内可救民穷之困。十年以后，铁路陆续告成，行政之易亦如破竹，民间风气自开，速于教育何止十倍？所谓切要简单入手之办法，似无以易此。今中国国大而不得国大之益，人多而不得人多之力，铁路果成，是取大国而缩小之，财聚力完，势增百倍，庶可与列强竞存于世。不然，以今日情隔事歧、民穷财尽之状，欲恃兵力以图强，非五十年不能收效；恃政治以自振，非三十年不能见功。世变之急，恐无此三、五十年平和之时代足以容我之缓步也。若诸公意见相同，即请合词入告，力持此议。仲帅谓朝廷不易反汗之名、稳收变通之益者，诚为名通之论。望即熟筹，同匡王室。良、激叩。敬。

## 3. 吉林抚台陈来电 八月二十四日

辰。仲帅效电、次帅支电、海帅褫电、慕帅养电、依帅养电均敬悉。中国外交、内政尚无一定方针，内外官民亦多隔阂。协约既成，韩邦旋灭，东事岌岌，大局随之。此时转机，全视宪政

<sup>①</sup> 锡良与瑞澂合拍的电报。



措置若何。责任内阁，常早经奏陈。昨读仲帅电示，尤为透辟，且以阁会相维立论，经验、理想期相调剂，如车两轮缺一不可。实属阐发无遗，至当不易，弥深钦佩。倘由仲帅主稿，常谨当附驥上陈，决无异议。清帅、莘帅、安帅各电，想系此事发起，原电未蒙见示，可否补请译送，俾备参考，不胜至盼。昭常。敬。

#### 4. 南京督帅张来电 八月二十六日

辰。列公救国伟议，以责任内阁、国会为不易办法，李仲帅效电推论尤详。以他人已行之成效，为我国因时之良规，用心良苦。骏不佞，窃尝体察华夏古今之民情、风俗，不能无疑。中国向以静谧为治，轻征薄敛，与环球各国不同。本朝仁治主于不扰，庶人不议，民间久无政治思想。绅衿自好，亦以不与公事为不二法门。将驱而与谋君国，谨愿者中无主宰，不能建议；狡黠者多方运动，自便私图。既无政党之可言，复鲜公理之可据。更无数顺则良民，供有数嚣张之鼓煽，有要求而无负担。尔时，政府应之不能，拒之不可，上下交争，民心益去，脱竟激成当年英、法劫围议院。已事将举国骚然，外人乘之借口“平乱”，君民同厄，何以善后？此国会之说也。内阁全权，必恃国会为对待监督，人民程度不齐，选举法亦未备，骤开国会，政党从违，道谋取舍，既鲜的平。善者因执杀之，歌而即去<sup>①</sup>，措理无从；不善者出其权位、资财，勾结党援，势倾主人，萧墙之祸，曷以御之？此责任内阁之说也。查东西各国，如美、德、日本立宪政体，兵权、外交、国之大事悉操于君，是主脑仍属一人。以中国今时情势谓，一有内阁，朝廷遂可无为而治，不负责任，窃未敢以为定论。参薯良药，误杀适以杀人。鄙意我国地大物博，徒以边远多未辟之区，中原多水旱之事，地力不尽，人工又疏，增华踵事，与各国相追逐，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未得貌似，形神已

<sup>①</sup> 原文如此。

疲。为今之计，自应就宪政预备事项，删其可缓，致力所急，通筹各省统治之纲，分厘各省进行之秩序，专其责成，清其权限，至鲁至道，备悉差等，庶不至凿枘之害，且充饰虚以应。重要之端，不外饬吏治、兴实业二者。盖吏治修，则民志安；实业兴，则民生厚。内讷不起，外患由弭。及时修明刑政，整饬戎务，未尝不可为善国。操切急进，仆蹶堪虞。自愧迂远之见，无当事情。惟外观时局，内审国俗，谨以沥陈，统祈教正。骏。宥。

### 5. 山东抚台孙来电 八月二十九日

辰密。安帅宥电敬悉。所论阁、会二事，虑远思深，老成持重，至为企佩。惟自九年预备事，期限既定，十一部同时进行，各不相谋，财政力绌，情势日彰，各省同处困难，各部目时有冲突，于是知非握定主脑，为简单重要办法无当也。仲帅倡议，诸公相继赞和，盖非设责任内阁，无以挈统治之机关；非开国会，无以定舆论之归宿。责任内阁，则各部通力合作，如指臂之联，必能酌剂缓急之序。政令合一，各省折衷有自，庶易程督进行。至国会只议决之权，而执行仍在政府。士大夫有政治思想者日多，国会既可为羈縻之地，且可杜局外之妄论淆乱是非。各省谘议局权限不清，有国会则权限自定。琦窃以为欲救宪政中困难与谋宪政之进行，舍此则别无良策。至饬吏治与兴实业，自是不刊之论。但国会不立，恐中央无严肃之精神，各省徒相承以粉饰。历来疆吏，何人不讲整饬吏治，各省亦何尝不务实业，其效安在？旷观大局，时不我与。敢陈鄙见，尚祈赐正。琦。勘。

### 6. 云南督帅李来电 九月初二日

洪。勘电悉。指正处极中肯綮，当入疏中。阁、会先设，不易之目。此事已从同者十数大省，力赞居多，南洋独异。议无归著，公论不然。其未及通商，各省仍须公决，已与幸帅会电求

教，即祈迅示，此为国之大事，内有戒心亦非得已。如有良法先筹，不独释疑，兼可防弊。愿与沈、贺二公熟图，随时电示。此事羲已独发一疏，任其祸福，联衔入告，惟求有济。事成，稿先寄阅；不成，亦必将羲疏稿及各要电邮寄呈正。羲。冬。

### 7. 广东督帅袁来电 九月初一日

辰。安帅宥电、慕帅勘电均悉。事理以讨论而愈明，阁、会关系尤巨。仲帅发起，列公主张，皆法治也；安帅所见，则人治也。慕帅所谓历来讲吏治、实业成效，安帅正坐人治而非法治。故今立一法而必全国一致，无人能越范围，则必居多数公认，既公认则不复能违犯，夫是之谓立宪。阁、会问题，实不过法治之机关，至于执持进行，视乎其人。但其人苟不当，亦必有多数人监督之。此意仲帅电已明，所谓敷衍□□，皆无所施也。鄙意如此，乞再加审择。树勋。先。

### 8. 广西抚台张来电 九月初三日

辰。次帅号电、仲宪敬电、衡帅漾电、慕帅勘电均悉。内阁为行政之枢机，国会视民情之向背，筹备进行。舍是二者似别无下手之法。安帅、小帅、衡帅深思远虑，所谓未睹其利，先见其害者，老成卓见，曷胜企佩！将来国会成立，自须详订条目，以防流弊。岐于上月二十八日曾递封事，详陈民穷财尽，而推行新政归宿于责任内阁、国会、司法独立三事。有是三者，虽各项要政未及一一筹备，已无愧为立宪之国云云。朝旨不以为忤，已下所司。如仲宪主稿联奏，岐仍附骥。惟鄙意联衔合陈，不如各省分奏，盖诸帅政见，势不能于一疏之内包括靡遗，往返商榷，稽延时日。倘一发无效，此后转难为继。若能各抒所见，次第上陈，朝廷见众论之合同，或者易于邀准。安帅、小帅、衡帅能就所虑各节详细推勘，预筹防弊之策，则计划周密，更可释疑而坚上

意。拙见如是，仍祈裁正。岐。冬。

### 9. 安庆抚台朱来电

九月初三日

辰。艳电敬悉。此事缘起，朱仲帅因议复赵侍御、王布政二折，广征政见，而以宪政进行苦无主脑为浸忧。约电告十二、三省，东、鄂二督遂以大举外债造路之策进。二督电亦只此，各省反对者居多数，家宝亦以造端过大，从违非仓猝能决相复。二帅业会衔具奏，已交部议矣。嗣各省主持设内阁、开国会，请仲帅主稿，赞成者居多数。家宝以设内阁须政党巩固，开国会须经验富有为言，亦随同电请仲帅主稿摺奏，尚无复电。淮南、北洋于内阁、国会均不甚许可，安帅驳斥尤力，刻仲帅电仍极主持。此其大略也。谨复。家宝。冬。

### 10. 齐齐哈尔抚台周来电

九月初七日

辰。列帅电悉。阁会言持旨同，志匡王室，揆时审势。舍此未由。萃帅、仲帅所谓立主脑、定人心，实为扼要之论。安帅老成远虑，亦属苦心。惟是中央立宪之诏经宣布，决无反汗之理。大势岌岌，雍容静镇，断难图功，于是诸公有合词人告之议，所争者为迟速之问题，非讨论内阁与国会之是非也。

纵内阁初建，国会初开，不能完全美备，然无内阁、无国会即不可言宪政。岂筹备期满，内阁可终不立，国会可终不开乎？若谓因仍故步，遂足救亡，窃恐由今之俗无变今之政，终成官样之文章，痿痹之世界而已。今十一部之分张，二十二行省之广远，部臣与疆臣不相谋，部臣与部臣、疆臣与疆臣又各不相谋，意见参差，局势散漫，天裂支离，其何能国？故今日救亡之策，惟有速建责任内阁，组织各部成一政府，乃能立统一之机关，政见不至歧出。即行至各省，宗旨亦将协同。而又助以国会，上之监督政府，则徇私散法之事件无自发生；下之倡率国民纳税服

兵之义务不生反对。官府一体，上下同心，而君主总揽统治大权，南面垂拱，永保尊严。立宪制度，世界认为最完美之政治，虽伊周孔孟，于今日将无易也。诸公公忠体国，愿早定良规，拯此危局，无任企禱。树模。阳。

### 11. 杭州抚台增来电 九月初四日

辰。伟议多读悉。窃慨有治人无治法之流弊，驯至更一人必变一番政策，内外不相谋，各省自为风气焉。得有若许之上智列诸内外，如果立宪完善，中才以上皆可执守，藉收内外互相维持，各省一道同风之益。况立宪政体业已宣布，过渡时代只能作济河焚舟之谋，不宜作日暮途穷、倒持逆施之计。熟筹深虑，聊贡狂愚。增温。支。

### 12. 南京督帅张来电 九月初八日

辰。艳电敬悉。复锡、瑞二帅借债修路电文曰：“以交通为振兴庶政之本，血脉贯注，支体轻灵，诚为良策。行政则速于置邮，国艰则捷于征调，懋迁称便，物产流通，而实业从此益进。外债息微，收为我用，而外交又得均势，是皆利之可言者。请穷其害。

一，借债修路，近已屡拒外人投资，我尚有故靳其求之迹，要立合同，已多失算，财权工事，镑价折扣，先着皆为彼占，且预料亏折□□□抵，既已指明，何处非实。又若我借彼何款，初未交完，定约日起，即照全份计息；存彼之银，算还我息，必□原息分厘，随提随扣；提用之款，还须寄存洋行，陆续支放；材料、工匠，何国之债先欠何国。是借款虽巨，仍望留布民间，而材料及上等执事仍资彼族，我国所获□工之费能得几何。

二，关税、厘卡，抵债略尽，所借既多，势将指抵丁粮。脱有亏耗，利息不继，问及抵款，租赋正供□亦启人干预。因租赋

而牵连催科，抚字参以外人，大局何堪设想！财政权之旁落，念及覆辙，可为寒心。夫路务之有亏耗，沪宁已其明证。

三，非常之□原，黎民所惧，拒款风潮，□□□□。昨因津浦续债，严电设法饬购□□，札行谘议局筹劝。据复痛驳，至谓无非吸华人之财，附寄洋人名下，助彼侵占路权之柄。所系如此，若竟舆论纷呶，解脱既难，压抑不可，购地程工，均将横生阻碍。

四，众说既纷，人心摇逐，奔走呼号，易酿暴动。以粤省开通最早，九广路工，乡民抵抗，枝节滋多，经路员会同地方文武，费几调停、排解，幸无一洋员受伤，毋为借口。美公司洋人，佛山□路迭受□困，是皆已事。今将各路同时并举，保护设有未周，外人以资本所在，借口别生枝节，□□□□□。英人以粤省商船被劫，强西江缉捕权，显覬覦之渐，应慎防维。

此四端愚虑，良用惴惴。查美人先以西部荒地募垦，□□不侵亩值，□□迫借英款造路，十年间成四千余英里，地价骤增。铁路公司经理不善，官商亦困。此道光十七、八、九年事。至咸丰九年，又大举造路，至同治十一年，缘各公司资本偏重路工，以至积压不能周转，商务损失至十余年不能复原。盖彼固借款而权自操，亦尚不无流弊。就我国论，国势民情既属迥异，借款权限更应妥酌。兹事体大，尚无苻筹”等语。特闻。骏。庚。

### 13. 南昌抚台冯来电 九月初八日

辰。清帅、莘帅敬电、安帅宥电、简帅敬电、经帅宥电、俊帅□电、慕帅勘电，子帅支电，均敬悉。诸公名论络绎，同抱公忠，良深跂佩。

窃念今日国是未定，事权不一，内外上下浸成涣散否塞之现象，自应亟设责任内阁，以立主脑，速开国会，以固民心。时不我与，毋烦再计。安帅所谓就筹备事项，删其可缓，致力所急，

统筹全国统治之纲，厘定各省进行之序，要言不烦，洵为救时先务。若此，正是新内阁成立之责任，必先有统一之机关，而后有执转之能力也。国会与内阁相辅为用，尤为偏废。今国民程度诚属幼稚，然才智经验均以磨练而成。莘帅、仲帅所谓既不能禁局外要求，不如置之局中，俾知困难曲折，尚望与政府休戚相关，自是深切著明之论。倘及今不图，惟持遏抑主义，狂热过度者或且入于诡激以触网罗。民气摧残，江河日下，恐九年以后，程度犹不进于今日。后顾茫茫，弥增悚惶。至阁会仅为法治机关，而运用此机关仍恃之人。海帅已详言之。其归宿不外安帅注重吏治之旨，治人治法须互相维持也。谨抒鄙见，以质宏达。如有议合词人告，由何处主稿，即请挈衔为荷。驛。庚。

#### 14. 河南抚台宝来电 九月初十日

辰。安帅宥电，慕帅勘电，海帅元电，仲帅冬电，坚帅冬电，仲帅、莘帅江电，罔帅支电，筱帅鱼电，均敬悉。时局日益危迫，新政迄无实效，挽救之策不从机关上先求齐一，无以搏抗众志，鞭辟进行。诸公熟虑深筹，同深敬佩。

窃按东西立宪国均以责任内阁为国家必要机关，与国会同一地位。凡君上大权作用，必须内阁副署，犹之制定法律必得国会协赞，二者有二利而无一废。以中国近情而论，有内阁则政令可期统一，有国会则群言得所折衷，尤为对症良药。其流弊所在，筱帅、安帅亦已阐发无遗。顾区区之愚，窃尚有不能不为之过虑者。

中国幅员既广，文法最繁，政事之纠结自昔已然。近更堂宇洞开，群雄逐逐，一阖一动，辄系存亡。今一切行政机关，尚未完善，遽照内阁制度专其措施，总理大臣之身即使才智殊绝，而求胜任愉快，究恐不易。若仍分责阁臣，则日久又将与旧制无异。应如何通筹妥计，俾有实际，似不可不于组织之前先为审

计。至各国国会无不根据宪法构成，其职权亦以明载于宪法及附设于法令中者为限。诚以国中人心不齐，畸轻畸重，不能不大为之防范。中国宪法尚未颁布，国会职权应何所依据以定，事关国本，亦似不能不慎之于始，俾免流弊。玆于此事甚表同情，以上各节谨就一孔之愚，陈备采择。如议定全体入告，即祈掣列敝衙为荷。玆。蒸。

### 15. 云南督帅李来电 九月十一日

辰。阁会联衔，约有十五、六省，尚未至齐，拟月底内外发电奏。届时羲专折先行，期与公论互相印证也。电奏成，当译寄，折稿亦寄阅。顷有电复沈方伯，当已呈览，能同商定更盼。羲。真。

### 16. 云南督帅李来电<sup>①</sup> 九月初三日

辰。宪政九年，预备十一部同时进行，洞达维新症结者，每深忧叹。朝旨令议复赵御史折，似欲言发于外，藉以折衷。近日旧政轮廓虽存，新政支离日甚。守旧时之酝酿，维新后之造作，诸症合一，将不可救。徵、羲深虑岁不我与，驯至外人干预，群沸交腾，本借宪政以固人心，转因宪政以速国祸。徵、羲等迭经电商各省，当先立主脑定人心。立主脑倡议内阁，定人心先开国会。秩序明，方针定，然后行坚牢主意，举国方有依据。

内阁初设，组织者未必即干济之才。但部臣既同为阁臣，缓急先后协同审择，可无目前政出多门，彼此矛盾之事；兼有国会监察，欲不負責，势有不能。至国会遽开，议员无政治经验，器议纷争，不无可虑。抑知士绅经验虽不成老成理想，调查可资参助，开明专制，时会难期，困厄如斯，士气莫遏。既不能禁局外要求，不如置之局中，俾知困难曲折，数年后经验渐增，尚望与政府

<sup>①</sup> 当是李经羲、瑞澂两人来电。



休戚相关，双方演进。徵、羲不敢谓阁、会可成，立臻郅治，而敢谓阁、会相维，犹之定医乃可议方，对镜方能辨影。施救未定之天，终胜于袖手待绝。觐远局者诿以畏当前棘手，遂不图日后补苴。此事在十年前，徵、羲诚不敢浪议，今则无可再缓。欲求筹备实际，非有阁、会不可；欲救现行先着，尤非有阁、会不可。盖朝廷所处，深入难境；进中求决，困而以通；退中求解，困而益殆。审之理势，更易明也。前以兹事体大，未敢遽读。适徵与清帅主张借款办路急策，经羲电复谓必归本阁、会。徵极表同情。查十数省来电，意均赞成，谬委经羲主稿，联衔入告。羲才薄识浅，惧不克任。此乃国之大计，仍仗诸师总筹，公同裁决，卓见如何，敬乞迅示。瑞徵、经羲叩。江。

#### 17. 云南督帅李来电 九月十七日

辰。阁会之议，仰荷诸帅合谋，谬委经羲起草。近闻议局商学会代表第三次请愿已上，倘不蒙允，转圜更难。联请奚益？自以电奏为捷。妄拟电文稿曰：“内阁、国会为宪政根本，计已定于先朝，事无待于末议。顾造端洪大不易图。维老成过为持重，必求谋出万全。政府首当其冲，不敢轻于一发。其争执不过数年期限之迟早，其关系乃在目前国势之存亡。锡良等疆寄忝膺，忧危共切，忽视朝廷为孤注，独与中央以责难。第外觐世变，内察国情，立宪既无反汗之理，则阁、会决无不成立之理。与其迟设而失时机，不如速设以维邦本。用敢推求利弊，力破群疑，共竭俚诚，披沥陈之。

今之致疑于内阁者，必曰‘权责太重’，权盛则恐挟震主之威，责专则虑启营私之渐。不知自古权奸窃国非因在位日久，即由兵权不移。今阁臣但司行政，本无统驭军队之权，而责望所归，易兴易仆，一身进退，利害转轻。既不能有擅作之威福，更不必为要路之盘踞。既有国会之监察财政，出纳未由自专；有审

判拥护法权，生杀无从任意。不必虑者一。

或又疑内阁既设，君主仅拥虚名。岂知不負責任，实由神圣不可侵犯之义而生，致大权之载之宪法者，立法、行政、司法悉归总揽。不过，无内阁则职务分之臣下，而担负仍在朝廷；有内阁则统治属诸一人，而功过悉归枢府。巩固君权，尊崇主张，无逾于此。不必虑者二。

或又疑内阁初立，组织者未必皆干济之才，任非其人，终虞复悚。不知世变人才，互相陶冶，但使部臣同为阁臣，应行政纲协同审择，已无目前政出多门、彼此矛盾之事。益以国会监察，权限明则责成专，虽欲诿卸而不能；才力薄，则应付穷，虽欲把持而不得。数经更易以后，求才者知非破格不为功，饱藏忧患之余，任事者亦必审慎而后进。相磨相激，自有一二非常之选，因时会构造而成。不必虑者三。

其致疑于国会者，或谓议员程度不一，言论易涉嚣张。比年争路争矿，迭肆要求，允之则政策益纷，抑之则风潮更烈，一虑也。

抑知士论沸腾，实多激于忧愤。与其强为遏制，徒滋事外猜疑，何若引就范围，俾知局中曲折。及其经验渐深，疑误尽解，尚望与政府相扶相励，力拯艰危。今世立宪较久之国，内阁国会往往少纷争而多匡正，其明验也。或谓国会有弹劾大臣之权，议员将挟持攻击，贤者避谤求去，不肖者转得结党自固，二虑也。

不知国会弹劾与台谏异。言官风闻人告，动机发自一人；议院据事直陈，同意必谋自多数。如果大臣当国，众望交孚，则数人对抗之私，何能敌全体舆论之公！黜陟进退，权操君上，宪法自有明文，国会何能干预。至论党派之发生，要以政见为标准，内阁政见与议院合，利用适资其交济；内阁政见与议院不合，全党岂听其转移乎。

或谓国会幼稚时代，仅有要求而无担负，财政问题仍难解

决，三虑也。不知国会初设，不必各谋财政之扩张，先求巩固财政之信用。议员来自田间，深知疾苦，果财政计尽，悉经协赞，蠲除扰累，力戒虚糜，人民已共谅政府之无他。迨至行政克坚民信，措施深入人心，议员目睹计臣挹注之穷，外累竞争之烈，凡各国通行之租赋，中朝未有之税章，未尝不可审势因时，徐图兴举。即欲广募国债，立应急需，恃此枢纽以为沟通，国民既休戚相关，何能置国难于不顾。日本国会未开，岁入岁出仅八万元。国会既开，不及廿载已逾六万万元。可为借证。以上阁、会利弊，均可无疑。而持议者犹谓军机处总持行政，略同内阁；资政院采集舆论，可代国会。此又不可不辨也。就军机处言之，枢部未能联合主义，难免背驰，且日赞万几，取决俄顷，合谋不及，详究为难。在昔制度因仍，尚可机宜应付，今则政务芟棘，愈觉筹措艰虞。时势厄之，焉可不变？就资政院言之，各国下院议员必由民选，所以重人民之责，立政府之监。今资政院议员，互选者由议局发生，与人民少直接关系；钦选者以朝官充任，与政府有统属嫌疑。藉为引导议院之机，自无不可；谓可替代国会之作用，而国会遂可迟设数年，则理解殊误。总之，阁会权责机关，不容假借。舍此则主脑不立，宪政别无着手之方；缺一则辅车无依，阁、会均有逾辙之害。程度不足，官与民共之，不相磨励虽百年亦所不进。法律难定，情与俗碍之，互为参考历数载可望实行。此非锡良等之私言，实天下臣民所公认也。

今日大患在于政务太芟，财用日绌。有内阁统一政策，国会始可酌盈济虚；有国会赞助，岁用、要政始不因噎废食。比者日俄协约成后，一举亡韩。列强均势政策，皆将一变方针，猛厉并进，时局危险已远过于德宗在位之日。缓无可缓，待无可待，此即阁会尅期成立，上下合力犹恐后时，奈何以区区数年限争持不决乎！

锡良等知而不言，无以对我皇上，更无以对我先帝。伏垦圣

明独断，亲简大臣，立即组织内阁，特颁明诏，定于一、二年内开设国会，敕宪政编查馆，剋期拟呈议院选举各法，钦定施行，宗社幸甚，生民幸甚。

再，此电由经羲主稿，与锡良等往复电商，询谋佥同，合并陈明，请代奏。锡良、瑞澂、袁树勋、松寿、赵尔巽、李经羲、广福、溥良、陈昭常、周树模、程德全、朱家宝、孙宝琦、丁宝铨、联魁、增韞、冯汝霖、杨文鼎、张鸣岐、庞鸿书谨肃”等语。不当之处敬祈指教。筱帅、固帅前电均表同情，究列台衔与否？务乞速示。松、信、恩三帅尚未赐复，亦祈即示。尊电均请于二十二日以前到滇，电奏定于二十三日晨拍发。事机迫切，不及从容熟商，诸求鉴。经羲。筱。

#### 18. 云南督帅李来电 九月二十二日

洪。銑电芻到。惠赐洞明时局，通达治体，悬拳和平，尤合会奏，极佩望。间迭接京外电，催速入告，因急草一稿，筱日通发，意与尊稿略同，计入鉴。顷得奉鄂十数省电，均认可，碍难改用，甚歉维谅。未协处仍希赐教。羲。莽。

#### 19. 天津督帅陈来电 九月二十二日

辰。顷电请军机处代奏文曰：“窃维时事艰难，日甚一日，朝廷宵旰忧劳，人民徬徨望治，实已迫于积薪厝火，不能稍安之势。近来各省士绅伏阙陈言，无不以内阁、国会同时并举为请，忠愚之忧，良可嘉佩。

惟夔龙以为国会与内阁双方并进，虽有辅车相依之象，然事有先后，必宜循序渐进，非以一蹴而成。日本明治维新号称锐进，而设立内阁和召集国会亦尚距数年。良以宪法成立，必须各项机关预备完全，人人知立宪之实质，然后国会召集，自收上下相维之效。现在，内阁未设，无行政统一机关；弼德院未设，无

要政顾问机关；审计院未立，无岁出岁入综核之机关；行政裁判院未成，无裁判行政争议之机关。举凡宪法上应有之预备未全设施，而欲内阁与国会同时并举，是不啻治丝而先使之棼也。为今之调停，于行政机关先求统一，俾责任属专，政见无从歧出。是内阁为行政枢纽，必宜先行组织，方足以策进行。既有内阁，一切宪政预备自可依次程功，一面选派通达治体之大员拟议宪法、议院法、选举法各草案，呈候钦定颁布。数年以后，各项机关完备，国会可一集而成，较之同时并进，其难易利钝何待烦言。

夔龙愚见，窃愿我皇上宸衷独断，明诏天下，先于明年设立责任内阁，将各项机关次第筹设。或虑国会未开，内阁疑有专擅，不知资政院已经成立，代议协赞之职已具规模，自可以资政院代举其职。俟宣统五年，资政院议员任满，彼时内阁早设三年，行政诸端均已从容整理，代议之职国民亦已熟悉，即以是年为国会召集之期，比较原定期限尚已缩短三年。如此一为转移，既收相辅为用之功，复免凌节措施之弊，实于大局裨益良多。管窥之见，是否有当，谨请代奏。”等语。特奏闻。龙。养。

## 20. 吉林抚台陈来电 九月二十四日

辰。仲帅主稿电奏，想已如期议发。顷读筱帅养电，于组织内阁缩短国会期限，具见斟酌审慎之宜，不胜佩仰。惟昭常尚有不能已于言者，谨陈述如下。阁、会所以必须同时成立理由，仲帅电屡言之。今筱帅欲先立内阁，缓开国会，而援日本为证。查国会之益，在能君民一心，上下一体；而速开之益，则在立拯危亡，与民更始。日本自尊王倒幕以后，民气业已激扬，民情亦均鼓舞，不必待国会成立，上下观感已交孚无间。虽经数年，于其图存图强之机尚无阻失。中国则上下睽离、民心涣散已非一日，正赖百方团结，始能一意进行。今复外界侵袭，朝野忧惧。趁此各虑覆亡之日，少有合谋巩固之心。若再迟疑不决，在政府不过

稍缓须臾，而国民则潜形解体。时机一失，事会难知，此尤不能不同时并举之切要关系也。

至筱帅电中所举弼德院等各种机关，以愚见论之，若事事求备，则三年犹恐多疏；若立意促行，则咄嗟亦可立办。即使备设，不妨以审计院附属于度支，行政裁判院暂领于内阁，均不难于阁会成立之后逐项分举，再谋完全，似可不必置虑。且愚见更有进者，内阁初立必有致疑于权势太重者。若总理大臣委蛇取容，则于国事何益。若稍有展布，则三年之中岂止谤书盈篋。吾国历史昭然可鉴。是国会一日不开，内阁仍一日不固。同人既疑于逼处，国人将议其专擅。无论当之者难得其人，亦何贵乎有此三年艰难无补之内阁哉！养电所云，以资政院代举国会之职，似已可为监督。惟资政院系上院，基础接近政府，监督性质殊不完全。且国会之为人民代表，本不能以一院成立。现即暂令代举，而以人民呼吁之私既难稍憩，国家危亡之局亦复奚补。天道人事，后起者胜；他国成例，毋庸过拘。愚意仍恳列帅主持，仲帅主稿，再申不必缓期之请，以慰海内翘望之殷。是否可行，立盼大教。惟时期已迫，不及详商，如各帅赞成或别有意见，即请迳电仲帅。是祈至禱。昭常。敬。

## 21. 云南督帅李来电 九月二十八日

辰。敬电谅达。海帅有电、雪帅宥电，均祇悉。简帅敬电昨始奉读，于国会不可迟设三年之理，驳论精切，佩甚。联奏尚未奉旨，此时似难续奏。惟时机急迫，间不容发，若朝旨一发，更难挽回。羲已于昨夜将简帅敬电略加修润，仍列前衔，急电枢府，请其决择主持，但不知有济否耳？事与前奏宗旨相符，且非续奏，故冒昧为之，诸祈鉴谅。至叩。羲。勤。

## 22. 盛京督帅锡来电 十月初一日

申。阁、会诸帅政见相同，闻政府尚待会议，倘定为宣统五年召集，一经宣布，碍难收回成命。仲帅准诸帅电嘱良主稿联奏，衡帅电尤痛切。大局安危所系，趁此未奉明诏之先，联电续陈较有效力，已于三十日夜会列台銜电奏。因时机迫急，不及往复电商，至深歉仄，诸乞鉴原。

奏稿录上，文曰：“锡良等前奏请设内阁、开国会以救危迫，近闻有主张仍欲先立内阁，迟至宣统五年乃行召集国会者。区区愚忱，窃抱过虑。说者谓日本维新亦先立内阁，后开国会，遂欲取以为法。不知日本改革幕府之后，长、萨二藩握权专政，其基未固，故专用压力缓开国会。而民间积愤不平，倒幕之声已闻于全国。幸政党人才继起，国会旋开，仅保未乱。此日之内容，固无可隐讳者也。今中国民气奋发，视日本当年不啻过之。而朝中大臣勋业才望，较之长、萨二党相去何如？岂可复袭其危险之政策哉！且国会既开，人心拥戴，皇室愈固，一切颠倒倾侧意外之变，无自而生。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自有上下相维之气象。若又迟以三年，则三年之内风潮万状，金壬之人皆欲趁此三年夤缘援结，以据要津。贪利之臣亦皆乘此三年黠货营私，以肥囊橐。失败之政仍归咎于君上，监督之力终难及于当权。朝廷宜防官邪，不宜徒防民气，正锡良等所谓内阁国会不能不同时并立者也。如谓机关未备，则凡弼德【院】、审计院、行政裁判院均有各国成案取以仿行，似非甚难。此次沮开国会者，或有献议之辈欲遏其后起而自居其功，故饰为进行有序之说，以惑上听，又必谓国会早开，则政府权柄将有不能完全之患以掇在位。不知宪法大纲业已规定，新学良士未尽登庸，朝廷一视大公，天下自无偏党。在位者不必亲，在野者不必疏，其崇戴我大清则一也。先后迟速之间，安危所系，谨披沥再陈，务乞宸衷独断，立颁明诏，

内阁、国会同时并举，以慰民望。不胜惶悚待命之至。谨请代奏。锡良、松寿、瑞澂、赵尔巽、袁树勋、溥良、陈昭常、周树模、程德全、朱家宝、孙宝琦、丁宝铨、联魁、增楹、冯汝骥、杨文鼎、庞鸿书。三十日谨叩。”乞察照。良。东。

23. 云南督帅李来电 十月初三日

东电悉。滇省绅民因羲已自奏，不再恳奏。各省代奏者闻亦有之。此时据情代奏，出自绅民之意，似无不可，仍祈我公卓夺。羲。江。

24. 云南督帅来电 十月初四日

洪。东电悉。联电稿并自奏稿即邮寄。闻此事二、三日内发表，有速立内阁缩短期限之说。并闻。羲。支。

25. 南京督帅张来电 十一月十四日

洪。瑞帅文电、锡帅元电均悉。立宪图强，私愿所喜。预备事宜提前促短，不难于推行，而难于无款。办公债以巩固财政，增税项以足国用，民人担负之责未定，腾挪补苴，固应立穷期限。督过仍属空谈，毫无实际，虽取现时内外行政、大小臣工一律更置，恐后之视今，依然如故。若一味以裁减为事，预算即能强合，无非削足为履，必至一步不可行而止。持议者苦鲜经验，恁理想而谋国是，赵括论兵可为借鉴。鄙意庶政待兴，根本要图首在财用。前经援实电奏，奉旨“交政务处，知道。钦此。”在案。愚昧之见，舍此别无良法。至于法制之规定，古今中外原无一成不易之事。英吉利为立宪最早之国，其间救敝补偏几经通变，甫于西历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以后，通国教育及民间识力足以监察议员、推广选举之权，阁、会办法始见完好。总之，君主立宪务以提定朝廷统治大权为确定主脑，通变达权尤以我国民情风



俗为不易范围，庶不至凿枘支离，致生意外。试观东西各国，其政治内容本不相沿袭。规之摹仿日本，恐难期收效也。是否？统候公酌，并乞随时见教，以匡不逮。用冀克衷一是，共支危局。无量企禱。骏。盐。

26. 武昌瑞莘、张坚帅来电 十一月十五日

辰。分年筹备，现奉旨饬宪政编查馆修正。惟分别缓急，恐或未筹全局，岐过鄂与激面商，应联名电馆以期协商。今由岐主稿，其文曰：“伏读初五上谕，以提前开设议院，特饬钧馆修正筹备清单，仰见朝廷励精图治之至意。窃维筹备事项必当以与开设议院系最切者为范围。尤当以官力民财所能办到者为标准，乃不至徒托空言。若将原定清单事事刻期奏效，恐严刑峻罚亦有所穷，搜括涂饰且以召乱。某等查案原定清单事宜，除已办者外，其为开设议院前必应办定者，惟宣布皇室大典及宪法，确定皇室经费，颁布议院选举法及各种法律，实行内外官制及文武官考试、任用、官俸各种章程，调查财政及户口，厘定税法及会计法，设立弼德【院】、审计院、行政审判院及各级审判厅等十六项。若教育自治，巡警户籍，此均莫究莫殫之事，无论开设议院以前以后，均应随时办理，断难计日程工。恭译谕旨，分别缩短之意，本已洞鉴，同时并举之为难。钧馆全局统筹，亦必以权衡至当，原无俟某等渎赞。惟某等方任疆圻，既有此知，未敢缄默，用特合词陈请，以备采择。再，审判一项，诚为开设议院前应办之事，但目下人才、财力均极消乏，若必悉照法院编制法，仍难办到。似应将级区域放大，权限加重，以期节费省官。是否有当，统乞示复。某等同肃。”特奉达。乞诸公如表同情，即祈电复，以便列名译发。鸣岐、瑞激。咸。

## 27. 盛京督帅来电 十一月十四日

辰。官制经各省电商，崇论闳议，皆足启发愚蒙。仲帅三级之说，已经多数赞成。此外，尚有各种问题未主定义者，谨陈固陋，以备采择。

一，督抚应否为国务大臣问题。今日督抚本带国务大臣性质，简帅直欲定为国务大臣，衡帅亦主与国务大臣分负其责，而湘帅、坚帅皆谓督抚必属地方行政长官，不入国务大臣之列。坚帅并谓督抚若仍非中央之官，筹于国会，如何负责？此论极为扼要。国务大臣必与国会筹待，且必与总理大臣同进退。若将各省议会变为国会性质，则一国中有十余国会，乃世界之所无。总理大臣进退之时，各部各省概须更动，亦觉政局变迁太大，将来政党激争，殊非国家之福。鄙意亦以督抚为地方行政长官，可无流弊。

二，司法权问题。坚帅谓必应属于中央。鄙意审判自系独立，若地方有司法行政事务，必于经费有关，督抚亦难放弃不理。

三，外交权问题。慕帅谓督抚对于外交负完全之责任；简帅谓一省外交，督抚得直接受君主之委任，行其职务；坚帅谓外交应集权中央；湘帅谓各省交涉皆系外人私相纠葛，将来法律改良，仍属内务行政。论甚精当，尽可分任交涉，此权似不必过于争执。

四，军事权问题。慕帅、简帅主张与外交同，而湘帅适与慕帅相反。坚帅谓各省所争非国防之新军，乃省防之巡防队；□帅、劬帅又与相反。鄙意直接受君主委任，几于元帅之权必难得请，谓省防无须新军亦未尽然。实则军权分训练、节制、调遣三种，训练可属于中央，所争者临时调遣耳。然平时不能节制，临时亦难调遣，似宜二权并索。如恐不见允，则不如中省仅言调遣，

边省兼言节制，否则督抚不能负封疆之责，无妨直截申明也。

五、各司主管事务应否直接京部问题。鄙意宪政馆奏定行政纲目分为四级，除地方自治不论外，直接官治应由京部自办，其余间接官治、地方官治二级，皆为外省之事。地方官治本为督抚专责，各司分任亦只直接督抚，无庸直接京部。间接官治乃京部委任地方办理，若委任者各司，则各司权责反在督抚之上，必非体制所宜。该委任者督抚，则督抚一人负责，更无庸各司直接京部。似此办法，似为可行。

六、各司应否由督抚酌荐问题。酌荐之说，倡于仲帅。欲改为预保，固帅谓宜预保资格，皆防政府之疑阻；湘帅谓各司既为督抚分负责任，则进退之权应归督抚。若与内阁共之，恐政出多门，事权不一，仍有隔阂牵制之弊。鄙意既定督抚为地方行政长官，则地方官治为督抚固有之责，间接官治为京部委任督抚附加之责，既有其责必有其权，中央筹于各省只用督抚一人，各司皆由其指名请简，庶能指臂相维。至预定资格，本有考试、任用章程，不必列于官制也。

七、府厅州县佐治员应否由府厅州县自酌问题。自酌之说，仲帅、简帅之意略同，朴帅谓宜经查核批准乃能委用，固帅谓宜严定资格。鄙意督抚之于中央，州县之于督抚，关系略同。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督抚只用州县一人，佐治官由有自解，但呈报加札，明其判任官而已。严定资格一层，与上同。

八、加重知府责任问题。此议倡于慕帅。而坚帅谓照此制度是省议会之下州县议会之上，尚须有府议会一级。论至精确。鄙意亦觉三级之说较为妥贴也。

九、僻远地方酌设巡道问题。坚帅谓巡道可非督抚辅助机关，不能地方行政官，盖亦因无议决机关与之对待也。鄙意甚表同情。

十、各司同署办事、州县直接督抚问题。倡于仲帅，而慕帅

謂其不便，簡帥意亦主督司均設獨立衙門。鄙意同署辦事亦有碍窒之處，惟改良組織，究比舊制為善。

十一，內廳問題。簡帥謂宜仿內閣制度，現設會議廳改置內廳，各司為省務大員，總督為長。凡屬一省大政，各司應列入內廳會議。鄙意各司上對京部，下對諮議局，既不與督撫同等負責，似不必仿內閣徒多形式。

十二，改清理財政局為審計局問題。此議倡于慕帥，極願贊成。

十三，差缺合并問題。此議倡于簡帥，極願贊成。惟變差為缺，似有未協，不如盡廢差缺之名，而但稱為職較為簡要。

十四，品、職分離問題。此議倡于簡帥，亦極贊成。但謂職从其品仍是不分。鄙意凡職只分權責大小，不分品級高低。如總督一品、巡撫二品之類概行刪除，惟八則各有定品，不以所任何職為別，亦不以任職為別。如日本之位號品低者可任高職，品高者可任低職，一以才望為主，始合分離之義。

以上各問題與仲帥倡議各節無異說者即為定議。第學質無似，特獻刍蕘，敬乞裁酌。諸帥其有教正之處，乞見示急電仲帥，仍乞仲帥從速擬稿，以便早日入告，實為大局之幸。良。元。

## 28. 西安撫帥來電 十一月十五日

洪。孫慕帥軫電，議請各部就主管各件，于資政院未決議之前，派員協商，隨時電查本省，以免將來窒碍難行。預算審查，尤須內外統籌，方可有濟。持論至為精當，深表同情。除電呈館交部鑒查外，謹此奉聞。壽。咸。

## 29. 武昌督帥來電 十一月十六日

辰。諸帥先後論官制電均悉。偉識至佩。今擬先定大綱，與仲帥三級之議略有引伸，現定稿電樞代奏。文曰：“竊維厘定直省

贵制，筹备定于今年，廷议如何，固难妄测。某等之愚，窃谓应以立宪政体与根据，参以国境〔际〕为解决。夫立宪之国当统一其行政，必集权于中央，二者不备，即非完全。欲言行政统一，则以尽裁督抚为正当办法。然我国地大物殊，交通阻滞，若将督抚尽行裁汰，揆时度势，实有不能，盖形势不便，地方行政尚难直接于中央也。固效法他国，今固非宜，因仍旧制尤为非计。则如何变通进行，如何逐渐推行，在官制未示厘定之初，自应仰乞先行钦定，统一完全之制度，期以若【干】年为限一律实行，则国基可以强固，庶政可以日兴。

某等统筹各省似应分为三等；如距京最近之直隶一省似可试裁总督之缺，以民政司直接辖于中央，行政、外交、教育、实业亦直辖于各部，并请责成任事各员，全力以为各督之模范。行之有效再推行于距京较远之省分。其次为腹地各省，则裁督留抚或改督为抚。但当划清中央与地方行政之权限，使其负完全之责任。又次为边地各省，则参照各国属地总督之制，仍设总督，为职当较专界权当较重，而一切佐治各官，当以府、厅、州、县直接于督抚。除司法独立外，其余司道当如部中各司之长，分事负责，一省行政之得失，悉责任于督抚。如此办法虽分三等，而以统一行政为指归。值十余年后，全国交通便利，国境以内行政敏活，中央集权机关□足，其时，腹地各省巡抚既尽裁，边地各省督抚亦可量裁并，则行政经费可省十倍于今日，立宪政体庶可称完全。但兹事体大，应请我皇上广集贤能，悉以筹论定议之后，诏示天下，所有逐渐推行之条目一同宣示。务使溥海臣民通晓此意，则政本以立，纲纪肃然，立宪之盛可长万祀。

某等世荷国恩，复膺疆寄，同抱统一立宪之希望。今者竭其愚忱而言官制，断不能徒为督抚自信之计，有以上误君国。用陈枵味，伏乞圣裁。敢乞飭下会议政务处、宪政编查馆核议施行。无任惶悚。请代奏”云。谨奉削定，事关经制问题，切勿吝教，

如願聯名入告，并盼復。遵此電擬仍推清帥領銜，并聞。瑞澂。銑。

### 30. 南京督帥來電 十一月十七日

洪。堅帥、萃帥咸電敬悉。籌備縮短事，□見多□，虽加刪節，終虞不給，財政難支尤屬最要問題，人駿前經電奏陳明在案。

承示聯名電館，葶籌周密，甚表同情。惟審判一項，目下各項機關急切未備，司法警察未辦，戶籍未明，舍州縣原有差役，无从逮捕拘傳。我國向章：丞簿以下不准受詞，赴訴有罰，無論事之大小均由州縣起訴。審廳分級起訴，限定等差，誠恐小民无知，動多抵触，豪猾奸胥愚弄誇張。辯護士无相當資格，閭閻不識法律，易滋抑袒之弊，民不堪苦。鄙意擬先就省會大鎮試辦，樹立模範。各屬州縣，每城設一審判廳，分立四庭以公預審。一庭屬於地方，以二庭屬於初級。凡控案仍由州縣受詞，即日送交該庭核明，應拘傳逮捕，即會出簽票。原被告征到案，由廳分別訊辦，迨自申報司法上官。案中曲直，牧令不得過問亦不負責，以符獨立法意。似此可為牧令省廳訟之勞，騰出時間，窮神致力於應辦之事。審判廳略如發審局，而法權加重，司法內之行政亦可免隔閡窒碍。是否之處，統乞酌采，并乞挈銜為荷。駿。篠。

### 31. 雲南督帥來電 十一月十七日

辰。咸電悉。籌備提前，万不能行！義正與諸帥計議，如定有奏稿，当即奉聞。義意仍歸重先定官制，速開內閣。其餘籌備，除應訂法典外，望須于官制定、內閣立后議之。此時侍館部分別緩急，各自為謀，終難妥決；疆吏亦无从奉行。諸帥意不從同，即作罷論。若允聯名奏，均須拚受嚴譴，不得請不止。屆時行止，請公妥酌，敬以預聞。張鎮事已敬悉。義。十七日。

## 32. 安庆朱经帅来电

十一月十七日

辰。宝于十七日电，请军机处代奏。文曰：“伏读迭次谕旨，定于宣统五年开设议院，飭令京外各衙门将筹备事宜提前赶办；复飭宪政编查馆修正筹备清单，奏明办理。仰见朝廷励行宪政之至意，悚悚莫名。

窃维宪政为万事权舆，阁会尤为宪政根本，故筹备事项宜以直接关乎阁、会者提前，间接关乎阁、会者自可稍缓。且万事非财莫理，宪政通例，国费须由议院赞成，当议院未开之际，当难以义务责诸国民。而九年筹备清单，如审判、巡警、教育、实业诸端，需款甚多，非一时所能办到。前奉谕旨飭将御史赵炳麟确定行政经费及前湖北布政使王乃徵酌分筹备缓急两折商并详议具奏。□□□各司道详报集年筹备行政经费，自宣统三年至宣统八年，审判一项需款九百余万两，巡警一项需款二千九百余万两，教育一项需款一千四百余万两，实业一项需款五百余万两，而筹备自治、调查户口及各项筹备经费尚难预计，统计不下七千余万两。今国会期限短，若事事求其完备，势必以六年分筹之数责之二年，则每年应增数千万方能敷用。而岁入只有此数，民仍担负，骤难增加。以有限之财，使无穷之用，不但官吏疲于徒手，因竭蹶而贻误要政，尤恐闾阎苦于剥肤，因诛求而致酿乱机。

查单开各政，多系国会既开以后应有之问题，非尽国会未开以前必要之事项。伏思所谓‘必要之事项’者，如纂拟宪法及拟计议院选举各案也，组织内阁改定官制也，调查户口筹办自治也，清理财政划分国家税、地方税也。此其拳拳大者，并力精进，两年之内或以粗备规模。迨至国会既开，士民因权利而生义务，一分大政，自可以量入为出者逐渐扩张。请飭下宪政编查馆遵照谕旨中‘通盘筹划’一语，审量国力，分别最要次要为修正凭单之标准，力决简单，不必遽期完备。奏定后，通飭京外各衙门一律遵

办，俾筹备各事，一一求其可行，斯一一能有实效，于宪政前途应有裨益。家宝待罪□疆，忧心时局，谨抒管蠡之见，上备葑菲之采，伏乞圣鉴”等因。乞赐教是荷。宝。篠。

### 33. 吉林陈简帅来电 十一月十八日

辰。慕帅轸电、清帅铤电、□帅感电均谨悉。资政院删减预算，度支部既表同情，馆处自难为力。鄙意不如迳电资政院，请其飭知预算审查股员，如有疑难，务必分别电询，藉资接洽。惟清帅铤电“应负责成”一语，亦题中应有之意，亦分别电达。

电院文曰：“吉林财政向极紊乱，自改行省，迭次整顿赋税，始有岁入可指；复迭次裁并局所，清理规费，始有岁出可指。近年行政经费逐岁骤增，亦已十分竭蹶，本届三年预算又经度部易减，明年能否支持，当难逆料。闻贵院现正审查预算，酌盈济虚，必有弥意，希飭知。审查预算股员如对于吉林省预算有所疑难，请分别电询，自当列举实情，藉备参考。财政关行政命脉，当此整理伊始，如能内外相维，呵成一气，既省争执之劳，并混从违之迹，谅贵院亦必弥表同情也。”电部处文曰：“资政院现正审查预算，未与各省接洽，一经议决从违两难，伏乞钧处大部竭力维持，俾免隔阂，不胜盼祷”等语。

请查照尊处，能各就情形电院力争较为有力。昭常。巧。

### 34. 南昌冯星帅来电 十一月十八日

辰。清帅元电敬悉。仲帅三级之说，前电已表同情。此外，督抚权限问题，鄙意宜择其重要者言之。如司法权内之“就地正法”四字，军事权内“节制、调遣”两层，皆国之安危所系，督抚既负其责，不能不争；余如以督抚为行政长官，各司等均直接京部，清帅所论，与鄙意略同，亦应直截声明，以免办事窒碍。至各司由督抚酌荐、佐治员由府厅州县自酌、品职分离各节，恐



启党援躁进之路，断非中央所能认可；财政局名目并无流弊，似宜置之勿论。仲帅主稿如荷俯采鄙见，删此三条，仍乞掣衔入告。驛。篠。

### 35. 安庆朱经帅来电 十一月十九日

辰。宝前电奏，刻奉旨：“朱家宝电奏‘宪政编查馆审量国力，分别最次要为修正标准。’”等语，着宪政编查馆知道。欽此。”等因。请查照。宝。效。

### 36. 安庆朱经帅来电 十一月十九日

辰。莘帅铤电，各省官制拟逐渐推行，以期达统一目的，夙筹极佩。惟今日区分各省等级恐难支配适合。以形势论，东三省、甘、新固边要，然蜀、晋、直、陕亦播藩部；滇、桂固边要，然粤、闽、浙、苏、齐均负海防；可称腹里者，仅豫、楚、湘、黔、赣、皖六省耳。以交通论，畿辅诚近天子之光，然开封、武昌、太原刻已朝发夕至，等次颇费斟酌。且各省之制不一，则京部之监督考核尤苦参差。鄙意以为如欲集权中央，自当以各司直接京部，惟迳裁督抚，时势骤难实行，则莫若就国境情形为解决。仲帅三级之说，树义颇坚，何去何从，似仍各省一律之为当也。区区管蠡。敬乞教正是禱。宝。效。

### 37. 南京张安帅来电 十一月十九日

洪。莘帅铤电敬悉。夙筹甚佩。此事昨准清帅元电所论各节，已表同情，并略参未议，请公酌定稿，掣衔陈奏。鄙意君主立宪，集权中央，不易之论。若言行政有一事始属地方，而驯至解决于中央者；假如因教案而酿成交涉，有一事属地方而必待厘定于中央者；假如议办各省单行章程而牵涉于部章通例，势不能不由内外共负责任权限之际，似难清划。三权独立，核立法、司

法、行政而言：立法属于议院，候裁可于朝廷；司法属于法部、大理院，赦免勾决恩威仍出自上，固也。行政范围并包度支、民政、提学、警察、劝业各司道执掌，舍此似更无其余。司道二字是否有误？至裁撤督抚，即近畿似亦骤难办到。查美国制度系属共和，视帝国立宪宗旨截然不同，其疆宇广大，则异于欧洲各国，而有似乎我国分省而治，亦设有督抚之相当官，各治所辖，不听转移于内阁之更迭，以补内阁倾倒一摇百动之弊。一摇百动之，足以紊乱治安秩序。清帅元电第一节，虑之甚详，极所赞成。

骏窃设厘定官制主义，要以于中央立统治之机关，奉朝命以阁令行之；以各省立分治之机关，督抚奉朝命以省令行之。内阁辅弼皇上，有监察督抚之权责。盖各省之大，必有长官，以普通行政权总于上，各司以分立行政权举其职；地方官以普通行政权承于下，受议事会之协赞，而实见施行。居中职之事宜达于下，有其总汇行于上，溥其会通，方不至抵触枝梧，隔阂窒碍。愚昧之见，不敢谓然，兹事体大，不厌求详。爰贡区区，统乞赐察见教为禱。骏。皓。

### 38. 吉林陈简帅来电 十一月十九日

辰。清帅元电敬悉。外官制经各帅往复讨论，清帅复综合大成，论议渐有归宿。惟敝处前电拟议各节，仅列条目，未详理论。续奉固帅敬电，亦仅就质难各条分别答复，又未通电各帅，尚有余意未伸。谨就清帅敬电目款条列大凡，藉备采择。

一，督抚应否争国务大臣问题。鄙意中国地方自治行政，由厅、州、县上溯自府而止。省之一级为我国一种特别阶制，其趋势已入国家行政范围。总省政者为督抚，故督抚职权实含有国务性质。敝处前复固帅敬电，引伸职权之意：（一）关于国家根本问题。内阁应令总督预议，得其承诺，列入副署，连带负其责任；

(二)关于全国或数省重要问题。内阁应通知总督，令其条议，不必得其承诺，亦不副署负责；(三)君主视为重要事件，得特调总督列入阁议，或本省重要事件，总督亦得自请入阁会议，仍应副署负责。此就权责言之也。若列之国务大臣，究系分属部分，未能遽语完全，亦仅兼含职权，不能标立名位。本此立意，各帅所疑议会对待问题，内阁联属解职问题，既难由此发生，似可无庸置虑。

二，司法权问题。清帅所论极应赞成。

三、四外交、军事权问题。敝处前电由君主委任一说，盖以外交、军事本系君主特权，固当专属中央，交涉裁司设处即是此意。所谓委任者，本含有可委任或仅委任一部分两层，与清帅所论军事兼索节制、调遣两权之意正同。事非总督本有职权，不经委任，未擅执行也。

五，各事主管事务应否直接京部问题。

六，各司应否由督抚解荐问题。

七，府、厅、州、县佐治员应否自酌问题。

八，加重知府问题。清帅所论均极精辟，谨当赞同。

九，僻远地方酌设巡道问题，清帅所论不能作为地方行政官，自系确论。惟巡道所有职权，事事均直接地方，既无统驭之权，虑有阻滞之弊。敝处乃拟由督抚临时委任知府。固帅敬电由总督直接命令各属行之，均系补救之法，似巡道一官仍可不设。

十，各司同署办事、州县直接督抚问题。此制东省行之未久，盖由经验所得，故敝处前电仍主各司独立衙门。

十一，内厅问题。鄙意一省政务，各司既分事负责，自不能无集合机关为之纲领，且拟设之四局两种，两种委员直隶总督，而事联属各司，于合中求分，所以专责成也；于分中求合，所以谋统一也。敝处拟废东省现行之公厅，希设内厅为督司联属枢纽，与会议厅用意正同，而規制较为纯简，似内厅仍宜专设。

十二，改清理财政局为审计局问题。定名校正，自当赞成。

十三，差缺合并问题。清帅议尽废差缺之名，均称为职，较敝处前电改差为缺之义更属圆满。

十四，品、职分离问题，清帅所论各节，极表同情。

以上各问题，鄙见所及与各帅辩论各端同者什八，异者什二。经制所关，不嫌求备；敢爰斯意，再贡所怀。正译发间，复奉莘帅铣电，拟答具详前文。又奉仲帅篠电，所论修正清单须待之内阁令负责任，极佩卓识。正不宜以篠日谕旨即存畛域，官制从上中两等人奏，尤表同情。时机已迫，枢馆既少成谋，院议亦乏远识。固国权，定大计，疆臣亦有其责，祸福利害，非所计也。昭常。效。

### 39. 南京张安帅来电 十一月十九日

清帅元电悉。以督抚为行政长官自属正论，审判独立原为防行政官权武断。孟子言，臬陶为士，本以执法，不挠为主。行政官与地方议会，期于融洽办事，恐议员中或有父兄子弟戚友牵连讼事，因行法伤及感情，遇事协议不无疑阻。当人民教育未普公明，监察议员识力未定之时，此端更应虑及，仍以司法、行政各务直接中央为是。特律师临审，各项机关程度均未完备，户籍不清，愚民可侮，种种流弊，尤应设法严防。廷尉天下之平纯，恃中央执法，外交权之在，各国友邦驻使均集都城，交涉大权悉操君主，事势使然。各国与各国领事假以裁判权，各埠租界假以警察权，至教士、洋商皆在治外交涉权而不得即达外，厅州县亦有时不能无直接与外人商办交涉之事。集权中央，应俟收回治外法权方能办到。军事一节，目下警察未尽推行，保卫地方得力全恃防营，乡团有名无实，非如他国有民兵之可调，似巡防各营刻下实万难裁改。新军则统治朝廷，遇有必须调用之时，请旨办理。俟警察普及，成效卓著，再将防营次第裁减。

各司主管直接间接之分别，查旧制，藩、臬各司本可专摺奏事，京内部院对于外司亦得考核撤参，督抚本属长官，自有监察之责任。政务自应汇总于督抚，并受考成于部，亦理之常，间接直接可无争执。至各司之酌荐进退，督抚本有举劾之权，事出秉公，朝廷向以疆吏之言为重，似可仍存向章。以内阁辅弼君主，监视督抚，特无过举为准驳预夺之。准州县自酌佐治员、知府改为三级，治僻远设巡道，组织各司同署办事，内厅不必模仿内阁，清理财政局改为审计局诸端，均表同意。差缺合并改称为职，无甚出入。品职分离，在我国官制，品系于官，官系于守，似与日本之位号不同。才望为主，恐开标榜之风。破格录用，应属朝廷特权。悬为定例，窃虑未妥。统乞公酌、赐教为禱。骏效。

#### 40. 杭州增固帅来电 十一月二十一日

洪。敝处巧日复星帅铣电文曰：“大稿谓统一行政必集权中央，因以裁督抚为极端主义，持论正大，甚佩远图。惟有不得不献疑者两端：中国省制，实为间接官治，因地广民众而设，与日本府县绝不相同。省制一日不废，督抚一日不能裁。各司为事类行政官，而督抚与府、厅、州、县为区域行政官；区域包含各项事类，一省之大不能不设一总机关，以期统筹全局。若以各司直接各部，恐部中无此大意包举，局势散漫，呼应不灵，各司意见未融，中央亦鞭长莫及。刍蕘之见，敬乞裁酌”等语。请诸帅见教，谨奉阅。增楹。马。

#### 41. 南昌冯星帅来电 十一月二十五日

辰。现奉电旨，冯汝骥电：“江西财才不敷，请飭宪政编查馆，将修正清单择要提前赶办，并各部院主管事项，认定先后缓急，总以地方财力能否胜任为断等语，着宪政编查馆知道。钦

此。”电奏如下：

“伏读□次谕旨，准予宣统五年召集国会，预即组织内阁，飭令京外各衙门，将提前赶办事项通盘筹算，分别最要次要，请旨办理，并飭宪政编查馆修正筹备清单各等因。仰见朝廷推行宪政，通变制宜，莫名□感。汝巽忝膺疆寄，凡地方一切筹备事宜，责无旁贷，自当凜遵谕旨，切实统筹。

窃念财政问题为万事根本，以各省预算案业经度支部核定奏陈，全国财力只有此数。但就现行筹备而言，每年已不敷七千八百万两之巨，若更缩短期限，欲于宪政国会以前遽求完备，虽合并三年之岁入，以应一年之岁出，亦属不敷。欲增加人民担负，则恐以国会已开为借口之词，倘任令官吏诛求，则必致宪政前途贻无穷之累。夙夜焦思，罔知所措，拟请飭下宪政编查馆，此次修正清单，择其与国会直接关系者，如编订各项法制类，一律提前赶办。其各部、院主管事项，亦应通力合筹，使各部、院认定何者宜先宜急，何者可后可缓，总以度审地方财力能否胜任为断。尔后各主管衙门责任可以加严，功效可以易实，庶无粉饰操切之弊。是否有当，伏候圣裁。”并闻。巽。宥。

#### 42. 云南李仲帅来电 十一月二十八日

辰。敬电悉，尊论甚佩。官制最重要，非添派外官协议，即应于起草后交签。官制不定，内阁难立。定而不妥，权责不明，政纲仍难确立，于进行宪政有损无益也。拟创一稿，乞诸公教正，因病停辍，今时机已迫，力疾成之，恐亦无当万一也。羲。二十八。

#### 43. 云南督帅李来电 十二月初二日

辰。官制事经诸帅讨论，至为详悉，承委起草，不敢再辞。惟因节目多有异同，取决颇难，未敢著笔。现在时机已迫，若因

商决迟误，转失初意，谨照莘帅、雪帅先定大纲，不急要者暂付缺如之旨，勉成一稿。词意未当，谨奉削定，如无异议，即请迅电清帅掣衔入告。诸帅各有增改之处，亦请迅电清帅酌定。事难延缓，拟请清帅于初十日以前核发。

文曰：恭读上谕，前经降旨飭令宪政编查馆修正筹备清单，着即迅速拟定，并将内阁官制一律详慎纂拟具奏等因，钦此。伏思修正清单，要旨期于能实行，顾清单能否实行，视修正者能否负责为准。今宪政编查馆既不能以内阁负实行之责，他日内阁成立，亦不能代馆臣负修正之责。是内阁一日不成，即修正一日无效。皇上洞鉴及此，特飭同时拟订内阁官制，俾内阁得及早观成。圣谟周详，曷胜钦仰。惟某等窃以为内阁所负之责任乃全国责任，非仅中央责任也。然则内阁官制，微特不能与各部分而为二，且不能与外省各别独立。就今日情形而论，中央官制之厘定尚不其难，所难者内外关系之间耳。

吾国地大俗殊，交通阻滞，各省制度既不能效联邦组织，复不能如日本现制，以州县直接中央。似宜内外统筹分为三级：第一级为内阁与各部，其权责在计划国务，统一政纲；第二级为督抚，其权责在秉承内阁计划，主决本省行政事务；第三级为府厅、州、县，各治一邑，不相统辖，其权责在秉承督抚命令，整理本属行政。省制略如阁制。裁道设司以补助督抚，各就其主管事务，筹于督抚负责；边要地方酌设巡道，注重巡察，为督抚考核属吏特别指挥之补助，不委以专管事务。督抚虽非国务大臣，而一省行政得失既已专于内阁完全负责，则各司宜由督抚指名请简。府、厅、州、县之进退，决于督抚。各就事之繁简，酌设佐治员，由其自酌，呈核督抚加札委。而各司、府、厅、州、县及佐治员之资格，皆先行规定，由保荐者负其责成。三级大纲既定，则内外事务界限自不难准其权责量为区分。改制试办之初，凡关于行政一切章制，大纲已定，权责自属。至于条目，似不宜过于细密，预留行政伸

缩之地，以收随时修补之宜，乃于法理事实两无窒碍。其中惟外交，军事两端，易滋纷议。然京部既负有通筹国务权职，督抚定为地方行政长官，则涉外事件其纯系乎外人私权上之利益，固为该管督抚之责；其关乎国权及因私权上利益而涉及国权者，应由京部主决负责。如京部因办事上利便，指定事件，委托督抚，亦应于委托一部分对部负责。至于各省巡防军队，专为弹压内乱、缉捕土匪而设，类于地方巡警之职务。目下内治未完，乱萌时见，巡防队只能整顿改良，骤难大为裁减。将来体察情形，地方巡警推广，果收实效，防军自可渐裁，移饷需以办巡警，是日前防军实所以代地方巡警之用，与新军目的注重国防，其中自有判别。故防军权责宜专归督抚。新军权责可直接中央。惟督抚对于新军亦宜仍带兼衔，俾得节制调遣，以备变起非常，因机应付。否则临时请命中央，诸多窒碍。封疆之责，督抚实难担任。此外，边地各有措施，控制情事不同，政策自难齐一，宜参取各国属地总督之制，特别组织外交、军事、财政、司法之权，均宜比较腹地，酌量加重。而关于国家计划，仍受成于中央。如此办法，庶可期行政统一，权责分明，一扫从前疲痿隔阂、延宕牵制之弊。

至于详明条目，头绪纷繁，欲求京外推行无碍，非有久任封疆通达治体之员协同纂拟，恐难悉臻完善。应恳皇上钦派督抚数员，协定行政官制，尅期入京，悉心会议，庶几内外关系之难，得藉此以通解决。一俟纂拟告成，奏请裁可颁行。即同时简任总理，组织内阁；责成阁臣首先统筹财政，准量盈虚，应修正清单。未经修正以前，除各项法典仍赶速编订外，其实行事件暂以原案为准。已办者整理勿堕，未办者量力而进，免致贤愚俱穷，内外交困。某等方受国恩，忝膺疆寄，事关经制，不敢缄默坐误。往复电商，意见相同，用竭愚昧，伏候圣明裁择。请代奏。”等语。 義。冬。



#### 44. 开封抚帅宝来电 十二月初四日

辰。幸帅铣电暨列帅电示，均诵悉。鄙意中国地广民众，交通未便，实不宜于简单之地方制度。幸帅裁督抚之意，重在集权中央，力求机关敏捷，就中得失，固帅马电已经道及。

至督抚兼带国务与从前会议政务大臣者相近，中国内阁甫建，诸事正须内外协商，于事甚属有裨。第阁、会对立，万一内阁有解散之时，督抚既系副署，自应同齐解职，政局恐益形扰乱。仲帅之说，自无可议。惟院司同署办公，既无许大公廨，东省行之，闻亦颇有窒碍。查近日司、道虽亦为府、厅、州、县长官，然进退黜陟则仍由督抚操之。本系辅助督抚行政性质，第一面直接中央，一面秉承督抚，则权限裁抑，方能同辅助之实耳。府、州、县同为一级机关，可期敏捷。然就现时而论，专恃督抚各司考查耳目，实苦难周。慕帅上年疏论地方行政宜加重知府职权，其说虽与立宪国官制未尽吻合，然当此过渡时代，却甚适用。刻拟疏陈管蠡坐督之见，尚希电教为幸。菜。支。

#### 45. 南京张安帅来电 十二月初六日

辰。仲帅冬电敬悉，伟论甚佩。改定官制，要在执简御繁，收上下相维之效，去内外隔阂之嫌。我国相沿之政教，万殊之习俗，体察支配期于完善，决非咄咄可以立办。留伸缩地步，以待修补，派经验疆吏以谋协订，洵为确论。鄙意从同，仍乞公酌，益赐掣衔为荷。骏。鱼。

#### 46. 盛京督帅来电 十二月初八日

辰。官制电大稿，衡帅谓派疆臣一节，恐内阁之设，藉此延缓，所虑亦是。因借易数语：‘大纲已定，权责自明’二句，遵□帅微电之意，将此数语删去；‘指明请简’四字，遵雪帅微电、朴

帥歌電之意，改為‘保薦’。因時日已促，不及再商，已于今日譯發。僭妄之處，諸乞見諒。原稿云云<sup>①</sup>。錫良、張人駿、瑞澂、李經羲、松壽、張鳴岐、程德全、朱家寶、孫寶琦、丁寶銓、增韞、沈秉堃、鹿鴻書、陳昭常、周樹模叩。庚。乞查照。良。庚。

#### 47. 北京樞府來電 十二月初十日

洪。奉旨。錫良等電奏厘定官制，宜內外統籌分為三級，及現有巡防軍隊斷難裁減等語，着該衙門知道。欽此。樞。蒸。

#### 48. 雲南督帥來電 十二月初十日

辰。歌電敬悉。各省復電，詞句小有斟酌，均允贊同列銜。彼帥意亦許可，惟電稱目前另奏在先，義推清帥定稿。尊教皆已電東清帥，尚未譯發，未知同意與否？鄙見果欲督撫對內閣負責任，恐非奏保清、簡不可。此節內意固未必允從，若因此生疑，致碍全體，似可不慮。義無成見，惟乞公酌。義。蒸。

#### 49. 廣東督帥來電 十二月十一日

辰。前准度支部電令：“各省劃分國家稅、地方稅，年內列表送部核辦”等因。岐以為租稅之等級與行政區劃之等級，實為一正比例。現在外官制已由各省聯銜電奏請分為二級：督撫為一級，主本省行政事務；府、廳、州、縣為一級，各治一邑，不相統轄。奏定之地方自治章程，則府、廳、州、縣以下，尚有城、鎮、鄉一級，是將來地方行政應以省為一級，府、廳、州、縣為一級，城、鎮、鄉為一級。有一級之行政即應有一級之稅。一省共同之事，當以省稅支辦之；一府、廳、州、縣共同之事，當以府、廳、州、縣稅支辦之；城、鎮、鄉共同之事，當以城、鎮、鄉稅支辦之。界限分明，各就其財力之盈虛以為三級辦事之

<sup>①</sup> 即李經羲各電內容。

标准。故以此项划分税项，不特国家税与地方税在所宜分，即地方税一部亦应区分等级。若但浑言之曰地方税，则将来地方所定之三级财政，界限不明，行政必受牵掣。鄙意拟联合各省电商大部。此次区分税项，凡各省预算册内各种税捐，应归地方税者，均就其征收之主体，参酌本款之性质，分为省税，府、厅、州、县税，城、镇、乡税三种。将来大部厘定税法，即以此为标准，似与将来地方行政不无裨益。特奉商乞教，诸公以为然耶？即祈清帅主稿，会衔电部。岐叩。真。

#### 50. 天津督帅来电 十二月十三日

辰。此次资政院审察各省预算，未经协商，任意删减，实有碍难照办之处。昨经龙电商政务处，力争主持。顷闻院奏，已送处会划，有“由处分电各省接洽”之说。鄙意俟奉电后，除督抚公费按照清理财政章程应俟政务处核定外，其行政各项经费暨司道公费并各署科长科员薪俸，均应各就地方情形，陈述理由，电请政务处核办。财用为行政命脉，预算为财政机关。创办伊始，尚无成式可循，若不详计熟处，恐情形隔阂，自受其缚，实于各省用人行政至有关系。诸帅蒞划周详，必早见及，用特密布所闻，即乞察核。龙。覃。

#### 51. 南京督帅来电 十二月十三日

坚帅真电悉，筹策甚佩。查钦定行政纲目财政事务分配表，原分直接官治、间接官治、地方官治、地方自治四级事务，以是区别支款，即因为清划城、镇、乡一级自属自治范围。联衔电部，即请清帅主稿办理。骏。元。

#### 52. 苏州抚帅来电 十二月十四日

坚帅真电谓，租税等级与行政区划等级实为一正比例。斯语最

为精当，佩仰之至。惟全尚有疑，真电所持比例之说甚确，而其解释则似与比例有违，用敢读陈臆见，恭候卓裁。

查府、厅、州、县自治第三条似只能纳城、镇、乡于府、厅、州、县之中，不能别府、厅、州、县于城、镇、乡之外。盖所谓城、镇、乡者即府、厅、州县之城、镇、乡，名义虽殊，地方则一，故城、镇、乡之人民之负担，即府、厅、州、县之人民之负担。且地方行政是官治也。上级自治虽含有半官治之性质，而城、镇、乡则是纯粹之下级自治。真电谓地方行政，城、镇、乡为一级，似与行政法有相抵之处。此宜推究者一也。新官制既经联奏分为三级，未便于税法上更加入一级一名称，真电添入城、镇、乡一级，似与官制有不符之处。此宜推究者二也。中国财政紊乱由来已久，目前办法全在支配得宜，若拘引他国法理，牵就本款性质，必不免此纯彼赢之病。且城、镇、乡下级团体财力不均，倘过为区分，则贫瘠之区必将无事可办。真电谓城、镇、乡为一级，即应有一级之税，似与实际上有难行之处。此宜推究者三也。况级数太多，分晰过甚，势必城、镇、乡之下再有分区税，终觉琐碎。无论民力不能胜此数重之担负，且征收手续亦嫌复杂。真电谓某处共同之事即以某处支办，似与推行有未便之处。此宜推究者四也。

总之，坚帅比例之说，最为确当。行政统系与租税担负，其制相接，其理相通。况行政纲目，官制有直接间接之不同；地方有官治自治之不同。现定税法似宜以行政纲目为标准，先行国家地方两级。地方税中又分治自治两种，似须支配得宜，即属恰当适用。辱承下问，推究不厌其详，仍候裁酌赐教为幸。全。寒。

### 53. 四川督帅来电 十二月十五日

坚帅谓地方税应分三级，至为精确，惟须先将国家、地方两大部划定，再就地方一部各按本省情形，细为区分较为确当。盖

标准未立，节目自难以预定也。仍乞公酌汇办。巽。咸。

#### 54. 云南督帅来电 十二月十五日

辰。坚帅真电悉。地方税分为三级，以各级之税办各级之事，息争端而期发达，伟论至佩。惟现当过渡时代，一省共同之事专仰给予省税，已属为难。至府、厅、州、县往往合全属之款办全属之事，实包括城、镇、乡税在内。若由部遽为区分，转恐彼此争执，款散而事即废。就滇省而论，不惟省税、府、厅、州、县税，城、镇、乡税不能分级自顾，即国家行政、地方行政亦难严立界限，分税支办。愚意电部文中宜谓地方税本应分三级，惟大部只宜定明三级之别。至各省现征地方税，某项应归某级，宜各省酌量情形，先就分级后力能自顾之处，分别厘定；其必须合力始能办事者，暂不急于划分，庶免事实上别生窒碍。鄙见未审当否，恳清帅酌核主稿。如定电部，祈列贱名。羲。删。

#### 55. 济南抚帅来电 十二月十六日

辰。坚帅真电谓设地方税宜区三级，雪帅谓立级太多未免繁琐，甚表同情。查城、镇、乡自治经费，照章系公款、公产、公益捐罚三种，原与税则两不相混。鄙意本省官治行政经费，按二级征税已敷分配。自治行政经费，任可听各属酌量民力自由抽捐，无庸比附税则，庶于官制既不违背，而实际上亦较便利。是否适用，仍候卓裁见教为幸。琦。铎。

#### 56. 直隶抚帅来电 十二月十七日

辰。前闻预算案，政务处拟分电各省接洽，兹闻此议已未必实行。惟财政为行政根本，似宜各就本省情形，分别电商。即使未能照改，亦可为将来预占地步。敝处昨已将直省情形，切实电处。敬以密闻，请裁酌办理。龙。篠。

57. 苏州抚帅来电 十二月十八日

辰。税法一事，安帅、仲帅、次帅、慕帅电均谓，国家用款与地方用款，经纬万端，酌剂盈虚，势难预定。而收税之法，愈简单愈便利。全寒电所嫌词费，兹拟酌情办理：税法只分国家、地方二级。国家税收入，由中央支配；地方税收入，由督抚支配，地方用途，或省、或府、厅、州、县、城、镇、乡均在支配范围之内，不必多为分级数，较为简捷。公裁何如？全。嘯。

58. 武昌督帅来电 十二月十八日

辰。地方税划分三级一事，仲帅删电谓，现当过渡时代，一省公共之事，仰给于省税，合全属之款，办全属之事，实包括府、厅、州、县税城、镇、乡税在内。若遽区转，恐彼此争执，款散而事务废。筹虑甚为周详。雪帅寒电所论四端，尤极精当，莫名佩服。总之，中国税款向来区分。然当改革之际，似宜先将国家、地方两税划定，徐图分别等级，较有次序。次帅咸电与鄙人具有同情，仍希公酌汇办，期臻妥协。激。嘯。

59. 广东督帅来电 十二月十八日

筱帅篠电奉悉，极佩荦筹。此次资政院任意预算，并未与外省协商，窒碍必多，关系甚大，断难承认。敝处已将东省预算万难再减情形，切实电处，请其主持。诸帅是否一律？电陈，并乞示复。岐。巧。

60. 苏州抚帅来电 十二月十九日

辰。筱帅篠电敬悉，荦筹至佩。资政院核减预算，未与外省力商，种种窒碍自在意中。惟全愚见，财政困难于今为极，内外上下，宜以诚应，宜以理商。若意在撙节，外省无不乐于赞成之

理。若任意裁减，外省亦无勉强徇从之术。此时资政院核减预算，系何款目，尚难预知。惟所难核减之窒碍者，亦仅臆度。全窃谓各省预算案，如果自信无丝毫可以节减之处，不妨将此情形先行电处力争。如万难核减之中，仍不免有可一节之处，则不妨待文到时再平心斟酌，可减者认减，可删者认删，不能减者不认减，不能删者不认删。以诚相告，以理相商，全坚守此旨，决不稍□，仍望诸帅赐教为幸。全。皓。

### 61. 南京督帅来电 十二月二十日

洪。接帅篠电、坚帅巧电、雪帅皓电均悉。具见关怀行政大局。雪帅持论甚丰，极佩。敝处前接筱帅电，已飭宁、苏两藩司就本省预算案详核，俟复再行分别办理。骏。号。

### 62. 南京督帅来电 十二月二十日

辰。前接坚帅税章分级电文，部意以行政纲目本分直接、间接、地方官治、地方自治四级。按之事实，确亦只此等差。官制究分几目，现虽未定，查旧制，京部之下，外省政务由督抚主持，由州县奉行，中间司道责在监司，府为各州县之联合机关，多属承上启下，不废主管，各司所去者仅府一级。

目下所待研究者，督抚与各治之府、厅、州、县间删去司道承转一层有无窒碍耳？以纲目等级论，直接官治属中央，间接官治属各省，地方官治属府、厅、州、县，地方自治属自治团体。官制定时，或于间接官治，抑地方官治内再分级数。统纲究无逾此，是骏援目等级以赞成坚帅区分地方税为三级之意也。至税之名目，大纲自不外国家、地方两项。目下办法，自宜先就地方清划，惟官治费、自治费似亦应示分晓，以免日后官民争执等语。商准筱帅复示行政纲目，地方官制、自治两级，皆属地方办事权限，将来自当地方税内分配。但地方税分级，应俟国家、地方两

税划清，方能议及。大约无论司道转一层是否存留，但既有省制，则省之一级不可少。若再分府、厅、州、县及城、镇、乡为二级，则官治、自治亦自划分，不至再有争执也。等因。特录，请诸公卓裁。骏。号。

### 63. 吉林抚帅来电 十二月二十日

坚帅真电，安帅元电，雪帅、星帅寒电，仲帅、次帅删电，慕帅、经帅铣电，均谨悉。税项以简单为主。国家、地方两税内本无分□名。惟我国行省制度，实为地方种特别阶级，有省故有省费。此次不预留地步，将来必无从取挹。坚帅分级定税，雪帅援本行政纲目，用意原出一途。敝处于本年六月间，因部飭厘定税目，曾将本省现行各税别其源流，考其性质，划分国家、地方两部。地方部又分省税、府厅州县税、城镇乡税，各目列表附说，咨部在案。

各省现行各税，证之法理，有宜裁者，有宜厘改者，厘齐划一，此为部事。如有仅从现行税意为分配，去取纷纭，于□原属无当。现当厘订税法之始，如不标立三级名目，恐部中规定税项仅列总名，必省城经费地步，彼时求之国税而国家不应，取之地方而地方不应，拮据徬徨，必有更甚于今日者。故向部如陈，诚如仲帅删电宜由各省厘订，方免窒碍。应恳清帅酌核主稿，会衔电部为禱。常。号。

### 64. 盛京督帅来电 十二月二十一日

洪。坚帅真电地方税应分三级，诸帅各电同抒伟论，均弥倾佩。鄙见目前划分税法，只能就国家税、地方税两大部分着手，俟官制颁布后，按照筱帅与次帅、莘帅两电，义亦相贯。若急于求密，于地方税中多为层折，恐事实与理论相违。揆之雪帅寒电第三、四两节所言，各省必于此现象【不满】，此不可不虑者也。此次列



表，似仅照部电办理为是。仍乞诸帅教正。良。哿。

65. 盛京督帅来电 十二月二十三日

洪。谘议局议复预算案，核减甚多，碍难实行。贵处如何办理？乞速复。良。漾。

66. 南京督帅来电 十二月二十四日

洪。清帅哿电敬悉。划分税法事，立论精到，甚佩。骏。敬。

67. 南京督帅来电 十二月二十四日

洪。清帅漾电敬悉。谘议局核办预算案，敝处已由会议厅公决，可行者即行公布，不可行者据事实答复。谨闻。骏。敬。

## 去电部份

(宣统二年八月至十二月)

1. 复云南督帅李电 八月二十七日

洪。有电谨悉。前读公责任内阁疏，极所服膺。兹又通电各省联衔会奏内阁国会两事并进，谋国之忠，救时之切，夙筹宏伟，尤所钦佩。蒙许○○<sup>①</sup>列衔，发折时仰恳附入，至感。我公通筹大局，言必中肯，奏稿成时当祈密示，俾得先睹为快。

○意内阁不成立，则诸事涣散。日言中央集权仍系各持一是，内外隔阂，遇有重要问题，非相争执，即行推诿，顾此失彼，疆臣之困难不可胜言矣。至国会之开，言者皆虑筹备不能完全，不知司法与地方自治是当先有规模，此外诸事，各国宪法并无限

<sup>①</sup> 鹿鸿书电稿簿系拍发电文的底本，故在电文稿中省略“鸿书”或“鸿”字样，即用“○○”或“○”表示。下同。

制。凡所未备，尽可筹之于国会既开之后，不必定求备于国会未开之前。惟既允开国会，则责任内阁急须成立，乃有对待之机关。否则，国会有所建议，将于何处取决施行耶？鄙见如斯，电文苦不能详，仰候钧示。○○。沁。

2. 致云南督帅李电 八月二十九日

辰。昨复电当已上达。顷接锡清帅、瑞星帅来电，因公有请立责任内阁联合具奏之电，致虑中央集权反对者多，故谋简单入手之法：先借外款数万万，兴修粤汉、川藏、张恰、伊黑各铁路。窃谓铁路固方今要政，不可视为缓图，要与内阁，自是两事。若虑反对中央集权，设立内阁之后，责任既统于行政大臣，机关合一，而又有国会以为之对待，政事既同汇于中央，外省但奉行一切，权不集而自集，借款修路亦即可因之而议决矣。清、星两帅发端当已商之我公，想公筹之至熟，仰祈察示一切。○于此电，因无把握，尚未复，候公酌夺，俾有遵循。盼速。○○。艳。

3. 致南京督帅张电 八月二十九日

辰。顷接锡清帅、瑞星帅来电，因恐中央集权反对者多，欲联合具奏，主张借外债数万万修粤汉、川藏各铁路。此事关系重大，我公如何答复？仰恳示知，俾有遵循。○○。艳。

4. 致安庆抚台朱电 八月二十九日

辰。顷接锡清帅、瑞星帅来电，欲联合具奏，主张借外债数万万兴修粤汉、川藏各铁路，免至中央集权人多反对。窃疑铁路、内阁自是两事，此次合而为一，果因何事发端？有无把握？尊处消息当灵通，仰祈密示，并将如何答复电知，俾有遵循，盼切。○○。艳。

### 5. 致云南督帅李电 九月初三日

辰。安帅之电，昨甫接到。所云两疑，按之时势似有未尽然者，众论固嚣张。然此时即开国会，正所以聚之一堂，折衷定议，被选举者亦安得尽属一偏之党。早开一日，士心方能鼓舞；若迟之又久，则郁极必发，其势正恐益烈。电中所称英、法暴动之事，亦坐压太重耳。此则迟不如速之说也。若内阁植党怙权，则目前情形断不至此。况有国会以为监督，方且慄慄危惧、日防指摘之不暇乎。慕韩一电，曲尽事理，鄙见深以为然。惟其中藉以羈縻一语，似非题中应有之义。总之，国会、内阁必应并举。内阁之责任即由国会发生，无国会则内阁亦为虚设；国会之请求必由内阁担任，无内阁则国会谁为主持。我公洞观时局，至为明澈。敢布鄙见，候钧示。○○。江。

### 6. 复吉林抚台电 九月初二日

辰。敬电敬悉。时局乱极，仲帅联合各省会奏，请立责任内阁并开国会，诚为不可缓之图。昨已复请附銜。黔中僻远，次帅、海帅、慕帅、筱帅、安帅各电均未得见，当分恳补示。谨复。○○。冬。

### 7. 致云南督帅电 九月初五日

辰。张坚伯电，想达左右。内阁、国会为刻不可缓之举。安帅、筱帅既不甚赞成，坚伯又主张分奏。○意异议者不能强之使同，分奏之说亦涉纷纭，且折到有先后，恐不能大有效力。不如我公一方主持，统合已表同情各省，由公主稿，刻日会奏，免至议论徒多而事机坐误。大局攸关，似无所用其迟回也，公意如何？候示。○。歌。

8. 致云南督帅电 九月初十日

辰。联銜会奏请开国会及设责任内阁，经我公主持，想已定议。何时入告？祈示知。折稿能钞寄否？○○。蒸。

9. 复云南督帅电 九月十六日

洪。寒电祇悉。兹谨公拟折底，仰候钧示。其文曰：“颁布立宪，遵奉遗诏，断无反汗，所争者迟速耳。庚子以后，列强互相牵制，天犹予我以未雨之时间。乃英日协而日势益张，俄日协而朝鲜遂并。自是以后，彼之协而谋我者，实逼处此矣！臣等所以触目惊心，日夜徬徨。窃谓以我濡滞涣散之政术，当彼气势猛鸷之协谋，其为危殆！岂烦再计。所万幸者，我国土地之广大，人民之群多，甲于全球。果能齐力一志，共谋国是，上下之心既固，未尝不可恃以折冲。则设立责任内阁与开国会，岂复可稍缓须臾哉！内阁与国会，二者交相为用。大权操诸朝廷，既无虞侵越；政地有人监督，亦无虑欺蒙。论者或谓国民程度不足，言论滋多，虑从违之难决。

窃以为天下事惟局外不知事实，故不谅艰难，肆为妄议，无可究诘。若引而置之局中，则讨论者群，揆时度势必不能掉以轻心。若要求挟制之行为，亦必无群共赞成之能力。且使知国会之并有日，方善于图强有基，各思有以自效，而发其爱国之念，则士气亦可万其一静，初不因是而开其横议之渐也。今者国会未立，而争路拒款、排斥海陆军者，日有所闻，当事亦遂生顾虑，而未敢立断。此正由处局外者易于由言不知轻重之故耳。国势危，则人情惧，又未能窥见至隐，逞其词锋，万得一当。历观前史，亦多有之，固无抑制之良法。因而用之联民心，即所以振国体也。论者又谓我国无政党，责任内阁将无所取材。然所谓政党者，非其平日结纳私人之谓也。柄政果能大公无我，忠于为国，

则气类相孚，自然协应。昔惟无连带负责任之机关，故各事其事，势涣情离。机关一立，则同寅协恭，自不能不联为一体。拔茅连茹，古有明训，此亦无可疑也。总之，国民非使与闻政事，断无可进之程度；臣工非有他山攻错，亦无进行之可言。此时，强邻变计，著著争先，剥肤之痛，非可从容布置留待异时。所以救危急之策计，惟有上下一心，急起直追，相矢以诚，相砺以实，不为要结，亦不为羈縻。国会与内阁即日定议宣布之期，使一国之政，若网在纲，议必取决，事必实行，庶几物耻可振，国耻可雪矣。所有请速开国会、定责任内阁有利无弊，势难稍缓缘由，臣等合筹至熟，吁恳宸断，施行大局，幸甚。○○。銑。瑜庆、国昌、玉麟同奉。”

#### 10. 复云南督帅电 九月十四日

辰。真电祇悉。联衔十五、六省月底电奏，正公折到京之日，彼此印证，当邀俞允。前次公与瑞莘帅合发之江电，敝处尚未接到，仰祈补发。公致蕙苍电已阅，渠正遵拟折底，公稿如已先成，恳即译示，至盼。○○。盐。

#### 11. 复吉林抚台陈电 十月初一日

洪。敬电祇悉。有内阁而无国会，妨碍甚多，鄙意亦极滋疑。得闻尊论，明快警切，实获我心，服膺无已。幸仲帅已依公意，联衔续奏，必能动听，大局幸甚。谨复，并致佩忱。○○。东。

#### 12. 复云南督帅李电 十月初一日

洪。勘电祇悉。简帅敬电，驳论精切，公已再加润色，联衔续奏，必能动听，大局幸甚。仍祈将奏稿寄读为祷。○○。东。

#### 13. 致云南督帅李电 十月初一日

洪。接贵州绅学各界钱登熙等四千一百八十八人联名呈请速开国会，恳予代奏。该绅等爱国热诚，似未壅于上闻。惟折奏太

迟。若如所请，亦只能摘要电达。滇省绅民想亦有此陈请，我公如何办法，仰恳速示。○○。东。

#### 14. 请北京军机处代奏电

十月初五日

洪。贵州绅民饒登熙等四千一百八十八人联名呈称：为大局日危，沥请即开国会以顺輿情而纾国难，伏乞代奏事。窃维国势至今最可忧者，莫甚朝野之志意相揆。庚子以来大势，益怀德宗景皇帝独奋乾纲，颁布立宪，大勋未集，遽弃臣民。皇上冲龄，践祚监国，负宸临朝，亦既以宪政必立，议院必开，焕纶音而示亿兆矣。比年以来，忧患日迫，召集国会有断难俟之九年者。前此臣民吁请，乃奉上谕谓：“筹备尚未完全”。查筹备之必要，无过于教育普及，兹兴学已历数年，校舍依然萎落。推原其故，皆由国会未开，事前无议决之机关，事后无监督之地位，施政之方针无定，官厅之责任不专。以此类观，必谓筹备完全乃可开国会。登熙等以谓，不开国会，则筹备永无完全之日也。上谕谓议院相辅相成之事，无一不关重要，议院只为立法机关，其他非尽能参预，立法为今日唯一重要之事，其他无一不待决于此。今国会未开，宪法未定，部颁各项法令率取他国之法典抄袭而成。根本未立，枝叶安傅。故宜急者无过于国会，其他皆其后焉者也。近今财政艰难，偏灾迭告，计臣仰屋，罗掘俱穷。即以贵州言之，丁粮厘税岁入不足七十万，土税停征，又岁少二十七、八万，所可得者四十余万耳。此外则仰给四川之协饷。本屆预算不敷已在百万以上。于此犹必牵合九年筹备之期限，政府日事督促，官吏率图敷衍，欲谋救亡之策，亦曰速开国会而已。议院监督财政，国家赋税无一不取之于民，必使国民晓然于赋税之用而无所疑，然后责之以公共之负担而无所怨。欧美人民对于国家之负担数十倍于我而不以痛者，国会之用神也。我国财政紊乱已极，即无外人干涉之事，亦不能有九年暇豫之时，容我以从容筹

备。今日内外俱痛，上下交征，盗贼满山，流亡载道，观种种之危状，而知召集国会有万不容缓者。皇上以继志述事为孝，先皇帝不憚改祖宗之成宪，而有预备立宪之诏，皇上独不能于继述之事稍促进行，决无是理。日俄协约成，而韩亡矣。抑思继韩而当日俄之冲者谁乎？前车已覆，来轍方道。登熙等所为悃悃而悲，不能不直陈于君父之前者也。伏愿皇上迅伸乾断，俯顺輿情，准速召集国会，天下幸甚。伏乞代奏。等情。

查该绅等爱国热诚情词迫切，未敢壅于上闻，除将原呈另文咨呈钧处备查外，谨先摘要电陈，祈代奏。○○。歌。

#### 15. 复云南督帅李电 十月十七日

洪。文电谨悉。外官非由督抚会商妥定，将来编订，一不得法，于治理必多窒碍。钧意分为三级办法，极佩伟识。惟新奉谕旨缩短开国会年限，内意目前似举主静摄，此时建言，转恐所识无效。○意不如稍缓再为陈请，仍候钧教。○○。篠。

#### 16. 复云南督帅电 十月十九日

辰。曩电谨悉。时局不可言，诚如公言。尊处有何闻见？务求密示。○○。皓。

#### 17. 复武昌、盛京两督帅电 十月十九日

洪。电示奉悉。外官编订，诚宜审慎。仲帅所拟办法，自深识兹事体大，似须斟酌尽善，乃可建言。仲帅处昨已电复。周少帅、孙慕帅先后来电，各抒伟论，想均已达钧听矣。○○。皓。

#### 18. 复武督帅瑞电 十月二十五日

辰。漾电敬悉。黔省前有绅民四千余人联名呈请速开国会，已代摘要电奏，但在未接奉“缩短国会期限”朝旨以前。谨复。○○。有。

## 19. 致奉天武星雲南三督帥電 十月三十日

辰。迭奉各帥電示，崇論閎議，忠懇精詳，佩服無已。○智  
能短淺，關於時勢，鄙見所及，亦助一得之愚，以備采擇。竊謂  
今日官制，以帥厘定三級為不可易，而外官制尤須詳申，乃利  
推行。

鄙意中國地大，各行省非有統一機關，則中央耳目難周，布  
置難盡期完善。督撫即外省統一機關，其直接中央者，督撫近在  
咫尺，似不能不與聞，且與聞亦何礙中央之權力。督撫重要之事  
尤在軍政、外交，軍政不與，調度無權，倘遇變生倉猝，果何人  
負此責任。各國軍事，凡對外者必由中央主持，亦自如此。若關  
於防內出事，所在地方官豈能坐視耶。近日外交瞬息千變，督撫  
若不與聞，中央遠隔，萬一因應乖方，國權損失，此責又誰任  
之。且各國外交都系國際問題，故必取中央。中國歷年交涉，開  
衅之初，往往牽涉民事，當時地方官苟能乘機應變，或可化大為  
小，化有為無。若必待就議中央，則往返需時，恐事變益棘；且  
外人亦無置出事地方督撫不問之理，此可斷言者矣。

貴州軍政尚未完全，外交亦尚簡省，所以計及此者，以為非  
是皆釀禍之道也。至若司道由督撫荐辟，周朴帥已燭其理。各司  
同署辦公，錫帥已慮其難。○均表同情。

知府一官疑于贅設，然存之使多一层考核，亦察吏之助也。  
抑更進者，中國官制向苦內外隔閡，各不相謀，使于升轉章程略  
參宋人制度，不歷州縣不得為京僚。則積階揚歷，在內主持之  
人皆能周知外情，洞悉民隱，于政治必多裨益。敢貢愚拙，伏祈  
鈞海。如定聯奏，願附驥尾。○○。卅。

## 20. 復安慶撫帥電 十一月二十日

辰。奉籙電，兼讀大奏，陳詞懇切，了如指掌。得公此疏，



能分别缓急，不致以迫促致生他项影响，各省蒙福。所谓仁言利溥，曷胜钦佩。如奉谕旨，仍求传示。○○。号。

### 21. 复武昌督帅电 十一月二十日

辰。奉钧电，并读奏稿。察本国之情形，定现行之規制，深佩卓识。○意欲订官制必统筹全局。若枝节为之，则补东救西，终难完善。目前中央官制尚未发表，外间议论亦难划一，似不如先向馆处要求，官制订前勿遽出奏，先颁各省会商，如有所见，准其签注，则集合群议，择善而从，当能折衷至当。应否如此？仍候训示。○○。号。

### 22. 复南京督帅电 十一月二十一日

洪。篠电祇悉。中国习惯，但知州县能理词讼。现在改审判厅，乡镇巡警当未成立，州县差役又将裁撤，逮捕拘传诸多困难。尊谕变通办法，因人民旧日之信从，又无碍司法独立之权限。老成卓见，钦佩无已。○○极表同情。谨复。○○。箇。

### 23. 致云南督帅电 十一月二十四日

洪。迭接各省来电，因论官制，各抒所见，莫衷一是。鄙意兹事体大，必统筹全局乃能纲举目张。若枝节为之，则顾此失彼，难于完全。现在中央规订尚未发表，外间政见亦不划一，似宜要求馆部新外官制起草后，寄由各督抚会阅，如有意见，许其签注。然后集合群议，得多数赞成者即可用为定制，免如满地散钱无能贯串也。钧见如以为然，祈电达各省。何如？○○。敬。

### 24. 复云南李仲帅电 十二月初五日

辰。奉到冬电，得阅大稿，参酌中外，贯通古今，显庸创制，经纬万端，依此编订，诚不易之良模也。篇中配置三级，权

衡至當，對於外交、軍政規劃，尤合機宜，欽佩無已。所過慮者，各司由督撫奏保，同心贊治，義固應爾，惟以二、三品大員指名請簡，等於奏任，似于體制稍輕，或且疑與中央爭權，恐生意見。即以事實論，督撫各用所知，固易手，若督撫有移轉，各司勢不能隨之而動，其中亦不無窒礙。此層應否再加酌定，仰候鈞裁。果定何日譯發，務求挈銜，是所切叩。○○。歌。

### 25. 復廣東奉天雲南三省督帥電 十二月十七日

辰。堅帥真電奉到。地方稅分為三級，各辦各事，用款收支自易適合，深佩。卑見貴州情形，大致與仲帥刪電所論滇省事實相同，而貧苦過之。社會尚無生發，界劃太嚴，諸事不能統籌，轉恐有偏廢之處。似先立大綱，詳細節目由各省體察情形，自行厘訂。鈞見以為何如？○○。篠。

### 26. 復武昌瑞督帥轉兩廣張督帥電 十二月十八日

辰。咸電祇悉。籌備提前事宜，若不分別緩急，勢難辦到，必致徒托空言。敬諭所舉應先籌備十六項，其餘一面籌辦，可于開議院以后再求完備，誠為卓見。審判不能悉照法院編制法，限于人力、財【力】，所論亦切中事機。惟初級區域放大，則轄地遼闊，人民必多不便；權限加重與三級制度又微嫌不合。鄙意似可仿外國巡回裁判之法，及我國宋提刑、明巡按舊制，地方審判可以少設，劃分該管區域由廳派員按時周歷，隨地審判，費省而事舉，人民亦得便利。但命案相驗，則必歸之初級，乃不至曠日誤事。愚昧之見，聊備采擇，如須電館，務求列名。○○。巧。

### 27. 致雲南督帥電 十二月二十日

辰。兩次接陳筱帥電，以資政院于各省預算裁減過多，必至廢事。政務處初擬分電各省接洽，此議未必實。筱帥欲各省均就

本地情形电商政务处，预占地步。此间未知实减若干及各项如何减法，未能分条缕叙。尊处办法如何？电处稿能见示否？仰恳钧酌，俾得仿办，望即复。○○。号。

### 28. 复苏州抚台电 十二月二十一日

辰。皓电悉。资政院核减预算，对于各省事实，必有窒碍。然未知如何减法？每项减去若干？贸然电争，亦欠著实。敝处接筱帅电，颇以当俟原案发出，再与计较为是。兹奉大示，实获我心，大公祖明鉴远识，诚非人所能及，钦佩无已。敝处即拟照尊电办理矣。谨复。○○。简。

### 29. 致苏州抚台电 十二月二十一日

辰。税法一事，坚帅自具伟识。然分划太严，诸事不能通筹，同一府县必有此盈彼绌之势。公首电言明理由，次电酌定办法。各省对于此事，无不陈述意见，然无如公之透辟者，想均极表同情也。○○。简。

### 附：文中主要人物一览

姓名	字、号	电文用字	职务	备注
李经羲	仲仙	羲、仲	云贵总督	
锡良	清弼	清、锡	东三省总督	
瑞澂	莘儒	莘、澂	湖广总督	
陈昭常	简始	简	吉林巡抚	
赵尔巽	次珊	次	四川总督	
袁树勋	海观	海	两广总监	九月病免
孙宝琦	慕韩	慕	山东巡抚	
张人骏	安甫	安	两江总督	

张鸣岐	坚白	坚	广西巡抚	九月后任两广总督
丁宝铨	衡甫	衡	山西巡抚	
朱家宝	经田	经	安徽巡抚	
周树模	少朴		黑龙江巡抚	
冯汝骥	星岩	星	江西巡抚	
增祺	子固	子、固	浙江巡抚	
宝棻	湘石	宝	河南巡抚	
陈夔龙	小石	筱	直隶总督	
程德全	雪楼	雪	江苏巡抚	
恩寿	艺棠		陕西巡抚	
杨文鼎	晋卿		湖南巡抚	
庞鸿书	劬庵		贵州巡抚	

## 孙中山在日本（续）

吉迪译

乙秘第二〇九六号 十月十八日

十七日午前<sup>①</sup>

七时三十分邮寄致横滨市山手町五九番地宋嘉树快信一通。

十时五分韩恢来访，面谈。十时三十分离去。

十时四十分金佐治、居正来访，面谈。居于十一时三十分、金于午后二时先后离去。

十一时五分傅振箕、刘寿仁来访，寻问陈其美在否，因陈不在，遂即离去。

午后

零时十分和田瑞来访，参与交谈。一时五十五分离去。

一时十五分陈其美来访，参与交谈。二时五十五分离去。

四时五分孙文乘人力车赴麻布区王统一处访问，未遇。遂至日比谷公园、芝公园散步。六时返归住所。

四时二十分收到宋嘉树快信一通。

四时二十五分宋嘉树、宋庆林[龄]来访，因孙文不在，四时五十分离去。

四时三十分张智来访，旋即离去。

乙秘第二〇九九号 十月十九日

十八日午前

<sup>①</sup> 原档案缺一九一四年十月十五日、十六日情况报告。

八时三十五分张智来访，面谈。十时离去。

九时十五分胡汉民来访，参与交谈。午后一时二十五分离去。

十时七分丁仁杰来访。十二时四十分离去。

十时四十分杨庶堪、黄复生、王鸾等来访，参与交谈。十二时三十五分离去。

十一时二十分韩恢、刘竞机、周子丹来访。刘、周二人于十一时三十五分，韩于十二时三十分，先后离去。

十一时五十五分杨益谦、丁武扬、张浩来访，参与交谈。十二时五十五分离去。

午后

一时陈家鼐、袁泽民、段刚、杨藩、陈元勋、吴怀仁、王天鹏七人来访（段、杨、陈、吴、王五人系新参加中华革命党党员）。段等五人于一时二十分离去。陈家鼐、袁泽民于一时五十分离去。

二时三十五分中野德次郎（福岡县嘉穗郡二颐村人）来访，面谈。二时五十分离去。

二时四十分收到宋嘉树信一通。

三时五十分张肇基、张宗海来访，面谈。四时三十七分离去。

四时五分夏重民、林来、黄玉泉、郑□聪、李英达、杨田龙、杨少佳等来访，参与交谈。四时五十分除夏重民外，林、黄等人均告辞。夏于五时离去。

五时二十分陈其美来访，面谈。五时四十分离去。

乙秘第二〇一九号 十月二十日

十九日午前

九时十五分宋嘉树来访，面谈。十时四十分离去。

十一时四十分金佐治来访，面谈。午后一时三十五分离去。

十一时五十分收到宋嘉树快信一通。

午后

零时五十分陈其美来访。一时五分离去。

二时五分张智来访。二时二十分离去。

二时二十分何天炯来访，面谈。三时三十分离去。

四时三十五分丁仁杰来访，面谈。四时五十分离去。

四时五十分胡汉民来访，六时五十五分离去。

六时二十五分戴天仇来访，七时五十分离去。

七时陈其美再次来访，七时五十分离去。

### 乙秘第二一一五号 十月二十一日

二十日午前

九时二十五分居正来访，十一时四十分离去。

十一时五分戴天仇来访，午后二时二十分离去。

十一时三十分胡汉民来访，午后二时二十分离去。

十一时三十五分金佐治来访，二时二十分离去。

四时五分孙文邮寄致外国信件四通：

一、香港德辅道中一三一德昌隆宝号邓仕学。一、香港湾仔道六七启祥茶烟号古毅哉。一、邓泽如先生。一、黄甲元先生。

四时十八分孙文徒步至芝区南佐久间町一丁目一番地林蔚陆处，会合陈其美、胡汉民、戴天仇及另不知名者二人，在二楼晤谈。胡、戴于五时二十分离去。姓氏不详之二人于五时三十分离去。六时五分孙文由陈其美陪同走至电车站，陈告别，孙于六时四十分返归住所。

### 乙秘二一一九号 十月二十二日

二十一日午前

八时三十分陈其美来访，八时三十五分离去。

九时韩恢来访，九时五十分离去。

九时二十五分杨庶堪来访，零时五十分离去。

九时四十五分胡汉民来访，零时五十分离去。

九时五十分田桐、丁仁杰来访，午后三时离去。

九时五十五分居正来访，午后三时离去。

九时五十七分金佐治来访，零时四十分离去。

九时五十八分戴天仇来访，零时五十分离去。

十时十五分陈其美再次来访，午后一时离去。

十时四十分许崇智来访，零时五十分离去。

午后

零时二十五分刘玉山来访，十一时二十五分离去。

一时四十分张孟介来访，三时十五分离去。

二时十五分孙文打电话请陈其美来，二时五十分陈至，四时五十分离去。孙文邮寄信两通（寄至外国，收信人不详）。

四时三十五分夏重民来访，四时五十分离去。

四时四十分收到外国电报一通。

五时五十分戴天仇来访，八时十分离去。

附记：

以上来访者除陈其美数人先离去外，来孙宅集会之中华革命党干部，系为讨论修订该党总章。居正携带总章原稿赴萱野长知处。

乙秘第二一二一号 十月二十三日

二十二日午前

九时十分韩恢来访，面谈。午后一时五分离去。

九时五十分居正来访，十时二十五分离去。

十时二十五分宋嘉树来访，十二时三分离去。



十时四十五分丁仁杰来访，十二时十分离去。

四时孙文徒步外出，四时十五分至芝区南佐久间町一丁目一番地林蔚陆处，会合陈其美、陈家鼐、张肇基、王静一、许崇智及另外姓氏不详者三人晤谈。四时三十分陈家鼐及姓氏不详者中之二人先行离去。四时四十分张肇基离去。四时五十分丁仁杰来，孙与交谈。六时十分孙离开此处，于六时二十八分返回住所。

六时四十五分张孟介、方健飞来访，面谈。七时二十分离去。

七时四十五分丁仁杰再次来访，面谈。八时三十三分离去。

### 乙秘第二一三七号 十月二十五日

二十四日午前①

九时十分谏百（在小石川区大塚六十番地居住）来访，孙与其面谈。午后一时四十分离去。

九时四十五分居正、丁仁杰来访，参与交谈。居于十时四十五分、丁于十一时五十三分，先后离去。

九时五十分陈其美、王静一来访，参与交谈。于十一时五十二分、陈于午后一时十五分，先后离去。

十时五分许崇智来访。十一时五十三分离去。

十时二十三分凌铎、宋□三、于任卿来访，十一时四十三分离去。

十时十五分夏重民来访，十一时五十三分离去。

午后

二时五分菊地良一来访，面谈。三时离去。

二时十五分何天炯来访，三时三分离去。

三时十分宋嘉树、宋子良来访，面谈。三时五十五分离去。

① 原档案缺十月二十三日报告。

四时十五分韩敏、程壮来访，面谈。五时二十分离去。

七时十分陈其美、魏天仇来访，七时十八分离去。

### 乙秘第二一四〇号 十月二十六日

二十五日午前

九时四十分陈其美、九时四十五分□□来访，面谈。午后十二时二十五分二人同时离去。

十时二十分丁仁杰来访，参与交谈。午后十二时二十五分离去。

十时四十五分刘夫同等五人<sup>①</sup>来访，参与交谈。十一时四十五分离去。

十一时四十分陈家鼎、萧英等四人<sup>②</sup>来访，十二时十五分离去。

午后

一时五十五分陈其美再次来访。二时三十分孙文由陈陪同赴上野公园参观日本美术协会展览会。正在参观时，突有一自称去年曾在精养轩见过孙文的人前来打招呼，并递送“神田镭藏”名片。孙回递一名片，遂即分开。参观完毕，与陈其美共同返回，于五时抵住所。五时三十分陈离去。

七时十分张孟介、方健飞来访，孙文谢绝会见。

### 乙秘第二一四六号 十月二十七日

二十六日午前

九时二十五分胡汉民来访，面谈。午后二时十三分离去。

九时三十分段绍乘、许世钦来访，参与交谈。九时五十分离去。

① 原文其余四人姓名字迹不清。

② 原文其余二人姓名字迹不清。

九时四十五分陈其美、居正、许崇智来访，参与交谈。陈、居于十二时、许于十二时三十分先后离去。

九时五十分刘玉山来访，参与交谈。十时二分离去。

九时五十五分张孟介、方健飞来访，参与交谈。午后零时二分离去。

十时十分丁仁杰来访，参与交谈。十二时离去。

十时十二分预备海军大尉郡司成忠来访，孙文与其在别室面谈。十时三十分离去。

十时十三分金佐治来访，参与交谈。十时四十二分离去。

十一时五分田桐来访，参与交谈。午后零时二十八分离去。

十一时十分宫崎寅藏、何天炯来访，参与交谈。午后三时四十分离去。

午后

零时十一分金佐治再次来访，参与交谈。二时十三分离去。

一时十分波多野春房来访，金佐治与其面谈。一时三十五分离去。

一时十三分夏重民来访，参与交谈。二时十三分离去。

一时四十七分陈其美、戴天仇来访，参与交谈。三时五十分离去。

三时陈家鼎来访，参与交谈。三时五十分离去。

三时十五分陈中孚来访，参与交谈。三时二十分离去。

三时三十分宋嘉树、宋子良来访，参与交谈。三时三十七分离去。

三时五十分孙文由戴天仇陪同徒步外出，至芝公园散步，归途与戴分手，五时三十五分返回住所。

七时十分梅屋庄吉派人将一纸包交与孙文，即时离去。

## 乙秘第二一五一号 十月二十八日

二十七日午前

八时五十分陈其美来访，十二时三十分离去。

十时三十五分董野长知、丁仁杰来访。董野于十一时五十分、丁于午后十二时三十分离去。

十时四十五分王静一来访，十一时二十五分离去。

十一时十五分陈家薰、何海鸣来访，十二时离去。

十一时五十五分杨益谦等三人来访，十二时三十分离去。

午后

十二时三十分韩恢来访，一时五分离去。

一时五分陈其美、李焜来访。

二时五分孙文由陈其美、李焜陪同，徒步往芝公园六号地四菊地良一处访问，因菊地不在，遂即离去，在该公园内散步。旋又赴芝区南佐久间町一丁目一番地陈其美事务所<sup>①</sup>，会合陈中孚、田桐晤谈。五时孙文一人离开此处，五时二十五分返回住所。

六时五十分陈其美来访，七时三十分离去。

## 乙秘第二一五七号 十月二十九日

二十八日午前

九时十五分许世钦等三人来访，面谈。十时十分离去。

九时二十五分夏重民、刘玉山来访，十时离去。

九时三十五分丁仁杰、居正来访。丁于午后一时三分、居于午后一时七分先后离去。

九时四十分胡汉民来访，午后二时三十分离去。

<sup>①</sup> 陈其美事务所，日本警视厅在其他有关的报告中称为“革命运动事务所”，是中华革命党为处理有关反袁活动而设。

九时四十五分陈其美来访，午后一时三十分离去。

九时五十分田桐来访，午后一时二十分离去。

九时五十八分许崇智来访，午后一时五分离去。

十时五分王静一、杨庶堪来访，午后一时二十分离去。

十时十五分戴天仇来访。午后二时赴头山满处，二时二十分复来，和孙文面谈。二时三十分离去。

十时三十分金佐治来访，午后二时三十分离去。

十时五十三分何天炯来访，午后二时三十分离去。

午后

一时宫崎寅藏来访，二时三十分离去。

一时十五分菊地良一来访，二时三十分离去。

一时二十分和田瑞来访，二时离去。

二时三十分孙文与上述来访者之金佐治、何天炯、宫崎寅藏、菊地良一、胡汉民五人赴芝公园散步。三时四十分宫崎、何天炯在公园告别离去。孙等一行于四时十五分至芝公园六号地四菊地良一住宅小憩，浏览书画，闲谈。五时五分孙与金佐治、胡汉民乘人力车返回，于五时二十五分抵住所。金、胡五时四十分离去。

三时三十分夏重民、何友、许崇智三人来访，因孙不在，许遂离去，另两人待孙归来。

四时四十五分陈其美来访。

六时二十分孙文与来访之陈其美、夏重民、何友三人乘汽车外出，前往小石田区国山前町一番地许崇智住宅，在此与胡汉民、金佐治、戴天仇及姓氏不详者三人一起登二楼吃饭、闲谈。九时五十分在陈其美、夏重民、何友三人陪同下离开，走至麹町区三年町二番地陈其美住宅门前，陈等三人告辞。孙于十时三十分返归住所。

乙秘第二一六三号 十月三十日

二十九日午前

十时五分何天炯来访、面谈。十时四十五分离去。

十一时五分宋嘉树来访，十时二十分离去。

十一时十五分陈其美来访，面谈。午后一时二十分离去。

午后

二时二十五分夏重民、何友，二时三十五分戴天仇前后来访。三时十分孙文在戴天仇、夏重民、何友三人陪同下，乘汽车赴上野公园参观文部省艺术展览，四时走出，四时二十分一同返回住所。戴于七时二十分，夏、何于八时四十分先后离去。

七时二十分韩恢来访，参与交谈。八时十分离去。

昨日（二十八日）接到某处电报汇款，本日取出，数额不详。

乙秘第二一七〇号 十月三十一日

三十日午前

九时三十分以头山名义拍发西文电报一通，收报人为旧金山中华青年会。

十时陈其美来访，面谈。午后二时离去。

十时五分丁仁杰来访，十二时离去。

十时八分何天炯来访，午后二时离去。

十时十三分韩恢来访，十一时离去。

午后

二时十五分戴天仇来访。

五时十五分陈其美来访。

五时十五分孙文由戴天仇、陈其美陪同，乘人力车至芝区日荫町一丁目一番地一酒店（五时三十分到达），头山满、中野德

次郎（福岡人）在此相待，在二楼举行宴会，并招有艺妓三人作陪。八时十分孙等三人告辞。陈其美于葵桥电车站分手，孙文由戴天仇伴同于八时三十分返归住所。戴于八时四十分离去。

五时五十五分和田瑞、六时三十五分韩恢，先后来访，因孙不在，均即时离去。

### 乙秘第二一七七号 十一月一日

十月三十一日

九时二十五分金佐治来访，午后一时三十五分离去。

九时四十分居正来访，十二时三十五分离去。

九时四十七分丁仁杰来访，十时四十分离去。

九时五十分刘玉山来访，十时三十分离去。

九时五十五分田桐来访，正午离去。

十时韩恢、伏龙、程壮来访，十时十五分离去。

十时三分王静一来访，十一时四十分离去。

十时十分陈其美来访，午后二时三十分离去。

十时十二分许崇智来访，十一时四十分离去。

十时四十分何天炯来访，午后二时离去。

午后

二时二十分金佐治再次来访，四时离去。

二时二十五分胡汉民来访，四时离去。

三时何友来访，五时十分离去。

四时二十分戴天仇来访，七时三十分离去。

二十七日来东京的飞机飞行师谭根，于今日化名何友与夏重民一起访问孙文。

### 乙秘第二一八九号 十一月二日

一日午前

九时二十分余祥辉来访，十一时四十分离去。

九时三十三分陈志成来访，交给孙文书信一通，遂即离去。

九月四十分陈其美来访，十一时二十分离去。

九时五十五分张孟介、方健飞来访，十时五十分离去。

十时五十五分金佐治来访，十时十五分离去。

十一时五分刘大同、梁宗极、冯大为三人来访，面谈。零时二十五分离去。

十二时胡汉民来访，参与交谈。午后三时四十五分离去。

午后

零时二十分邮寄致千驮谷五四〇乐庐关声振快信一通。

一时三十七分阎崇义来访，参与交谈。二时五分离去。

二时五分夏重民、何友来访，四时二十分离去。

四时三十分孙文徒步外出，至芝区南佐久间町一丁目一番地林蔚陆处，会合陈其美、王静一、余祥辉、丁仁杰及另外二人面谈。六时二十五分由陈其美陪同离去，走至葵桥电车站与陈分手，六时四十分返回住所。

六时十三分刘玉山再次来访，因孙不在，留便条一纸（似为约定明日来访），遂即离去。

### 乙秘第二一九〇号 十一月三日

二日午前

九时五十分胡汉民、何天炯来访，午后二时三十分离去。

九时三十二分丁仁杰来访，十一时三十五分离去。

十时二十分刘玉山来访，十时三十五分离去。

十一时三十五分金佐治来访，十一时四十分离去。

午后

一时二十分陈其美来访，二时十二分离去。

二时夏重民、何友来访，三时离去。



二时二十分周无极来访，孙文谢绝会见。

三时十分金佐治再次来访。

二时三十分曹亚伯来访。

三时三十八分孙文由曹亚伯、金佐治陪同，前往芝区南佐久间町陈其美事务所。五时离开返回住所。

五时三十分丁仁杰、陈其美、任寿祺来访，五时四十分离去。

### 乙秘第二一九七号

十一月四日

三日午前

八时二十分宫崎民藏<sup>①</sup>来访，面谈。八时五十五分离去。

十时三十五分丁仁杰来访，面谈。十时四十三分离去。

十一时十五分陈其美来访，面谈。午后二时五十五分离去。

十一时十五分居正来访，参与交谈。十二时离去。

十一时二十五分陈中孚来访，参与交谈。午后一时三十分离去。

午后

一时五十五分菊地良一、何天炯来访，面谈。二时三十分孙文由菊地、何二人陪同外出，途中与丁仁杰相遇，一同前往日比谷公园散步。后至京桥区一酒馆，宫崎民藏来会，并招一艺妓助兴。七时五分孙文离开酒馆，七时二十七分返回住所。

孙文外出后，有李维汉、余祥辉、韩恢来访，遂即离去。

六时五十二分邮寄国外信三通，本地信一通。

### 乙秘第二二〇三号

十一月五日

四日午前

八时五十五分陈其美来访。

<sup>①</sup> 宫崎民藏之兄。

九时三十五分胡汉民来访，午后二时五十分离去。

九时四十七分王静一来访，零时三十分离去。

九时五十分金佐治来访，零时十分离去。

九时五十五分丁仁杰、居正来访。丁于零时二十分，居于零时三十分离去。

九时五十分许崇智来访，零时三十分离去。

十时十分杨庶堪来访，零时三十分离去。

十时二十分何天炯来访，午后二时五十分离去，

十一时十分田桐来访，零时三十分离去。

午后

零时二十五分夏重民来访，零时五十分离去。

零时四十分任寿祺来访，约五分钟后离去。

二时许崇智、周应时、一ノ瀬介太郎（本月三日由上海回到东京）三人来访，与前述来访者等取出中国地图，就某事进行晤商。四时许崇智离去。

四时十五分孙文由陈其美、戴天仇、周应时、一ノ瀬介太郎陪同外出。途中戴天仇他去，孙等至芝区南佐久间町民国社，会合丁仁杰、王静一、居正、陈中孚等开会。会议中菊地良一、山田纯三郎、曹亚伯三人来访。六时孙文等离开该社散去，孙返回住所。

六时四十五分曹亚伯来访，面谈。八时四十五分离去。

### 乙秘第二二一〇号 十一月六日

五日午前

九时夏重民、何友来访，面谈。十时五分离去。

十时三十分王统一、萱野长知来访，面谈。王于十一时二十七分、萱野于十一时五十分离去。

十一时五十五分陈其美来访，面谈。午后二时十分离去。

午后

零时三十分邮寄国外信件三通。

一时二十分戴天仇来访。

一时五十分何天炯来访，三时二十五分离去。

二时三十分孙文由戴天仇陪同，乘汽车外出，赴牛込区马场下町犬养毅处访问，戴任翻译，双方会谈（由二时四十七分至四时十五分）。四时十五分孙文等告辞离去，途中与戴分手，四时三十五分返回住所。

乙秘第二二一九号 十一月七日

六日午前

十时五分韩恢来访，面谈。十时二十分离去。

十一时二十五分丁仁杰来访，午后一时三十五分离去。

午后

零时二十分胡汉民来访，面谈。三时三十七分离去。

三时三十七分孙文由陈其美陪同，乘汽车赴和田瑞处访问，四时四十分离去。又去胡汉民处，五时二十分返回住所。

乙秘第二二二九号 十一月八日

七日午前

九时二十分田桐来访，面谈。零时二十五分离去。

九时二十三分王静一，杨庶堪、胡汉民来访。王、杨于零时三十分、胡于三时四十分离去。

九时四十七分夏重民来访，十时三十分离去。

九时五十分铃木久五郎（小石川区丰川町四十一番地）来访，孙于内室与其晤谈（田桐任翻译）。十时十四分离去。

九时五十二分居正来访，零时三十分离去。

十时七分金佐之来访，十时四十分离去。

十时十五分许崇智来访，零时三十分离去。

十时二十八分陈其美来访，午后四时五十分离去。

十时三十五分张孟介来访，孙文未会见，由陈其美代为接待。十时四十分离去。

十一时五分林来来访，十二时离去。

十一时三十五分金佐之来访，午后二时二十分离去。

午后

零时五十分周应时来访，二时二十三分离去。

一时十三分何友来访，参与交谈。四时五十分离去。

一时四十分铃木久五郎、森田熊次郎（下谷坂町一番地）来访，金佐之任翻译，孙于内室与其晤谈。

铃木久五郎与宫崎寅藏相识，最近由中国旅行归来，似应孙文之邀请来会，所谈内容不详。

二时五分接到旧金山民国维持总会来信三通。

二时三十分两南洋人来访，孙于内室与其晤谈。四时十五分离去。

四时十分夏重民来访，四时五十分离去。

四时十五分一自称朝日新闻记者就日军占领青岛事求见孙文，孙拒绝会见，遂即离去。

四时五十分孙文由陈其美、何友、夏重民三人陪同至日比谷公园散步，归途至葵桥与同行者分手，六时四十三分回到住所。

八时五十分曹亚伯来访，面谈。九时二十分离去。

追记：本日来访者中陈其美、田桐、王静一、杨庶堪、胡汉民、夏重民、居正、金佐之、许崇智、丁仁杰、周应时，何友十二人与孙文聚集在一印刷品前密谈讨论，其具体内容正在探查。

乙秘第二二三四号 十一月九日

八日午前

八时十五分收到由神田区中猿乐町五潜修馆（中国人公寓）某人寄来信一通。

九时四十五分任寿祺、任鯤南来访，面谈。十一时五分离去。

九时五十分戴天仇、丁仁杰来访，十一时四十五分离去。

十一时余祥辉来访，十一时四十五分离去。

十时二十五分陈其美来访。

午后

一时四十五分凌铖、曾孟启来访，参与交谈。二时二十五分离去。

一时五十分何友、夏重民来访。

三时十五分孙文与来访者之陈其美、戴天仇、何友、夏重民共同外出，至芝区樱田町九木照相馆拍摄合影。后又至日比谷公园散步。四时三十分至芝区南佐久间町陈其美事务所，四时五十五分孙由此地返回住所。

六时五十分韩恢来访，面谈。七时四十分离去。

### 乙秘第二二四一号 十一月十日

九日午前

十一时丁仁杰来访，面谈并向孙递交书信一通。十一时五分离去。

午后

一时五十分任寿祺来访，面谈。二时二十分离去。

三时十一分张孟介、王考甫、谭惟洋来访，面谈。三时四十五分离去。

三时三十分夏重民、何友来访，参与交谈。四时四十分离去。

### 乙秘第二二四九号 十一月十一日

十日午前

十时四十五分胡汉民来访，午后一时五十分离去。

十时五分陈其美来访，二时三十分离去。

十一时十分丁仁杰来访，十一时五十三分离去。

十一时五十分金佐治来访，午后四时五分离去。

午后

二时四十分夏重民来访，三时四十分奉孙文之命离去。四时五分返回，五时十五分离去。

### 乙秘第二二五六号 十一月十二日

十一日午前

九时宫崎民藏来访，面谈。九时十二分离去。

九时十分戴天仇来访，午后二时二十分离去。

九时十五分王统一来访，午后二时十五分离去。

九时三十分丁仁杰、王静一来访，午后零时十五分离去。

九时三十六分金佐治来访，午后二时二十分离去。

九时四十二分田桐来访，午后零时十五分离去。

九时四十三分陈其美、居正来访。居于午后零时十五分、陈于零时三十分先后离去。

十时十分杨庶堪来访，午后零时十五分离去。

十时三十五分许崇智来访，午后零时十五分离去。

十时三十八分胡汉民来访，午后二时二十分离去。

十一时十五分菊地良一来访，午后零时三十分离去。

十一时二十五分许世钦来访，孙未会见。由丁仁杰代为接待。十一时三十分离去。

午后

二时三十五分宫崎民藏、韩恢、濑侠串户、真佐树四人来访，三时离去。

二时四十五分和田瑞打电话给孙文，内容不详。

二时五十分夏重民、黄如春来访。

四时三十分孙文由来访者之夏重民、黄如春陪同外出，至芝区南佐久间町一丁目一番地林蔚陆（陈其美事务所）处，会合陈其美，陈中孚、王静一、周应时、任寿祺、余祥辉等晤谈。孙文于五时五十分离去，六时十五分返回住所。

六时五十分夏重民再次来访，七时离去。

追记：上述来访者之戴天仇、王统一、周应时、丁仁杰、王静一、金佐治、田桐、陈其美、居正、杨庶堪、许崇智、胡汉民等，本日集会，孙坐于中央，其余人三面围坐，似在就某事进行密议。

#### 乙秘第二二七四号

十一月十三日

十二日午前

七时三十三分夏重民、何友来访，八时十分离去。

八时五十五分葛庞来访，孙未会见，遂即离去。

九时四十五分丁仁杰来访，十时十分离去。

九时五十分陈中孚来访，十一时五十分离去。

十二时波多野春房来访，旋即离去。

午后

一时袁泽民来访，一时五十分离去。

一时五十分王统一陪同日人小田切良吉、堀内寅吉来访，午后二时十分离去。

二时三十五分阎崇义来访，孙谢绝会见。

四时四十五分孙文徒步外出，至芝区南佐久间町一丁目一番地陈其美事务所，与陈其美、丁任杰、陈中孚三人晤谈。六时孙与陈其美一同离开此处，途中行至虎门与陈分手，六时十五分返回住所。

六时五十五分陈其美来访，八时三十分离去。

乙秘第二二八一号 十一月十四日

十三日午前

九时三十分陈其美来访，面谈。九时五十一分离去。

九时四十二分丁仁杰来访，参与交谈。十一时四十分离去。

九时四十五分董野长知来访，参与交谈。十一时二十七分离去。

九时五十五分波多野春房来，孙在别室与其面谈。十时二十分离去。

十时五分梅屋庄吉与两土耳其人埃卜拉辛·默尼汗、玛拉特结伴来访，面谈。梅屋于十时二十分离去，两土耳其人又与孙在别室交谈。十一时二十分离去。

十时十五分周应时来访，面谈。十一时二十分离去。

十时二十五分阎崇义来访，参与交谈。十一时十七分离去。

午后

一时五十五分陈其美再次来访。二时二十三分离去。

二时二十分徐苏中、夏琛来访，面谈。三时三十分离去。

二时二十七分黄德来访，孙谢绝会见。

四时五十五分余祥辉来访，面谈。九时三十分离去。

乙秘第二二八五号 十一月十五日

十四日午前

八时五十分戴天仇来访，面谈。正午离去。

八时五十五分丁仁杰来访，面谈。午后零时十五分离去。

九时王统一来访，参与交谈。正午离去。

九时十五分夏重民来访，参与交谈。十时十分离去。

九时四十分胡汉民来访，参与交谈。正午离去。

九时四十分王静一、田桐来访，参与交谈。王于正午、田于



午后一时先后离去。

九时四十分陈其美、周应时来访。周于正午、陈于午后一时离去。

十一时五分许崇智来访，面谈。正午离去。

十时十分金佐之来访，参与交谈。正午离去。

十时三十分居正、杨庶堪来访，参与交谈。正午离去。

午后

二时五十分孙文徒步外出，至芝区南佐久间町一丁目三番地民国社，适值居正与其他五、六人晤谈。二时二十分离开民国社至同町一番地陈其美事务所。旋即走出，由此地赴麹町区三年町陈其美处，与陈晤谈。四时三十分在孙、陈交谈时周应时来访（旋即离去）。五时四十分萱野长知来访，三人相互交谈。五时五十分孙文由萱野长知陪同返回住所。（萱野于六时四十分由孙宅离去）

八时五分收到电报（发电人似为陈其美之弟陈其文），孙持此电报立即前往陈其美处。十时返归住所。

### 乙秘第二二八九号 十一月十六日

十五日午前

八时三十五分余祥辉来访，十一时二十八分离去。

九时四十分陈家鼐来访，参与交谈。十一时十五分离去。

九时五十五分丁仁杰来访，参与交谈。十一时二十八分离去。

十时三十五分宫崎寅藏派人持信见孙，孙立即作复交与来人

十一时三十分夏重民来访，午后零时十分离去。

午后

二时五十五分符节来访，孙谢绝会见。

三时十五分孙徒步外出，赴芝区南佐久间町一丁目三番地民国社访陈其美，未遇。即退出，又至该町一丁目一番地林蔚陆处

（陈其美事务所），适值戴天仇、王静一、陈家鼎、田桐、陈中孚、丁仁杰、余祥辉及另外三人在就某事协商交谈。孙文将居正、丁仁杰唤出交谈。三时五十五分居正陪同孙文离去，前往麹町区三年町一番地陈其美处。值陈不适卧床，孙、居二人遂在其寝室与陈晤谈。五时三十分居正告辞先行。六时四十分孙始离去，于六时五十分返归住所。

七时三十分韩恢来访，八时三十分离去。

乙秘第二二九八号 十一月十七日

十六日午前

九时五十分胡汉民来访，面谈。午后二时十分离去。

十时五十六分丁仁杰来访，午后一时十五分离去。

十时五十八分田桐来访，参与交谈。午后一时五十五分离去。

午后

二时三十分寄信两通：一、美国桑港某人收。二、上海宝昌路宝康里五十四号凌蕉庵收。

四时三十分孙文乘人力车赴京桥区出云町一番地资生堂药店买药，由此去麹町区三年町陈其美处。陈于本日午后一时因病住入赤坂区溜池町高桥医院。孙至医院适与来访之菊地良一相遇，三人晤谈约一小时。七时孙与菊地一同离开医院，途中菊地他去，孙返归住所。

七时二十分任寿祺来访，面谈。七时四十分离去。

九时五分菊地良一来电话，交谈约五分钟，内容不详。

附记：陈其文于本日乘春洋丸抵横滨。陈其文与另一中国人同行，据说在陈其美处约逗留一星期，然后去英国。

乙秘第二三〇五号 十一月十八日

十七日午前

九时二十分丁仁杰来访，面谈，并交付书信两通。九时二十五分离去。

九时五十五分袁泽民来访，面谈。孙交其致陈英士书信一通。十时二十五分离去。

十一时二十七分金佐治来访，面谈。午后二时十三分离去。

午后

一时三十一分梅屋夫妇来访，面谈。孙文与梅屋夫妇一起外出，乘人力车赴勸町区有乐町大武照相馆三人共摄照片一帧，后赴两国国技馆等处。五时八分返回住所。

### 乙秘第二三一六号 十一月十九日

十八日午前

九时三十七分王统一、九时三十八分居正、九时三十九分丁仁杰、九时四十分田桐、九时四十五分王静一、九时五十二分周应时、十时二十分胡汉民、十时三十分许崇智等八人先后来访，系共同就某事进行协商。最后由孙文授与除王统一外其余每人以委任状（昨日已有报告）。周、许于零时十五分，王、田、丁、居于零时二十二分，胡于二时十五分，王统一于二时二十分先后离去。

### 乙秘第二三二〇号 十一月二十日

十九日午前

九时四十三分丁仁杰来访，九时五十八分离去。

九时五十八分金佐治、李□□来访。午后三时三十分离去。

十时五十五分张孟介、凌铖、胡秀章三人来访，参与交谈。十一时五十分离去。

十时五十五分陈中孚来访，为找丁仁杰而来，旋即离去。

十一时十五分戴天仇等来访，参与交谈。午后一时十八分

离去。

十一时十七分梅屋庄吉来访，十一时三十五分离去。

午后

三时二十分余祥辉来访，三时四十七分离去。

四时五十八分戴天仇再次来访，五时五分离去。

十时五分和田瑞来访，十时四十三分离去。

十时三十分收到香港发来电报一通（发报人不详）。

**乙秘第二三四二号** 十一月二十一日

二十日午前

九时十五分阙钩来访，面谈。

九时四十五分胡汉民来访，面谈。午后二时五分离去。

十时十五分丁仁杰来访，参与交谈。十时四十分离去。

午后

一时五十五分夏重民、林来来访，面谈。二时五十分离去。

四时二十分孙文徒步去芝区南佐间町民国社，会合丁仁杰、陈中孚，交谈。五时二十分夏重民、林来二人亦来此，他们似就某事进行协商。五时三十分孙文由林、夏陪同离去，五时四十二分返回住所。六时十三分林、夏两人离去。

**乙秘第二三五三号** 十一月二十二日

二十一日午前

八时四十五分王统一来访，面谈。午后一时二十五分离去。

九时丁仁杰来访，参与交谈。午后零时二十五分离去。

九时二分胡汉民来访，参与交谈。午后一时三十五分离去。

九时三十分居正来访。午后零时二十五分离去。

九时四十五分王静一来访，午后零时二十五分离去。

十时周应时来访，午后零时十五分离去。

十时十分金佐治来访，午后一时二十五分离去。

十时二十五分戴天仇来访，午后一时二十分离去。

十时七十分田桐来访，午后零时二十五分离去。

十时五十分杨庶堪来访，午后零时二十五分离去。

二时七分孙文徒步外出，途中在灵南坂与张声基及另外四人（姓氏不详）一行共同前往三年町陈其美处。张及另外四人引至二楼款待。孙与丁仁杰、周应时等晤谈。周于三时十分离去。三时许孙文在会客室与张声基等人交谈，三时四十分一同离去，赴赤坂区溜池町三十九番地高桥医院探望住院之陈其美，与在座之田桐、周应时、陈中孚面谈。在此期间，菊地良一、萱野长知亦来访。五时十分孙等一行离开医院，五时二十分返归住所。

六时四十分丁仁杰来访，孙与其面谈。七时十五分离去。

本日来访者中之王统一、丁仁杰、胡汉民、居正、王静一、周应时、金佐治、戴天仇、田桐、杨庶堪等人，每周定于星期三、星期六两日来孙文处集会，协商讨论拟定革命成功后必要之法律、法令等文献。二十一日适逢此讨论日，故上述人等来会。

本日收发函电如下：

- 一、午后四时收到上海发来电报一通。
- 二、午后六时三十分收到外国电报二通：

### 乙秘第二三五四号 十一月二十三日

二十二日午前

九时四十分金祥辉来访，孙文与其面谈。午后一时二十分离去。

九时五十分丁仁杰来访，参与交谈。午后一时二十分离去。

十时宫崎寅藏来访，午后一时离去。

十一时陈家鼎、王天鹏来访，参与交谈。午后一时二十分离去。

午后

一时四十分张孟介、凌毅<sup>①</sup>来访。四时离去。

一时五十分韩恢来访，二时二十分离去。

二时二十分刘大同、孙纵横、白耀辰来访。三时离去。

四时三十分戴天仇来访。八时十五分离去。

补记：

一、陈其美之弟陈其文于本月十八日赴横滨，将乘船去英国。正在高桥医院住院之陈其美于二十二日午前九时去横滨，午后二时返回医院。

一、戴天仇于二十二日有电话给孙文。

#### 乙秘第二三五九号 二月二十四日

二十三日午前

九时二分葛庞来访，孙文谢绝会见。

十时七分金佐治来访，十一时四十五分离去。

十时四十分胡汉民来访，午后零时五十分离去。

十一时二十分丁仁杰来访，午后零时四十三分离去。

十一时二十分孙文拍发至外国电报一通。

午后

零时四十七分黄实来访，一时离去。

四时十八分孙文徒步外出，赴麹町区三年町陈其美处访问，未遇。旋即退出，往芝区南佐久间町林蔚陆处，会合周应时、王静一、韩恢、余祥辉等，会谈。五时五分离去返归住所。

六时四十分余祥辉来访，旋即离去。

#### 乙秘第二三七〇号 十一月二十五日

二十四日午前

① 凌毅似为凌毓之误。

九时二十五分夏重民、黄增高来访，十一时离去。

十一时金佐治来访，午后四时三十五分离去。

十一时十分宋嘉树来访，参与交谈。午后零时十五分离去。

十一时四十五分丁仁杰来访，午后零时五分离去。

午后

二时十分收到美国中华青年会电报一通。

四时三十分韩恢、阙钧、程壮三人来访，五时离去。

四时四十分孙文收到现居住于茨城县曹亚伯及上海某人来信各一通。

五时五十分和田瑞来访，七时离去。

六时十五分夏重民再次来访，七时十五分离去。

#### 乙秘第二三七四号 十一月二十六日

二十五日午前

九时十五分王统一来访，面谈。午后一时离去。

九时二十分丁仁杰来访，参与交谈。午后零时十五分离去。

九时三十五分居正来访，参与交谈。午后零时二十八分离去。

九时五十七分胡汉民来访，参与交谈。午后二时四十七分离去。

十时王静一、杨庶堪、许崇智三人来访，参与交谈。午后零时十五分离去。

十时十分金佐治来访，参与交谈。午后二时四十七分离去。

十时三十分陈其美来访，参与交谈。午后二时二十五分离去。

十时三十三分周应时来访，参与交谈。午后一时十五分离去。

十时五十分田桐来访，参与交谈。午后零时十分离去。

十一时二十五分夏重民来访，参与交谈。十一时三十分离去。

午后

一时二十五分孙文以头山满名义致神田区中华基督教内宋嘉

树电报一通。

一时四十五分夏重民、黄增高来访，面谈。二时五十分离去。

二时五分张孟介、凌毅来访，面谈。二时五十三分离去。

二时二十五分邮寄致小石川区水道六四东乡馆内某人信一通。

二时二十分宋嘉树来访，参与交谈。二时二十八分离去。

四时二十分孙文赴麹町区三年町陈其美处访问，陈不在。当孙返回之际，与菊地良一、山田纯三郎相遇，遂共同前往芝区南佐久间町陈其美事务所，途经葵桥电车站又逢陈中孚。陈将一通电报交与孙，一行人等同去事务所，陈其美也未在。他们即在此告辞分别。孙于五时十五分返归住所。

附记：

二十五日为定期集会时间，来孙文住所者有王静一、丁仁杰、居正、胡汉民、王统一、杨庶堪、许崇智、金佐治、陈其美、周应时、田桐等，来人共聚一室，就某事进行协商讨论。

### 乙秘第二三八一号 十一月二十七日

二十六日午前

十时丁仁杰来访，面谈。十时七分离去。

十时四十七分丁仁杰再次来访，面谈。十时五十分离去。

十一时十五分金佐治来访，面谈。午后二时十分离去。

十一时二十五分陈中孚来访，面谈。正午十二时离去。

午后

一时袁泽民来访，面谈。一时三十分离去。

一时三十分张孟介、凌毅来访，面谈。二时十分离去。

四时三十分孙文徒步外出，至麹町区三年町陈其美处访问。因陈不在，旋即退出，赴芝区南佐久间町一丁目一番地林蔚陆处，与丁仁杰、陈中孚、刘大同等面谈。五时二十分离去。五时



四十分返归住所。

八时四十五分丁仁杰来访，面谈。九时离去。

九时收到外国电报一通、信三通，发信人不详。

**乙秘第二三八八号**      十一月二十八日

二十七日午前

九时三十分丁仁杰来访，十时四十分离去。

九时三十七分夏重民来访，十时二十分离去。

九时五十分王统一来访，九时五十五分离去。

九时五十五宋嘉树来访，十时十分离去。

十时十五分韩恢派遣陈志成来访，将何海鸣托带的文件交与孙文，即时离去。

十时五十五分张孟介、凌毅来访，十一时五十分离去。

午后

一时戴天仇来访，二时四十五分离去。

三时三十七分居正来访，三时五十五分离去。

四时五十五分孙文徒步外出，赴鞠町区三年町陈其美处访问，未遇，即时返归住所。

**乙秘第二三九四号**      十一月二十九日

二十八日午前

九时三十分王统一来访，午后一时三十分离去。

九时四十分王静一来访，参与交谈。午后零时三十五分离去。

九时五十分周应时来访，参与交谈。午后零时三十五分离去。

九时五十五分居正来访，参与交谈。午后零时四十分离去。

九时五十七分胡汉民来访，参与交谈。午后二时三十分离去。

十时十分丁仁杰、戴天仇来访，参与交谈。丁于午后零时三十五分、戴于午后一时三十五分先后离去。

十时十五分金佐治来访，参与交谈。十一时十分离去。

午后

一时四十分陈中孚来访，二时离去。

三时四十分宋嘉树来访，四时四十分离去。

五时二十分孙文乘人力车外出，赴神田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访宋嘉树，不在。立即离去，转赴芝区西佐久间町民国社，与陈中孚、王静一、丁仁杰、夏重民等会谈。七时返回住所。

五时三十五分戴天仇来访，待孙文归来，面谈。十时二十分离去。

七时五分陈中孚来访，面谈约十分钟离去。

追记：略。

### 乙秘第二三九九号 十一月二十日

二十九日午前

九时三十五分余祥辉来访，面谈。午后一时五分离去。

九时五十二分王静一来访，参与交谈。十一时十七分离去。

十时四十五分丁仁杰来访，参与交谈。午后一时五分离去。

十一时十分杨益谦来访，参与交谈。十一时五十八分离去。

十一时二十分夏之麒、夏□祺来访，参与交谈。午后零时二十五分离去。

十一时四十分夏重民、陈庆云来访，参与交谈。午后零时八分离去。

午后

零时二十分陈家鼐来访，参与交谈。午后零时五十一分离去。

零时二十五分段刚、任烈、萧英来访，参与交谈。零时五十二分离去。

零时三十二分邮寄致澳门风顺堂孙眉挂号信一通。

① 原档案字迹不清，故略。

二时十五分刘大同、徐来□来访，面谈。

四时二十分居正等三人来访，面谈。五时十五分离去。

七时二十五分收到桑港电报一通。

乙秘第二四一一号 十二月一日

三十日午前

九时三十分丁仁杰来访。九时五十分离去。

十一时五分戴天仇、王统一来访。王于十一时二十分、戴于午后二时五十分离去。

正午十二时傅文郁来访，十二时二十分离去。

午后

零时三十分王统一再次来访，参与交谈。零时四十分离去。

零时四十五分陈美其来访，五时三十分离去。

一时五十分夏重民来访，参与交谈。二时三十分离去。

二时五分收到外国电报一通（发报人不详）。

二时十五分和田瑞来访，参与交谈。二时五十分离去。

二时五十分黄实来访，参与交谈。三时十分离去。

四时三十分拍发致美国纽约某公司及威尔逊大总统电报各一通。

乙秘第二四二六号 十二月二日

十二月一日午前

九时二十五分胡汉民来访，午后三时四十八分离去。

十时十五分萱野长知来访，参与交谈。十一时五分离去。

十时五十五分陈其美、山田纯三郎来访，参与交谈。十一时二十五分离去。

午后

二时宫崎寅藏来访，参与交谈。四时二分离去。

二时三十三分丁仁杰来访，参与交谈。三时五分离去。

八时夏重民、林来、黄德来访，九时离去。

八时三十分收到香港来信二通（发信人不详）。

乙秘第二四四四号 十二月三日

二日午前

九时十五分王统一来访。午后零时四十五分离去。

九时二十五分丁仁杰来访，参与交谈。零时五十分离去。

九时五十五分王静一、田桐、居正来访，参与交谈。午后零时五十分离去。

十时五分陈其美来访，参与交谈。午后四时四十五分离去。

十时二十分许崇知〔智〕来访，参与交谈。午后零时五十分离去。

十时三十五分杨庶堪来访，参与交谈。午后二时二十五分离去。

十时三十六分山田纯三郎来访，在别室孙文、陈其美、王统一三人与其会谈，似就某事密商。山田于十一时十五分离去。

十时四十五分周应时来访，参与交谈。午后二时三十五分离去。

午后

三时十五分收到外国信件一通（发信人不详）。

三时十五分王统一来访，四时四十二分离去。

三时四十分和田瑞来访，参与交谈。四时离去。

三时四十五分梅屋庄吉、神田梅吉来访，四时离去。

四时四十五分孙文由陈其美、王统一陪同外出，途中王统一告别他去。孙至陈其美处，与许崇知〔智〕、一ノ瀬谷太郎会谈。六时离去，六时十分返回住所。

六时三十五分孙文再次外出，赴芝区南佐久间町林蔚陆处，

与来会之丁仁杰、王静一、居正三人面谈。八时五十分面谈。九时十分返回住所。

乙秘第二四六二号 十二月四日

三日午前

九时三十三分丁仁杰来访，面谈。十时五分离去。

九时四十五分戴天仇来访，参与交谈。午后九时离去。

九时五十分居正来访，参与交谈。十时十二分离去。

十时二十五分胡汉民来访，参与交谈。午后二时十五分离去。

十一时七十分田桐来访。参与交谈。午后一时四十五分离去  
午后

二时十分陈其美、山田纯三郎来访，参与交谈。山田于三时二十分、陈于晚九时先后离去。

二时二十分孙文由陈其美、戴天仇陪同，赴头山满处拜访，头山满在其新建二楼上设宴招待。三时四十分寺尾亨亦来参加。七时十五分与陈、戴二人一起离去，返归住所。

头山满为新房落成设宴招待。

三时二十分邮寄以下各信件：一、新嘉坡卢辉堂一通，二、檀香山谢已原一通，三、桑港某人一通，四、檀香山某人一通，五、香港中环德辅道中德昌隆宝号邓化学一通。

乙秘第二四七八号 十二月五日

四日午前

九时四十五分丁仁杰来访，十一时离去。在此期间，孙文收到外国电报一通。

十一时二十五分……①

十一时四十分波多野春房来访，十一时四十五分离去。

① 以下原件文字模糊不清。

午后

一时五十分陈其美来访。

二时三十分王统一来访，三时五十五分离去。

二时三十分许崇智<sup>①</sup>□□□来访，四时二十分离去。

四时五分夏重民来访，五时五分离去。

乙秘第二四九五号 十二月六日

五日午前

九时二十分王统一、杨彪来访。杨于九时□十分、王于午后二时二十分先后离去。

……<sup>②</sup>

九时四十五分丁仁杰来访，参与交谈。午后一时□十五分离去。

九时四十八分王静一、杨庶堪来访，参与交谈。午后一时五十分离去。

九时五十七分胡汉民来访，参与交谈。午后二时五分离去。

十时三十五分居正来访，参与交谈。一时五分离去。

十时四十分周应时来访，零时五十分离去。

十时□分孙文收到外国电报一通。

十一时三分金佐治来访，参与交谈。午后二时五分离去。

十一时三十八分田桐来访，参与交谈。午后一时五分离去。

十一时五十分戴天仇来访，参与交谈。午后零时四十分离去。

午后

零时十分和田瑞来访，参与交谈。零时四十分离去。

一时中西□□……<sup>③</sup>

① 原件不清，从字形看似为“许崇智”三字。

② 原档案自此以下有两行字迹不清。

③ 原档案本行自“中西”以下字迹不清。

一时二分萱野长知来访，参与交谈。二时五十分离去。

一时三十二分夏重民、李□来访，二时十分离去。

三时金佐治再次来访，与孙面谈。三时十分离去。

三时五十五分孙文徒步外出访陈其美，陈不在。去芝区南佐久间町一丁目一番目林蔚陆处，与王静一、余祥辉、陈中孚，周应时面谈。五时离去，五时十五分返回住所。

五时三十三分陈中孚来访，与孙面谈。六时二十分离去。

### 乙秘第二五〇六号 十二月七日

六日午前

十时丁仁杰来访，十时五十五分离去。

十时五分余祥辉来访，参与交谈。午后零时十分离去。

午后

一时二十五分陈其美来访，六时十分离去。

三时十五分陈家鼐、陶珍来访，参与交谈。三时四十分离去。

### 乙秘第二五三〇号 十二月九日

八日午前<sup>①</sup>

八时三十分戴天仇来访，九时四十五分离去。

十时萱野长知来访，十时四十分离去。

十时四十分丁仁杰来访，十一时五十五分离去。

十一时二十五分何天炯、刘梦、邓恢宇来访，参与交谈。午后零时四十五分离去。

午后

一时二十分王统一来访，二时十分离去。

三时十五分孙文乘人力车外出，至书店订购书籍，归途去芝区南佐久间町一丁目一番地陈其美事务所。五时四十分返回住所。

① 原档案缺十二月七日情况报告。

## 乙秘第二五五三号 十二月十一日

十日午前①

九时三十五分丁仁杰来访，午后零时三十分离去。

九时五十分王静一来访，参与交谈。午后零时三十分离去。

九时五十五分戴天仇来访，参与交谈，午后一时五十分离去。

十时三十分王统一来访，参与交谈。午后一时二十分离去。

十时三十分胡汉民来访。参与交谈。午后一时五十分离去。

十时四十分金佐治来访，参与交谈。午后一时五十分离去。

十一时十分周应时来访，参与交谈。午后零时三十分离去。

午后

二时十分孙文徒步外出，赴芝区南佐久间町一丁目一番地陈其美事务所，与丁仁杰、王静一面谈。二时四十分离去，乘人力车至上野公园散步。六时十五分返回住所。

## 乙秘第二五六〇号 十二月十二日

十一日午前

九时十分邓恢来访，孙文谢绝会见。

九时三十五分周应时来访，面谈。十一时十五分离去。

九时五十分王静一、丁仁杰来访，参与交谈。王于十一时十五分、丁于十一时十八分离去。

十时三十五分陆惠生来访，参与交谈。十时二十七分离去。②

十一时二十五分宫崎寅藏、何天炯来访，面谈。午后一时十五分离去。

午后

一时四十五分丁仁杰再次来访，面谈。 时五十三分离去。

① 原档案缺十二月九日情况报告。

② 原文如此，离去时间有误。



三时十分阎崇义来访，孙文谢绝会见。

四时十分谭平、黄焱（现在麴町区病院住院）来访，面谈。

五时七分离去。

四时三十分收到由小石川区六六町十一番地崇雅寄来信一通。

六时十二分颂仁来访，面谈。十时十分离去。

### 乙秘第二五七三号 十二月十三日

十二日午前

九时五十分王静一来访。午后零时二十分离去。

十时五分胡汉民来访，参与交谈。午后零时二十分离去。

十时十分丁仁杰来访，参与交谈。午后零时二十分离去。

十时十五分田桐来访，参与交谈，午后零时二十分离去。

十时三十分王统一来访，参与交谈。午后零时十五分离去。

十时四十分金佐治来访，参与交谈。午后零时十七分离去。

十时五十七分杨庶堪来访，参与交谈。零时二十分离去。

十一时二十五分萱野长知来访，参与交谈。午后零时十分离去。

午后

一时十分波多野春房来访，二时离去。

三时十五分颂仁（邓懔<sup>①</sup>）来访。四时十五分离去。

七时二十五分丁仁杰再次来访，七时四十五分离去。

### 乙秘第二五七八号 十二月十四日

十三日午前

九时五分邓恢宇来访，十时四十分离去。

十时二十分余祥辉来访，参与交谈。午后一时离去。

① 懔系日本汉字，疑为懔之误。

十一时十八分杨益谦来访，参与交谈。十一时五十八分离去。

十一时五十八分陈中孚来访，参与交谈。正午十二时离去。

十一时五十五分李维汉来访，参与交谈。午后一时离去。

午后

一时四十分陈其美，山田纯三郎、菊地良一来访，午后二时五十分离去。

三时三十分阎崇义、刘冠杰来访，四时五分离去。

三时四十五分刘大同来访，参与交谈。四时二十分离去。

四时收到由神田区中猿乐町五番地潜修寄庐某人寄来快信一通。

四时二十分林来来访，四时五十分离去。

四时五十分颂仁来访。八时十分离去。

五时三十分陈其美来访，参与交谈。八时十分离去。

七时三十四分陈家鼐、刘艺舟、凌铎来访，参与交谈。八时四十分离去。

### 乙秘第二五九四号 十二月十五日

十四日午前

十时五分丁仁杰来访，十一时离去。

十时五分何天炯、黎梦二人来访，午后一时五分离去。

十一时十分胡汉民来访，三时三十分离去。

午后

零时三十分陈中孚来访，零时五十分离去。

三时十五分陈中孚再次来访，与陈同来者有吴非、徐炳炎、张岳运、郭溪友四人。四时二十分离去。

五时三十分邮寄致香港、美国信各一通。

七时二十分陈其美来访，八时三十五分离去。

**乙秘第二六〇九号**

十二月十六日

十五日午前

九时五十分戴天仇来访，十一时五十五分离去。

十时五十分傅文郁来访，十一时四十分离去。

十一时四分丁仁杰、夏重民来访，参与交谈。午后零时五分离去。

十一时三十五分王统一来访，参与交谈。十一时四十五分离去。

午后

四时十八分曹亚伯来访，五时十五分离去。

七时四十分陈其美来访，九时离去。

**乙秘第二六二五号**

十二月十七日

十六日午前

十时五分戴天仇、王统一、胡汉民来访，面谈。戴、王于午后一时三十五分、胡于午后一时五十分先后离去。

十时十分居正来访，参与交谈。午后零时五十分离去。

十时十五分金佐治来访，参与交谈。午后一时五十五分离去。

十时二十五分王静一来访，参与交谈。午后零时五十分离去。

十时二十五分何天炯来访，参与交谈。午后零时五十分离去。

十时四十分丁仁杰来访，参与交谈。午后零时五十分离去。

十时五十分田桐来访，参与交谈。午后零时五十分离去。

十一时二十五分杨庶堪来访，参与交谈。午后零时五十分离去。

十一时二十六分周应时来访，参与交谈。午后零时五十分离去。

午后

二时四十分丁仁杰再次来访，交与孙文信一通。孙立即起草电报，命丁发出。丁于二时五十分离去。

二时五十分孙文乘人力车外出，至芝区南佐久间町陈其美事务所，与陈中孚、王静一等约十几人，似就某事进行讨论。四时二十分返回住所。

四时二十五分居正、许崇智来访，面谈。四时三十分离去。

四时三十分陈家鼎、□□□来访，面谈。四时四十分离去。

### 乙秘第二六三七号 十二月十八日

十七日午前

十一时四十五分田桐来访，午后零时十分离去。

十一时三十分萱野长知来访，参与交谈。午后零时二十分离去。

午后

零时二十三分戴天仇来访，零时五十分离去。

一时二十分夏重民来访，一时五十五分离去。

二时三分余祥辉来访，二时四十五分离去。

三时十分曹亚伯来访，参与交谈。四时十分离去。

五时三十分收到信三通（发信人不详）。

八时七分陈其美、王静一来访，王于九时二十二分、陈于十时二分离去。

### 乙秘第二六五〇号 十二月十九日

十八日午前

九时五十分黎梦、邓恢宇来访，十时二十分离去。

十时四十分居正来访，十一时四十分离去。

十一时陈其美来访，十一时四十分离去。

十一时四十五分夏重民来访，约十五分钟离去。

午后

一时三十四分邮寄致外国信件一通，同时收到外国信件二通。  
二时五分孙文乘人力车外出，至京桥区出云町资生堂购买药品。三时五十分返回住所。

八时三十五分陈其美再次来访，九时五分离去。

**乙秘第二六七四号** 十二月二十一日

二十日午前<sup>①</sup>

九时四十分余祥辉来访。午后二时十分离去。

十时四十分居正来访，参与交谈。十时五十分离去。

十一时五分杨益谦来访，参与交谈。午后零时二十五分离去。

十一时三十分……<sup>②</sup>

十二时刘大同、□□□来访，参与交谈。午后一时十分离去。

午后

四时五分陈其美、戴天仇、山田纯三郎来访，戴、山田于五时二十分、陈于七时五分离去。

**乙秘第二六九〇号** 十二月二十二日

二十一日午前

十时十分胡汉民来访，面谈。一时二十分离去。

十一时四十分何天炯来访，参与交谈。午后一时二十五分离去。

午后

零时三十分夏重民来访，面谈。午后一时二十五分离去。

二时张崇海、李子和、张永修、胡振域四人来访，面谈。三

① 原档案缺十二月十九日报告。

② 原档案自此以下有四行字迹不清。

时离去。

二时四十分寄信一通。

三时十一分曹亚伯来访，面谈。五时离去。

三时十八分山田纯三郎来访，参与交谈。四时三十分离去。

四时二十分戴天仇来访，参与交谈。四时三十分离去。

四时三十分菊地良一来访，面谈。四时三十五分离去。

六时二十分收到新加坡来信一通。

七时三十分陈其美来访，八时五十五分离去。

乙秘第二七〇一号 十二月二十三日

二十二日午前

十一时十分刘平来访……①午后零时十五分离去。

十一时十八分宫崎寅藏来访，十一时四十五分离去。

午后

二时三十分余祥辉来访，二时五十分离去。

三时十分韩恢来访，四时十分离去。

五时十五分邮寄致上海某人挂号信一通。

五时二十分宋嘉树来访，七时二十五分离去，

乙秘第二七一〇号 十二月二十四日

二十三日午前

九时三十六分丁仁杰来访，一时三十五分离去。

九时五十五分居正、夏重民来访，夏于十一时五十二分、居于午后一时十分离去。

十时十分王统一来访，午后一时五十分离去，

十时四十分陈其美来访，午后二时十五分离去。

十时四十五分田桐来访，午后一时十分离去。

① 原档案自此以下有六行字迹不清。

十一时七分王静一、杨庶堪来访，王于午后一时五分、杨于午后一时□分离去。

十一时□□□分周应时、金佐治来访，周于午后一时五分、金于午后七时三十分离去。

十一时四十分山田纯三郎来访，午后二时二十五分离去。

十一时四十五分菊地良一来访，午后四时三十分离去。

十一时五十分胡汉民来访，午后七时三十分离去。

午后

二时二十五分居正、唐健、□源英来访，二时四十二分离去。

四时邓铿来访，六时离去。

五时收到外国电报一通。发致宋嘉树电报一通。

### 乙秘第二七二六号 十二月二十五日

二十四日午前

九时二十五分宋嘉树来访，面谈。九时五十五分离去。

九时三十分居正来访，参与交谈。十时四十五分离去。

九时三十五分丁仁杰来访，参与交谈。十二时五分离去。

九时五十五分黎梦、邓恢宇来访，参与交谈。十一时五分离去。

十时十分陈其美来访，参与交谈。午后四时离去。

十时四十分夏重民、郑振春来访，参与交谈。十一时离去。

午后

零时二分菊地良一来访，参与交谈。一时二十分离去。

零时二十五分萱野长知来访，参与交谈。一时五十分离去。

一时十五分收到某处寄来电报汇款。

一时四十五分曹亚伯来访，参与交谈。二时三十分离去。

三时十分李容恢来访，参与交谈。四时五十分离去。

三时五十分陈家鼐、余嗣靖<sup>①</sup>来访，参与交谈。四时十分离去。

① 前面报告中“靖”又作“清”。

四时十五分韩恢来访，参与交谈。五时十五分离去。  
 五时五分曹亚伯、周震麟来访，面谈。六时五十分离去。  
 七时五分宋嘉树来访，八时十分离去。

乙秘第二七三二号 十二月二十六日

二十五日午前

十时十六分胡汉民来访，午后二时十五分离去。  
 十时四十分宫崎寅藏来谈，十一时二十分离去。  
 十一时二十分（以下字迹不清）  
 十一时三十五分丁仁杰来访，午后一时□分离去。  
 午后

零时四十分邓铿<sup>①</sup>来访。午后二时二十五分离去。  
 一时徐苏中来访，一时二十□分离去。  
 一时三十□分任寿祺来访，一时十五分离去。  
 三时四十五分闾钧来访。

四时十分陈其美、戴天仇、山田纯三郎来访，戴、山田于十时五十□分、陈于九时四十五分先后离去。

四时二十五分葛庞、刘佐成来访，四（？）时三十分离去。

四时三十分夏重民来访，四时三十七分离去。

四时三十五分陈家鼎、张肇基、来访，四时五十分离去。

五时四十分夏重民、张肇基、□□□、程瀛四人来访，六时十分离去。

……<sup>②</sup>

乙秘第二七三九号 十二月二十七日

二十六日午前

① 邓铿二字不十分清楚。另“铿”为日本汉字。

② 原档案此行字迹不清。



十时十分居正来访，午后一时二十分离去。

十时二十五分丁仁杰来访，午后一时二十分离去。

十时四十分王统一、戴天仇、许崇智来访，许于午后一时二十分、戴王于午后二时二十分离去。

十时五十分金佐治来访，午后二时二十分离去。

十一时五分王静一来访，午后一时二十分离去。

十一时十分胡汉民来访，午后一时二十分离去。

十一时三十分夏重民来访，午后一时二十分离去。

十二时陈其美、萱野长知来访，萱野于午后零时三十分、陈于午后九时五十分离去。

午后

零时十五分杨庶堪来访，零时二十分离去。

三时十分陈中孚来访，三时二十五分离去。

三时五十分葛庞、王祺、陈元□、李维汉四人来访，四时三十五分离去。

六时陈中孚再次来访，七时五十五分离去。

六时三十分韩恢、凌轶来访，凌旋即离去，韩恢于六时三十分离去。

### 乙秘第二七四四号

十二月二十八日

二十七日午前

十时五十三分余祥辉来访，午后一时离去。

十时五十七分王统一来访，十一时七分离去。

午后

零时七分陈家鼐来访，一时离去。

一时十分杨益谦、董靖华来访，一时五十五分离去。

一时五十分邓铿来访，二时二十二分离去。

二时五分陶珍、钟甄、谭文三人持何海鸣介绍信来访，二时

三十七分离去。

二时三十七分方健飞、程锐生来访，二时五十七分离去。

二时三十五分何天炯来访，四时三十分离去。

四时蔡空灵来访，孙文谢绝会见。

四时五十分刘大同、刘铎、张维翰、梁宗极四人来访，五时十分去。

### 乙秘第二七五四号 十二月二十九日

二十八日午前

十时五十分陈中孚来访，面谈。十时五十五分离去。

十一时二十五分陈家鼎来访，面谈，十一时四十分离去。

十一时三十五分丁仁杰来访，面谈。午后零时二十分离去。

午后

零时三十分胡汉民来访，面谈。三时二十分离去。

零时三十五分萱野长知来访，参与交谈。零时二十五分离去。

一时四十分陈其美、山田纯三郎来访，参与交谈。三时四十分离去。

一时五十分林来来访，参与交谈。二时十五分离去。

二时陈家鼎再次来访，参与交谈。三时四十分离去。

二时五十分任寿祺来访，参与交谈。三时五十分离去。

四时十七分戴天仇来访，面谈。五时五分离去。

六时五十分陈中孚再次来访，七时十分离去。

### 乙秘第二七五九号 十二月三十日

二十九日午前

九时三十二分陆惠生来访，九时五十五分离去。

九时三十五分戴天仇来访。

九时三十七分夏重民来访，九时四十八分离去。

九时五十五分丁仁杰来访，十时十分离去。

十时十八分萧萱、田桐来访，十时三十七分离去。

十时二十分王静一，陈其美来访，王于十时三十七分离去。

十时三十七分孙文由陈其美、戴天仇陪同乘车外出，至麹町区麹町八丁目十九番地秋山定辅家访问，在二楼客厅会谈。在会谈中，宫崎寅藏来访，五人一起商谈。午后零时十五分孙、陈、戴三人离去。归途陈告别，孙与戴零时二十三分返回住所。戴于四时四十五分离去。

零时四十分拍发致外国电报一通。

一时三十分陈其美再次来访，九时四十五分离去。

二时二十分山田纯三郎来访，三时三十分离去。

二时二十七分何天炯来访，五时十分离去。

二时三十四分田桐来访，四时四十五分离去。

二时三十七分王统一来访，三时十分离去。

二时四十二分胡汉民来访，八时四十五分离去。

三时二十分拍发致外国电报一通。

三时三十七分阙钧、成城二人来访，八时四十五分离去。

三时三十八分邓铿来访，八时四十五分离去。

四时二十分王静一、杨庶堪来访，七时四十分离去。

八时二十分拍发致外国电报一通。

### 乙秘第二七六一号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三十日午前

九时四十分丁仁杰、曹亚伯、萧萱来访，曹、萧二人于十时四十分离去，丁于午后零时三十分离去。

九时四十五分陈其美、王统一来访，王于午后零时三十分离去，陈于午后二时五十五分离去。

十时十分许崇智、十时二十分田桐来访，参与交谈。田于十

一时、许于午后零时三十分离去。

十时二十五分周应时、十时三十分王静一、杨庶堪来访，参与交谈。周于十一时，王、杨于午后零时三十分离去。

十一时三十分金佐治，十一时三十七分何天炯来访，参与交谈。何于十一时五十分、金于午后四时离去。

十二时张静江、周□游来访，参与交谈。午后零时五十五分离去。

午后

一时二十分陆惠生来访，参与交谈。四时三十五分离去。

一时三十分陈家鼐来访，孙谢绝会见，即时离去。

二时夏□琪、夏之麒来访，参与交谈。二时五十五分离去。

三时四十分陈其美、戴天仇来访。三时五十分戴赴头山满住宅，四时三十五分返回，似就某事与孙商谈。戴于八时二十分、陈于九时十五分离去。

## 一二·九运动报刊资料选编

闻黎明 辑

**编者按：**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发动了新的侵略，提出了“华北政权特殊化”的无理要求。汉奸殷汝耕在冀东成立傀儡政权，国民党政府则仍旧采取不抵抗政策。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坚持白区斗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北平爱国学生展开了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六千余人走上街头，举行请愿游行，遭到国民党反动军警的残酷镇压，旋即改请愿为示威。次日，北平学校学生宣布总罢课。十六日，万余人再次示威游行，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全国各地爱国学生纷纷响应，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

本资料选自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底以前出版的《北平晨报》、《北平新报》、《世界日报》和《大众生活》、《世界知识》杂志。这些报刊或为时代所限，或为当局新闻检查删改，不可能如实反映这次学生爱国运动的全面情况及其重大意义。如对“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北京声势浩大的学生请愿示威游行，除邹韬奋主办的《大众生活》外，其它报刊所言甚讳。为补此不足，特编入钱玫荫翻译的《密勒氏评论报》中刊载的外国记者两篇目睹报道。

关于“一二·九”运动的资料，解放以后曾出版过多种，但收集、整理报纸和杂志中的有关消息、报道、文章，还不曾有过。本资料选编仅仅是这方面的一种尝试。

文中误字，酌情改正；不能判断者均按原文抄录。被国民党当局新闻检查时删掉者，注以“被删”。

**十一月二十八日** 平大各院学生联合会表明态度，昨发表快邮代电，谓决不南迁，决不停课。

《世界日报》，1935年11月29日，第7版。

**三十日**〔本报特讯〕东北大学一部学生鉴于该校素无学生会之组织，殊无代表学生意见之机关，故发起组织“东北大学学生自治会”。业经各级级长数度磋商，昨日并有署名“学生会赞助委员会”者发表告同学书，说明在此非常时期，有组织学生会之必要。末并声明：“如果还有一二不识时务的分子，从中作梗，本会备有相当有效办法”云云。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1日，第9版。

**十二月二日** 师大校长李蒸，昨勸学生安心上课，并禁止学生私自集会。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3日，第9版。

**三日**〔本报特讯〕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数年前因故解散后，迄今仍未正式成立。刻大多数同学感觉校内举办公共作业及课外活动方面，缺乏主干之联络，故近日由该校教理文三学院各班推选代表，发起组织学生自治会。刻悉该代表已于前日（三日）晚假该校教理学院召开各班代表联席会议，席间讨论应如何积极进行组织案，并当场推定筹备委员七人，进行起草简章及筹备事宜，一俟日内筹备就绪，即行召开成立大会云。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5日，第9版。

**五日**〔特讯〕平大法商学院政四、经四、政二、法二、经二、法、政、经、商一，各班学生代表，昨发起组织该院学生会筹备会，并于昨日联名函致未经推举代表之各班学生，令每班选出代表二人，定今日下午七时，在该院召开筹备大会。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6日，第7版。

**六日**〔本报特讯〕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自前年成立后，因种种原因，刻□陷于停顿状态；各执委均已相继毕业离校，无人负

责，实际等于无形解散。延至最近，该校一部学生鉴于国难日亟，华北时局千钧一发之际，为谋全校同舟共济起见，实有重新成立学生会之必要。爰□数日来，该生等奔走结果已略有头绪，兹将日昨所得消息志次：

后日当众开票 现各班代表之选举票，业已于日昨印就，交由临时代表分发各同学（或托该校讲义股代表），限于本月九日（星期一）上午十一时前投入各院票箱。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7日，第9版。

七日 师大学生组织自治会问题，大部班级已表示赞同，各班正式代表即选出，惟校当局嘱勿组织成立。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8日，第7版。

〔特讯〕平大法商学院各班代表联席会议，昨日下午七时在该院召开学生自治会全体代表大会，出席各班推举代表二人，共二十余人。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8日，第7版。

八日 〔特讯〕平市学生界近谋大团结，进行发起全市学联。大学、中学学生团体联合会定期开会。平大、北大等校相继组织学生自治会。

《北平新报》，1935年12月9日，第4版。

十二月八日，学联在燕京大学开各校代表大会——到会的有二十几个单位——宣布请愿示威的路线与时间。同时，对于参加的人数作最后的估计。当主席向东大代表问：“东大明天究竟能出多少人？”东大代表真是又惭愧又悲伤：“究竟能出多少人？真不敢说！因为大多数同学都还不知道有这次行动。学校当局压迫，同学尚无组织。但明天早上一定召开大会，开得成呢，我相信东大同学是不会退缩的。万一大会开不成，那么只有三十人了——这三十人一个都不会少！”主席听了报告，当时决定要东大这确定的三十人完全编成纠察队，而且担任整个队伍的先锋纠察——这一

决定东大代表立刻接受了。这一决定是对的。东大同学已作了四年的亡省奴隶了啊！为什么不作先锋？——同时决定燕大、清华同学由西直门乘大汽车进城，在东大集合。

《大众生活》，第1卷第10期：王汝娟《热血汇流者》。

九日〔本报特讯〕昨，本市各大中学生分头群赴中南海向何应钦请愿，表示坚决反对以任何名义破裂中国领土。何于日前已赴汤山，乃由军分会高级参谋侯成接见学生代表，对学生所提六项要求：（一）、反对秘密外交。公布中日交涉经过；（二）、反对领土破裂；（三）、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及爱国运动之自由；（四）、立即停止任何内战；（五）、不得擅捕人民；（六）、立即释放请愿被捕学生。侯参谋允即转达何，并允即电公安局释放被捕学生。学生于请愿后，即游行示威，但沿途为军警和平制止，未得游行。另有百余人于游行示威后，集聚北大三院，商今后之进行，并决议今日起一致罢课云。

《北平新报》，1935年12月10日，第1版。

北平国立私立十五大学学生举行盛大示威游行，反对华北伪自治运动。城内游行队伍被军警驱散；城外清华、燕京两校学生因城门关闭未能入城，在朔风凛冽中立候全日，二十余学生被捕。

《世界知识》，第3卷第8号：《中国各地学生运动的怒潮》。

〔本市消息〕平市公安局恐有宵小乘机捣乱，除昨日竟日严加戒备外，昨日各外城城门均提前于八时关闭。同时该局并通飭各区队，于昨晚十一时后，实行临时大检查，以固治安云。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10日，第7版。

十二月九日，北平出现了多年来最戏剧性的日子。一个惊人的、反对目前政治局势的学生运动，忽然出现在舞台上。……

虽然示威游行的筹备工作是秘密的，但当局者是有准备的“所有大城门都关闭了，以防城外从各学校来的学生们的“侵犯”，干扰市场。同时全部警察力量、宪兵和宋哲元将军的大刀队都调动上



街，中断了重要的公共汽车和电车线路。整个城市处在戒严和紧紧待命的状态。在清晨四时半，各学校门口都布置了特殊的警察站岗。

上海英文《密勒氏评论报》，1935年12月16日，H.F.S.《北平学生运动》。

### ▲城外

早晨五点多钟，学校电灯没有开，黑乌乌的，我们点着洋烛，起来准备，六点半就齐集大操场，天还没亮，我们的队伍就排列好了。当学生会主席到前面讲话的时候，校墙外街道上一阵机器脚踏车的嘟嘟声。兵士“一、二、三、四、”的步伐声，由远而近地向我们校门走来，威胁着我们，但是我们已经下了决心，“誓以我们的热血献给危急的祖国”，所以一点也不惊慌，当即委派我们英勇的自行车队前往侦察，回来报告西校门南校门都被军警看守。我们为避免麻烦，耽延时刻，便立刻掉换方向，全体五百多同学飞跑着冲出东校门，等军警得到消息赶出东校门时，我们早已喊着口号跑出成府，走进了出地小路。

但不久，前面的交叉路口已经被一群拿着大刀短枪的警察堵住去路，不准我们前进。以后虽经代表再三婉言解释说我们这次完全是和平的请愿，警察们仍是不放我们过去。这时大家都愤恨极了，顾不得刀枪性命，听到总指挥一说“散开冲！”大队立刻分散，警察们来不及守卫，我们早从旁路冲过去。二十多个“武装同志”终敌不过我们五百多赤手空拳的青年学生啊！他们没别法，只好在后面一边喊一边追。

我们一会儿就跑上了大路，整齐了队伍，然而后面又有装着机关枪的机器脚踏车嘟嘟地追来了。哼！我们立刻分成十人一队，大家连起手来，占满全街，一面跑一面拦阻车队的去路，许多自行车以至机器脚踏车都被迫停止了，我们则继续前进！

快到西直门的一个桥上，一群武装警察（比以前增加许多）把整个桥都堵住了。他们那种不讲情理的凶暴态度真气人极了，

其间经过长久交涉，毫无结果，我们顾不了许多，只好大家挤在一起，一直向前硬冲，忍受了他们硬拳、皮鞭的威胁、痛苦以及撕毁我们校旗、标帜的污辱，至终冲过去了，我们是至终跑到了西直门！

然而走到那里看见城门紧紧地关闭着。呵，我们愤恨极了！执政者竟拿我们这许多赤手空拳的爱国青年当作他们的敌人！不但在前进中给我们种种阻碍，并且把城门关闭，不许我们进去。反过来他们却把大门开开，让那侵占我们的土地、剥夺我们的主权的帝国主义，携带武器任意出入并和他们共同来弹压我们民众的爱国运动，阻止我们表示爱国的情意，真使我们痛恨入骨了！

我们是坚决着不肯回去的。于是，一面派代表和当局交涉；一面喊口号，组织宣传队向左右民众宣传。正在这个时候，清华的队伍来了，又增加了四百多人的力量，多么兴奋啊！于是全体欢呼迎接他们。

两校共派代表与军警长官接洽良久毫无结果，我们只好留一部学生（清华、燕京两校各半）把守西直门，其余一部就到阜成门、平则门、西便门等处去侦察去看守。如果城门都关闭着，就断绝一天的交通。

果然，我们到那里时，城门都关上了。在冷风刺骨中，我们就坐在城门前火车道上吃冷馒头。

我们由西直门走向阜成门时，经过冻固了的冰河、蔓长的铁道、冷静静的城根，还经过了两个中学校。

当我们经过那两个学校时，高呼“反对华北自治，争取救国自由……”等口号。学生们都从课堂里伸出头来响应我们，还派代表走出校门，经过冰河，要我们的传单、标语，回校后立刻把同学组织起来，加入我们的队伍，一同到西便门去请愿。

在西便门等候多时，因交通队代表告诉我们西直门有何应钦派代表来讲话。就决定再回到西直门。

到西直门时，何的代表已经走了，原来只在门缝中告诉我们：“诸位请回去，何部长完全答应了！”不负责的话，多么胆怯呀！连正面的见我们一面都不敢。哼！回去就回去（那时已经四点半了，天渐渐黑下来），回去做更深一步更有效的工作！我们决不忘掉我们当时愤恨的情绪的！

有些教授（中西皆有）去拿食品慰问我们，到西直门，看当时大众的情绪，也流起泪来，同学们有许多也痛心到流泪！

当总代表说过话以后，我们仍旧整齐了队伍，一直走回学校。到校时天已大黑，身体虽然非常疲倦，然而精神仍是非常兴奋的。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一二·九的学生运动，九百多学生在寒风凛冽，关闭着的西直门前的高涨情绪的！<sup>①</sup>

《大众生活》，第1卷第8期，玉贞《民族的真正态度》。

在上午七时，约一千余名城外的燕京和清华学生从校园内的边门冲出来去参加城内的示威游行。因为主要道路有警察严设警戒，他们越野行进，旗帜飞舞，高呼口号，精神高涨。在路上仍然发生了小规模的战斗。武装警察几次试图用皮带把为首的学生打回去，把他们的旗帜撕得粉碎，威胁恫吓全体学生，可是完全不起作用。学生割断摩托车的轮胎，这是他们唯一的交通工具。并把他们的抗议淹没在洋溢的爱国洪流之中。

在高梁桥，一个警察部队企图抓捕为首的学生。但经过扭打和双方较量，游行队伍继续前进。使学生们高兴的是两位女学生在这场冲突中首当其冲。发现在西直门对他们设置了路障，学生们派遣分队去分发传单。在城墙周围的小村子游行，直到西便门和阜成门。后者他们试图从一城墙缺口处进入，但发现那儿设置有机枪而停止，西便门的学生报告说他们从城门的裂缝中看到日本宪兵和警察站在一起，这消息激怒了示威者。约一百名弘达和成达中学的志愿者在路上参加了行列。

① 原文前书十六日，据文中所载之事，当是九日当天发生的事情。

在寒风中一直等到四时后，四个学校的代表召开了委员会，协商并决定在天黑以前编队返回。这时候学生们已相当恼怒，口号和演讲变得更热烈起来，与逐渐增加的寒冷成正比。清华的女生代表以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一次被称为“历史性”的演说。在演说中她宣告，此时此刻日本军队的行动非但是被北平当局所允许的而且是被保护的。而一个合法的、非武装的学生游行队伍，只求在他们自己的城内街道上行进，却遭到警察的攻击。政府对待日本人如朋友，却把没有武器的学生当作敌人。这显然表明北平已处于日本的绝对控制之下。学生们感到这是他们对人民的责任，要让人民知道。他们回去时在各市场作了演讲。

学生们高呼的各种口号如下：

“我们誓死反对：分割中国领土的所谓华北防共自治运动！……所有华北的特殊政治机构！……出卖华北的所谓冀察政务委员会！……屈膝投降的秘密外交政策！……”。积极的口号是：“我们要求政府动员全国力量反抗敌人……政府立即开展反对殷汝耕的运动……真正取缔对人民言论、新闻出版、组织和集会自由的禁令！”而最流行的是“全国武装起来，保卫华北！”当然，“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始终是行进中的调子。

上海英文《密勒氏评论报》，1935年12月16日，H·F·S《北平学生运动》。

### ▲城里

十二月九日上午八点钟，上课的铃声响了。大部同学不是走向教室而是走向礼堂。

东大空前的全体同学大会举行了。校门口的纠察队悲壮地站着，准备接待清华、燕大的同学来汇合。交通队由街头到会场，报告街头布警与各校出动的情报。当主席沉痛地报告东北沦亡，华北危机，宣布学联请愿示威决议，且说明他的意义的时候，有的同学简直痛哭失声了！这时院长们无可奈何地站在同学面前。当森森的手一致表决参加示威的时候，他们——咳，我还是不说

他们吧。这时燕大交通队来报告：燕京道上布满警察了，清华、燕大汽车被扣，现在他们徒步跑来，要迟到一刻，望东大同学少候。紧接着又一位同学跑来报告：“西直门关了！”啊，清华、燕大同学恐进不来城了！

本来预定燕大、清华和东大是一路，现在他们既被阻在城外，东大只好自成一路，到新华门去集合，那里有大队同学在等着啊！

四个人一排，手挽着手，女同学在队伍中间——可敬的女同学，她们是全体参加！

悲壮震天的口号，潮水似的涌到街头。火山终于爆发了！几年来被压在火山下的“打倒帝国主义”在空中飞射，射向每个市民的心！

十二月的寒风冷不了沸腾的热血！

大队从北沟沿转到四牌楼大街的时候，迎头是一阵欢呼，东大队伍回答着同样的巨雷。二十多法学院的同学来参加了！他们学校是上了锁，且为警察包围了；他们是从墙跳出来的。真是什么语言形容不了的大家相见的热情啊！

大家快到四牌楼了。我们看见那里有二百多武装警察排着，宋哲元古北口杀敌时的大刀拿在他们手里，枪也都上了刺刀，这是为救亡学生预备的欢迎式。同学们是又忿怒又痛心，山崩般的喊出：“欢迎抗×军警！”“我们都是中国人啊！”“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但我〔他〕们仍然不动，同时颠〔掂〕量着手中的大刀与皮鞭。在相距十几步的时候，同学们齐声呐喊：“冲！冲过去！”

“冲破××帝国主义的阵线！”大队开始快跑，直冲开他们的横队。这时他们也开始皮鞭大刀的毒打了。队伍冲过大街的时候，有一位同学被打倒了，于是接踵倒了许多人，女同学大部倒了，在这时警察的皮鞭、大刀、皮鞋一齐在人堆上轮〔抡〕，于是有八位同学作了他们的俘虏了——四个女同学，五个男同学①——其

① 此处计算似有错误。

中二位是法学院同学。

大队重新集合之后，曾一度决定夺取我们被捕的同学，但当排头转到可以望见斗争的地方时，被捕的同学已经无踪了，于是决定先到新华门与大队汇合。怒潮似的冲到新华门前，那里数千同学响起一片片欢呼：“欢迎东大同学！欢迎东大同学！”猎猎的旗帜，鲜明地写着：“为民族解放而斗争！”亲热地相见，合数千声音成了一个巨雷：“打倒××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

《大众生活》，第1卷第10期，王汝娟《热血汇流看》。

本来的计划是要在新街口集合，可是为了那里已经有人被捕，不能停脚，只有照第二步计划到新华门去。

早晨，清冷，朔风刺面如刀割。路上碰到的只是些三三两两的和我们同样的人，在他们的面孔上，都表现着愤慨激昂的神态。大家无语的向着目的地——新华门——跑去，到那里一排一排的站着。

（中略——编者）

人越聚越多，新华门前已无一隙空地，于是我们听到了响亮的口号：

“打倒××××主义！”<sup>①</sup>

“打倒汉奸！”

“反对分割领土的自治运动！”

“……”

悲壮激昂的口号，惊醒了睡在被窝里的官僚们。一面他们来向群众们请求解散，一面在秘密的来加派街口的宪警。当由新华门里出现了当局代表时，群众们的视线马上集中到他身上。我们提出了具体的条件：

1，反对秘密外交，公布中日交涉经过。

<sup>①</sup> 当时当局禁止报刊出现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之字样，故只此种地方皆用××表示。下同。

2. 反对领土破裂。
3. 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及爱国运动的自由。
4. 立即停止任何内战。
5. 不得擅捕人民。
6. 立即释放请愿被捕的学生。

这样最低限度的要求，在他看来或许是事态重大，当然是不敢答应的。于是大众不得不照第三步计划进行，来作游行示威运动。

《大众生活》，第1卷第6期；李凌《朔风吹荡中的呐喊》。

同时他们在城内的伙伴们也集合起来。在有些学校，尤其是市立中学，学生们爬墙出去，逃避过站岗的警察。而在其它学校，学生群众则冲出了校门。九点四十分，约三百名东北大学学生到达西城西四牌楼，希望在那儿与燕京和清华学生会合。在一次与警察冲突中，二十七名学生被捕，许多学生受伤，其中两名受重伤。他们分成小组分散开来前进，去参加预定于十一时在新华门何应钦将军总部前举行的示威游行。到十一时示威游行已增加到一千人，代表约十五个学校，大约一半是女学生。最热情的示威者是小小的中学女生，她们看上去只有十岁或十二岁。

一批中外记者跟随着游行队伍。我从没见过如此严肃的情景，由一个穿着灰姑娘式外衣的矮人走在前面，一些中学女生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她们跑到护卫着新华门入口处的约一百五十名宪兵和警察前把传单发给他们，他们匆忙把传单塞进他们的口袋内。

学生们试图派十二名代表去见何将军。他们被告知他在汤山。他们不信何将军的代表所说。经过多次谈判后，在现场准备了一份请愿书给将军。

请愿书声明：

1. 学生们一致反对任何形式的所谓华北“自治组织”。
2. 学生们反对秘密的中日外交关系，要求政府公开他的对

外政策并公布所有先前的协定。

3，保证人民有言论、出版、组织和集会的真正自由。

4，停止一切内战，反击共同敌人。

5，停止一切非法拘捕。

6，立即释放示威游行中被捕学生。

何的代表站在一张小桌上同意释放三十名学生，如果学生们立即分散去午餐。此时学生们得悉燕京和清华学生被阻在城外，他们表示不满。他们开始要求开放城门，这就导致代表迅速退下学生们高呼“去西直门！”，他们开始前进到西直门去抗议。

在刺骨寒风中长时间等待而冻得半僵（前些天曾冻死了十人）的学生们活跃起来，他们高呼着口号行进，而且非常有纪律。在西单牌楼，八、九十名警察和一个大刀队试图封锁道路，在空中威胁地挥舞着他们的刀枪，并殴打学生，拘捕了几起。一部分队伍被分开了，但是学生们涌过道上的交叉处很快又重新汇合了。学生的领导者从未动摇，以惊人的勇气面对着挨打而毫不退缩，心平气和地与警察辩论并将宣传材料放在他们的口袋内。在西四牌楼约同样数量的、更为半心半意的警察们再一次未能冲散他们。

当学生们走近辅仁大学时，他们决定反对去城门进行无用的游行，因为他们的伙伴们在外面不能听到他们的呼号，他们开始向各街道行进，沿路收集了各大中学的志愿参加者，新成员从四面八方补充进来。

当游行队伍抵达王府井大街时，人数已达约两千人。警察们反复试图劝说和用除流血外的各种压力来分散队伍，但行列继续前进，情绪热烈，来势越来越高潮了。计划是沿东安市场到天安门，……他们计划在那里举行大会，然后分散。在二条胡同警察们下了决心，无论如何要防止队伍到达只有几百码外的使馆区。消防队也被调来，沿着东安市场设有水龙。在二条开始用水冲，



要将学生冲回去（“好计谋”），在零度的气温下用水喷在孩子们的身上。他们从早晨六时起就已等待着或行进着，而现在已是下午四时了。数名外国观察者也遭到喷溅。

学生领袖们直奔冲突处，而遭到警察用皮带、枪把和拳头的残酷的殴打。一个勇敢的领袖骑自行车直冲水龙头冲击处，使他偏斜了几秒钟并企图从一个握着喷嘴的警察那儿抓住它。被他的大胆所激怒了的十来个警察，把他当作牺牲品，他们把他从自行车上打倒，用非常残忍的手段把他们所受的挫折都发泄在他的身上。他也许是被两个外国人所救，才免于变成一片冻果酱。他们认为形势对他太不利了，他的两位同志跑过来，把他带回去。男孩和女孩同样被打倒和乱踢，但似乎没有人受重伤。虽然现场开来了救护车，但据后来报导说，有数人被送协和医院去治疗轻伤，其中有一名警察。撤退是井然有秩序的，受伤者被带走，由他们的同志们护理着。在离去时，警察们从每个角落用零星的殴打追赶着学生们，但是学生们在高涨的情绪中分散，沿路散发传单。

尽管原计划被多次打乱，但示威游行有很好的组织和纪律。骑自行车的传令兵在旁边巡逻，来去匆匆地将消息从一处传送到另一处。学生们井然有序而他们的领袖们真是好极了！他们对付警察和宪兵们的手段是高超的技艺。首先他们送给他们一眼就能看懂的传单，特意称呼着：“给警察和宪兵们，给我们亲爱的当兵的同胞们！”传单内容是目前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的侵略已达到了中国人民生死存亡的关头，为了民族的生存，所有我们当兵的同胞们应当团结起来，志愿的反对日本，为民族解放而斗争。

（具名）北平学生联合会。

把这些“金苹果”掷过去以后，当他们临近交叉路口时，学生领袖们平静地举起他们的双臂，开始请求警察们不要阻挡：“我们都是中国人，不要打你们的同胞，帮助我们救国。不要打我们，去打日本。”首领们没有停止一秒钟的前进步伐，不然可能将

引起前进队伍混乱。被打倒的那些人被前进的队伍越过，后来在行列中自己爬起来。女生们促使警察们和她们辩论来转移他们的注意力。通过各种手段，数量不少的警察被“解除了武装”，没有一个旁观者没看到，除掉中尉和上尉到处用力抽打外，很多纵队和横队的警察们看上去对于他们在压制唯一的、在这几个月的危急存亡之际所充分公开表达出来的、反对日本人的民意中所起的作用并不感到满意。——警察的尊严是目前局势中最使人恼火的痛处。喝醉了的和其他吵吵嚷嚷的日本人侮辱了法律维护者的事件是很多的。

示威游行运动在城内一片寂静和紧张的气氛中忽然来到，激起了惊人的、广泛的热情。有时候当学生们走过时，一群群的店主为他们鼓掌，每个人都跑出来拿传单。在街上通常有三五成群的人力车夫们、学生们和老百姓热切地阅读着传单。

在全城散发了成千上万的传单。至少有七种不同的传单，几乎都是新的“北平学生联合会”具名的，很显然它组织了整个示威游行。有一篇长的而显然非常左倾的宣言具名为“华北脑力劳动者协会”。学生们都攻击所有形式的自治，要求有表达意见的民主和自由，停止内战和“为民族生存而进行革命战争”。请求人民武装起来，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而自卫战斗。这些精神实质，在配合小组活动而印在小片纸上的口号中体现出来。没有呼喊反对国民党或反对蒋介石的口号。

最流行的口号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sup>1</sup>，和“全国武装起来，保卫华北！”，其它是：

“反对防共自治运动！”

“反对卖国的对外政策！”

“立即停止内战！”

“立即向日本宣战！”

“人民！武装你们自己！”

“用武力保卫华北！”

“打倒卖国贼！”

“打倒卖国贼殷汝耕！”

“中华民族万岁！”

“为祖国自由而奋斗！”

“没收卖国贼的财产，救济受灾人民！”

“反对军队南调！”

“反对苛捐杂税！”

“反对抓捕中国人民的日本强盗！”

“打倒广田三原则！很明显南京已接受了，而它必将使中国完全成为日本的殖民地！”

上海英文《密勒氏评论报》，1935年12月16日，H·F·S《北平学生运动》。

下午三点多钟，冒寒走到王府井大街南口一个照相馆去看一个朋友。坐一会，忽然听见街上叫喊的声音很厉害。这照相馆正临大街，开门一看，啊！叫喊的声音听着更大了！四面一望，原来是一大队游行的群众，打着旗子从北南来。走到霞公府东口和二条胡同西口当中的王府井大街上和大队警察冲突起来。几个警察擎着一条水龙带，带的那一头插在街旁上自来水管上，这一头警察拿着在街心对准北来的群众扫射，水柱象一条活跃的毒蛇，射到那些青年们的头上衣服上，马上成了冰块。水龙带上下左右的摆动，青年群众高喊“打呀！”“打呀！”“打××贼的走狗呀！”愤怒的吼声象暴风雨里的雷电，象大飓风中的海啸。警察们人数很多，拿着有明晃晃刺刀的枪，往前攻击这赤手空拳的群众，他们也在高呼“打呀！”“打呀！”随着水龙带扫射的地方去和群众搏斗。那些群众真英勇！冒着狂水冒着枪阵来和警察冲锋。他们的脸都气青了，心里好象蕴藏着火药库，火药都爆发了，他们要消灭当前的一切。这时手和手的搏斗，“枪把”和肉体的冲撞，白旗子和警察白沿帽的翻滚，警察和群众的追奔，两方对抗的骚

乱，远近民众的奋〔愤〕慨，女子尖锐的呼声，男人雄壮的叫喊或怒骂，和水龙带在地下拖拉着，大街上立刻成了恐怖世界。渐渐地群众有些被警察捉住了，捺在马路西边力古洋行门前殴打，几个警察用脚踢，用“枪把”打，那些青年们也在尽力和警察抗拒着，有一个青年被许多警察在那里聚殴，他的自行车横躺在地上，围巾和帽子都被扯掉，还在那里光着脑瓜抵抗。我听见近处旁观的有人高呼“警察——你们是中国人吗？你们为什么要打死那些学生啊！”警察们也听不见这样的呼声了，拿水龙带的人还在扫射着。可是这时群众都冲进霞公府东口去了，王府井大街这边只剩下店前门口看热闹的人了。不过警察还象疯狂了似的在那里跑，在那里喊。这时从北面来了一个穿洋服的矮子，手里拿着一架小照相机，警察又想用水龙对他扫射，这人大喊：“八格雅路！”警察立刻将水龙止住，有几个凑在这个人跟前露出牙来笑！他们说什么听不见，不过样子看来真是和蔼得很！这人对准了照相机在那里照了一个相。一会功夫警察抱来很多抢下的白旗子，大概是胜利品了，也微笑着和这人说话，说的什么，自然更听不清楚了。

在我离开王府井大街的时候，街上还堆满了人，警察还在警备着，地上洒的水早已结了冰，大街上成了冰川。力古洋行门前有一个花白胡子包着头的鬼子在那里微笑。

《大众生活》，第1卷第7期，朱珉（文化城里所见）。

十日 第二天在礼堂召开第二次全体同学大会：一、检讨这次请愿示威行动的优缺点。二、通过、执行昨天各校同学大会的一致罢课、继续救亡工作的决议（当示威大队在王府井大街被击散后，在北大三院集合，当时决议各校一致罢课及其他。）三、成立东大救国会参加学联。四、营救被捕同学。

《大众生活》，第1卷第10期，王汝娟（热血汇流者）。

东北大学当局昨训诫学生安心上课，毋自纷扰贻误前程。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11日，第9版。

北大、清华、燕大等校当局昨开联席会，关于各校重要校务，将会銜呈教部报告并请示。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11日第7版。

▲浙江 杭州浙大学生开全体会议，议决：（一）响应北平学生示威运动；（二）通电全国学校，一致响应；（三）组织宣传队向民众宣传反对华北自治。

《世界知识》，第3卷第8号：《中国各地学生运动的怒潮》。

▲湖北 武昌华中大学学生会电呈政府，请设法阻止平津伪自治运动，维护领土和主权完整。

《世界知识》，第3卷第8号：《中国各地学生运动的怒潮》。

十一日 北平当局宋哲元为阻止学生运动，特派大刀队及手枪队分驻各大学门前，严禁学生出校。

《世界知识》，第3卷第8号：《中国各地学生运动的怒潮》。

午夜十二点，同学正作着兴奋的梦的时候，学校开进了百余宪兵——东北宪兵。（下略——编者）

大约是五点钟吧，寝室的电灯一亮，囚车开到了校门，二百余武装警察由学校号房领导直扑到各宿舍。宿舍门被把守了，不准同学出入，于是由号房按名单指示床位，各室搜查。大部床位是空了，于是翻箱倒篋，书物任意抛扬。虽然事先负责同学稍有准备没给他们得去，但结果仍有六位同学被捕了。

《大众生活》，第1卷第10期，王汝娟《热血汇流着》。

〔本报特讯〕平市各大学院近以华北时局日趋稳定，学生应安心上课，不宜再作其他活动，荒芜学业，招惹是非，故均纷纷布告学生，此后务须安心上课，不得轻举妄动，如有煽惑罢课者，一经查明，立即开除学籍处分。兹志昨日各情如次：

东北大学昨颁布紧急处理法，训诫学生谨言慎行，通告教员按时授课。

师范大学昨训诫学生务须安心上课，不得轻举妄动，防止鼓

动罢课。

北平大学昨开临时会议，严禁学生罢课，各院长将分别召开教职员学生谈话会。

北京大学蒋梦麟暂不离平，严禁学生活动，布告学生不得妄动，如煽惑罢课，决开除。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12日，第9版。

▲浙江 杭州中等以上学生万余人，在朔风凛冽中示威游行，援助北平学生，反对华北伪自治。

《世界知识》，第3卷第8号：《中国各地学生运动的怒潮》。

十二日 教部电平各大学当局，飭学生安心上课。各校昨仍有“怠课”情形。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13日，第7版。

公安局布告，禁青年学生聚众游行，倘轻听流言，踰越常轨，即依法分别究办。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13日，第7版。

师大昨再布告学生安心上课。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13日，第9版。

▲上海 上海各界名人二百八十余人联名发表救国宣言，主张应以最大决心，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之完整。

《世界知识》，第3卷第8号：《中国各地学生运动的怒潮》。

▲南京 南京各中等学校自治协会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响应北平学生救国运动，反对华北伪自治。

《世界知识》，第3卷第8号：《中国各地学生运动的怒潮》。

▲湖北 武汉中等以上四十余校学生派代表开联席会议，对华北时局作重要表示。并电政府，请以不丧权不失土为外交原则。

《世界知识》，第3卷第8号：《中国各地学生运动的怒潮》。

▲广东 广州中大学生决议罢课一周，电慰北平被捕学生，

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并举行示威游行。

《世界知识》，第3卷第8号：《中国各地学生运动的怒潮》。

十三日 北平各大学学生，自九日停课，迄昨仍未上课。各大学校当局，昨日下午开会决定联名印发告学生书，劝告即日安心上课，不可轻举妄动。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14日，第7版。

平市各大学校长，昨联合发告学生书，希即日复课，努力学问研求。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11日，第9版。

### 告学生书

诸位同学：连日报纸关于学生的消息，不大登载，以致谣言百出，大家都感不明真相之苦。我们经过几天的实地调查，对于近数日来发生的事实，愿意与诸位同学说一下：

（一）九日北平学生游行，并无女生受伤致命之事。近日最流行的谣言，就是九日有一女生，因游行在王府井大街被警察刺伤殒命。这位女生的学籍，有说是师范大学的、有说是女一中的。女生逝世的地点，有说在市立医院、有说在协和医院。但据师范大学及女一中代理校长报告，该两校并无伤亡的女生。又据协和医院王院长报告，九日有一女子头部受有微伤，给医治后即行出院。市立医院，并无女子受伤死在该处。至于城内各校所传清华有学生伤亡之谣言，查明亦非事实。

（二）连日被捕学生，已完全释放。九日北平学生游行，因而被捕的计北平大学三人、东北大学六人。北平大学三人已由徐诵明校长于翌日保出。东北大学因有伤害警士嫌疑，先后被捕十二人，现经王卓然代理校长力保，已于十三日完全释出。

（三）何应钦部长对于北平学生的慰问。何部长已于昨日南下，临行有一告别书致各大学校长，其中有慰问学生数语，今录于左：“关于冀察时局问题，连日与各地方当局晤洽，经过甚良好。

现由中央明令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负综理冀察平津政务之责。此间各当局，均富有国家思想，人事之变更，并不影响国家之统一，尚祈诸先生转告各同学，务望埋头努力于学问之研究，更不必涉及课外之活动。各同学素富爱国精神，顾惟有努力于学术之增进，始实际有裨于国家。各同学皆具高深智识之青年，想必能喻斯旨也。”综观以上的消息，诸位同学请愿及罢课的目标，可以说是已经达到。望诸位同学勿别生枝节，勿虚掷光阴，即日恢复学业，努力培植自己，以为有用之材，将来在救国事业上，一定可以收最大的效果。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东北大学代理校长王卓然、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师范大学校长李蒸、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14日，第7版。

▲广东 [广州十四日电] 粤中大大学生十三日开大会，到二千余人，议决扩大宣传，电中央及各省政府，实行救国。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15日，第7版。

广州中大学生再开大会，决定成立义勇军，女生成立救护队，并联络全市各校，自动停课一周，借以扩大宣传。

《世界知识》，第3卷第8号：《中国各地学生动运的怒潮》。

十四日 平各大学校长昨再开会，商讨劝导复课办法。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15日，第9版。

平各大学当局，昨正午十二时又在南河沿欧美同学会举行谈话会，出席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师范大学校长李蒸、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中法大学校长李麟玉、辅仁大学校长陈垣、东北大学代理校长王卓然等。席间对学生课业问题，讨论时间甚久，结果决定由各系主任，分别劝导，并对华北高等教育问题，决联呈教部请示。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15日，第7版。

各校当局前晚发表告同学书，劝告学生安心上课后，记者昨



访晤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据谈连日报章对学生消息均不能登载，且连日谣言甚多，经各校当局调查，结果均非事实，遂有昨日之告同学书，向全体学生报告，希望即时上课。学校师长之对于学生，犹之于家庭父兄对子女，学生一切，学校均须负责，连日谣言，经调查非实后，当向学生报告，并不愿学生作无谓牺牲，安心上课，努力学业，准备将来。各校学生已有感动，下周当可复课云。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15日，第8版。

▲上海 上海各大学学生开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学生救国联合会，通电声援北平学运，电请政府保障正当爱国运动与言论。

〈世界知识〉，第3卷第8号：〈中国各地学生运动的怒潮〉。

十五日 平大各学校当局，昨日正午十二时，再在南河沿欧美同学会聚餐，出席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师范大学校长李蒸、东北大学代理校长王卓然、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等。席间讨论内容，据某当局称：仅系随便谈谈，并未提出正式案件讨论。最近各校当局，每日均曾会面，以便对各校情形，互商处置办法。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16日，第7版。

国立北大、清华，师大、平大、私立燕京、辅仁、国立北平图书馆教育文化机关负责人，昨（十五）午十二时在欧美同学会聚餐，席间对目前各项问题，有所商谈。据探悉昨午会谈结果，对于学生集会事，议决由各校当局，作进一步之制止，同时为适应环境起见，必要时将提前放寒假云。

〔又讯〕教育部长王世杰昨致电北平各大学校长。原文如次：北京大学蒋校长并转梅、徐、陆诸校长及平市其他公私立专科学校校长公鉴：顷间青（九日）日平市各校学生有游行请愿之举，实情如何，至为关念，务请偕同教职员诸君劝导各校学生照常上课。盖丁兹国难严重之时，青年情绪自不免苦闷，惟有诸师负责

善导各生行动，始不致流于激烈，酿成意外事故。特此电达。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16日，第9版。

▲天津 [本报天津十六日下午十时三十分电话] 天津河北省立法商学院、水产学校、工业学院、女子师范学院、天津中学各院校学生，日前曾开会，对时局有所表示，经各院校当局劝阻。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17日，第7版。

▲广东 [香港十五日中央社电] 省讯：十五日午，各校学生代表假省参议会礼堂开会，讨论救国工作。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16日，第2版。

广州中大大学生全体出发宣传。

《世界知识》，第3卷第8号，〈中国各地学生运动的怒潮〉。

十六日 北平各大学生再度举行大示威游行，与军警发生严重冲突，死伤达二百余人。

《世界知识》，第3卷第8号，〈中国各地学生运动的怒潮〉。

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由学联合会发动，于昨日复举行第二次游行示威运动。事先军警闻讯，即在各通衢严密戒备。当各学生游行至正阳门时，该处军警和平制止，不令通过。惟学生人多坚欲进城，致双方冲突，学生警察各有受伤。因内城西直、阜成、和平、宣武各城门，均临时关闭，故清华、平大、东北、辅大等各校学生，仍在宣武门外立待，直至昨晚八时左右，始各散去。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17日，第9版。

〔又讯〕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前日游行后，前晚停于宣武门外学生，除清华、燕大、平大、农学院、孔德学院四校学生经与当局交涉由西便门出城返校外，其余东北大学、平大、师大、北大、辅大、中山中学、华北、求实、汇文各校，则赴广安门内东北大学第二院暂住。昨晨始各返校。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18日，第9版。

至十六日（星期一），学校之间的组织已经组织得如此完

美，以致所举行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这是北京曾举行过最庞大的和最使人难忘的示威游行中的一次——看上去他们的机智处处都胜过了警察们。这次城外学生亦未受挫。约一百名清华和燕京的学生在前一天晚上就住在城内，而他们的伙伴们约达一千人在上午七时离开校园沿着城墙行进，寻找因古老而坍塌的豁口，并在西便门附近的京汉铁路的门那儿，从被在城墙上设防的警察们所掷下砖块所作的掩护网的下面，他们用流着血的肘作为攻城的撞锤而成功地进入城门。

各种小分队在城内各街道游行，在每个重要角落强行通过了警察的警戒线，预定在主城外的贫苦工人区天桥集会，举行一个大规模的群众大会，并在他们指定的区域内，普遍地散发传单。

东北(大学)和第一女子中学是十二月九日示威游行中的英雄团体，但是在十六日，北大、师大和清华在策略方面和在战斗阵地受伤和被捕人数方面夺得了荣誉。这一天最精彩的场面是，当北大分队带领的其中包括其它学校在内的约一千五百名学生从南长街冲向东长安街时所发生的事件。面对着一大队带有水龙的消防队员和几大批配备有棍棒、大刀和左轮手枪的警察，为了避免十二月九日用水龙冲散队伍的策略的重演，前排很快就分开并调动到警察们的后面去。他们与消防队员争夺水龙取得成功，并欢天喜地的把它转向警察们。不知道领袖们已夺得了水龙，另外一分队用小刀把水龙带割开，因此压力就不足以射出十五码以外，这样就救了一部分警察，使他们没有冻成冰块。同时一个有胆量的学生强夺了消防水龙的板头，关掉了水源并带着他的战利品冲出来，而此时其他人已割断了救火车的轮胎并砸碎了挡风玻璃。

学生们络绎不绝地经过十字路口，并在胜利的高潮中向主要街道前进。当我们坐摩托车到达时，正巧看见一队大刀队没有任何警告就挥舞着和高喊着直接向学生领袖们中间冲去，他们疯狂地挥舞着和高喊着而整个队伍被迫后退了。领袖们被警察找了出

来，他们被按倒在地猛烈地毒打，有几个人被拖出去逮捕了，我个人看到其中二人正在流血，一人是从手腕的伤口处，另一人是从颈上。一位北大的领袖在调动和安排他们的力量方面非常地机智和勇敢，受到了可怕的毒打。直到十九日最后一名被捕学生恢复自由前，警察一直拒绝释放他。他们对他的足智多谋和勇敢是如此的狂怒。我又看见这一群学生勇敢地试图在顺治门和他们的同学们汇合。在这一天中，他们在城内被赶得到处奔跑，在那里他们的另一名领袖被逮捕了，而警察们带着几乎疯狂的怒火扑向他们，最后分散了队伍。十七名北大学生被捕，根据他们的报导这是各学校被抓走的学生人数中最大的一个数字。在协和医院治疗的二十二名中几乎都是从北大、东北和师大来的。

在天桥的群众大会后（这次大会引起了集合在附近的成千的人们的注意），决定在外交部前举行一个有秩序的示威游行。在那儿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开幕式定于九时开会（但是后来延期了）。约十时半学生组成整齐的队形，两边有学生自行车纠察队的警戒线。一长列约五千名学生的队伍在最特殊好的纪律下开始从天桥前进到前门，希望能进入城内。当学生们到达城门前的广场暂时停留时，学生代表前去与警察协商。这些警察——没有上级警官在场，看上去完全无组织，衣冠不整，没戴帽子，神经紧张，胡乱地跑到车站的月台上——带着步枪蹲伏在岗位上并直接向学生群众一齐发射了三次空枪，据后来汇报说没有越过他们头上。假如射击是越过了头部，那就是宪兵的左轮手枪射过来的。可是每一个小伙子都有一支枪，看上去都在利用它，但是他们中间看上去没有一个人要积极地把它装上弹药来利用。人群仅仅有微微的分散，但立刻又在他们的无畏的领袖们的后面涌向前来。领袖们冲上月台开始与很愿意和解的、抱有歉意的而脸色苍白的警察们谈话。一名镇定沉着的车站苦力充当了谈判的中间人，在双方争吵之间他平静地象父亲似的举起了双臂。

当领袖们和最后来到的警察长谈判的时候，示威游行队伍列队等候了约一个半小时，没有企图冲击开着的城门（前门没有能关上的门）。二位漂亮的小巧可爱的清华姑娘，穿着长裤，站在队伍的前面，她们利用这个时间，用很好的英语向在场的外国记者们作宣传，并且甚至跑上去把她们的宣传品发给看守城门的警察和宪兵们。而摄影记者们纷纷对着她们拍摄影片和照片。

最后警察长答应，假如他们将井然有序地向西行进，他们可以被允许进入顺治门，队伍就向右——向后一转。当几批警察集合的时候，有一组学生停留了几分钟高呼口号：“拥护爱国的警察们！打倒卖国贼的走狗们！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至少有六名日本人在场，处于很显眼的突出地位，当然他们到处走动而没有受伤。他们记下了代表各学校的旗帜上的名称。他们看上去对行进的队伍很感兴趣，尤其是当一个小分队举着蒙古和西藏学校旗帜出现在场面上的时候，并且我注意到他们很近地、仔细观察了这些学生的面容。

到达顺治门后，学生们发现他们受骗了。在白白等了几小时之后，还是那一位漂亮的小巧可爱的清华姑娘——领袖——站在带领游行队伍的清华分队的前面——她独自一人猛冲这中世纪的大门。她从城门底下只有约二尺的空隙处滚了过去，把拉住城门的铁栓摇得格格地响，企图让她的同志们进来，惊惶失措的警察立即向她猛扑过去，并用拳头不停地揍她。二名被她在前门已赢得了同情心的外国记者正巧在那儿，听到她正在用非常吸引人的措词，从各个角度来向他们讲解他们之间在拯救他们的祖国中的相互关系。不知道是因为惧怕她的逻辑的影响，还是仅仅是为了抓住一个歌利亚(Goliath)①，而引以为荣，防暴警察队长带着巨大的胜利的喜悦，亲自拉着这位小小的女英雄到总部去审讯，把她

①《圣经》中记载的非利士勇士，为大卫所杀。——译者

作为人质。

经过数小时的讨价还价，警察们同意他们将释放这位姑娘，并准许城内学生小分队进入城门回他们宿舍，假如清华和燕京学生将经由城外路线回他们的校园的话。在七时，我们的女英雄被允许从城门下再滚回到她的同志们的怀抱中。而城外学生开始了漫长而疲劳的行程，经过黑暗的农村回到他们的校园去。他们在十一时半到达。

但是警察们仍然拒绝开城门，而学生作出了一个决议，那些希望离去的可以分散，而其余的将宁可冻死来度过这一夜晚，来表明他们是在进行认真严肃的讨伐。约二三千名学生立即坐下，背靠背坐在冰冷的人行道上，并开始重复地呼口号。所有这一切被十二名左右半冻僵的新闻记者从顺治门城楼顶上所目睹，并且有四五个日本人轮流从顶上观察着，然后又匆忙下来和警察们商量并打电话（我想我觉察到在其中一人的脸上表现出武士的钦佩的表情，但是我不能肯定）。此时一队警察劝告外国人，天黑以后在城内这地区不太安全，因此他们听任学生们去达到他们的目的而回家去了，

九时稍过，一名记者接到一位亲眼目睹的旁观者的电话，说在他住处前面发生了一场可怕的混战，他数了数有五十四名学生躺在附近的街道上。派去了救护车，但没有被允许进入现场。所发生的事是一位一瘸一拐的师大学生在第二天访问时告诉我的，他当时在现场。

“我们决定不能在城门被冻死，我们要到师大去开一个会。当我们走过西河沿与菜市口之间时，因为这条街的出口只有一条胡同，我们就陷入了警察的埋伏。他们不允许我们分散，他们要向我们报复。当学生们企图逃跑时，他们到处被毒打。我们中间约三百人因被追赶而乱窜到沿街的另一头关着的小胡同里。我们互相撞倒而警察也踩踏我们。他们把所有在前面的学生一个个捉

住打他们。当我们试图从那儿撞开警察的防线时，他们猛踢我们的胫部，他们咒骂我们。当他们毒打我们时，他们侮辱女学生。在我们能跑走前，他们毒打了我们四十分钟。在胡同里的大多数人是从小学来的，而约一半人是中山和师大附中的中学生。

“约三十人伤势很重，因此今天都不能走路。三个人被送到协和医院。一个腿被刀砍，一个时部断了和另一个头部被砍。有一个学生现在在宿舍睡觉，他的眼睑也被刀割。我们中有些学生失踪了，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儿。”

“他们不全都是真正的警察，而很多是穿了警察制服的大刀队的士兵。他们恨我们师大学生，因为当我们冲向城门逃跑而去参加游行时，我们不得不向他们掷砖块，他们等待着所有电灯都熄灭后在黑暗中向我们进行报复。”

很显然，这些孩子们是一群不负责任的遭受挫败的武装人员的暴怒的受害者。

所有的观察者都同意一个可怕的控诉，将发动起来反对警察们糊涂无能和残忍，以及他们在处理示威游行事件中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愚蠢。与他们在九日的理智形成明显的对照，警察们向学生进行报复是因为在消防水龙事件上丢了“面子”，以及学生们掷砖块这件小事，虽然没有警察真正受伤（宪兵队长后来责备警察队长，为了他们的人在冲突中也被警察们打伤，当然这是不足为奇的，当时七八个警察常常联合在一起殴打一个单独的学生，那就很难不互相阻碍了）。几乎每一个警察都用上了大刀或枪把，从未停止过皮带的战术。但是必须说明，正规军已于几星期前从北京被调走，而宋将军的人员很没有经验——这也是为什么学生们会被鼓励起来举行示威游行的原因之一，希望能以智取胜。

同时，对那些在游行队伍中带领各分队的突击队的领袖们的真正惊人的英勇气概，无论怎样高的赞颂都不会是过分的。在学生联合会的命令下，不许反抗警察，只许调解，他们在他们的跟随者

面前坚持了非凡的纪律性。要具有真正的胆量才能径直跑向一排挥舞着刽子手的刀的武装人员，并需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不能采取自卫，而这种勇气在中国是非常难得的。学生组织是惊人的有组织有纪律。事实上，在这样特殊的一天里，在城内执行唯一的、真正的“警备”是学生们的自行车纠察队所执行的。

在游行中所呼口号如下：

打倒出卖华北的军阀们！

枪毙卖国贼殷汝耕！

展开抗日宣传工作！

为抗日的士兵和警察们欢呼！

反对出卖华北的教育！（这是指两星期前在日本人的唆使下开始的教科书的改变。）

为人民的爱国运动的绝对自由而斗争！

立即停止内战并打击共同敌人！

为言论出版自由而斗争！

为集会和组织自由而斗争！

扩大抗日前线！

打倒冀察政务委员会！

人民团结起来！

我们需要工人、商人、士兵和学生的联合行动！

反对奴化教育！（当局最失败的教育）

消灭冀东的伪组织！

帮助我们被捕的同学们！

为中华民族的自由和解放而斗争！

中国人民万岁！万万岁！

根据大概二十五所大学和中学的学生自治会的统计数字，在十六日约有六千五百学生参加了示威游行，失踪和被捕的总数四十六人。约二百人受伤并另有七十五人受重伤。在十九日有十四



名学生被释放。

示威游行的结果是学生们更火一般的热烈了。他们说决不撤销罢课，除非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国立大学——清华、北大、师大、平大——学生们期待着，当南京撤回资金后学校就必定要关门，而他们决心为反对丢弃华北而抵抗到底。

上海英文《密勒氏评论报》，1935年12月28日，

H.F.S《北平学生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于是，昨天就发动了第二次的大示威运动。事先燕、清两校恐怕又象上次不准进城，前一天就先有一部勇敢的同学分头进城，在城里聚齐。城外同学就先布置好，在晨五时起床，六时聚齐，七时出发，路上没遇见什么阻碍。到西直门时，果然，又是关门不许我们进去。于是汇合清华，从西直门走到西便门，自然，那里的城门也都关上了。可是，我们这次决不能象前一次好好地回去了，我们要冲，要把城门冲破。于是我们几十个先锋队员，就靠着城门冲，别的人就在旁边喊“一、二、三、冲！”……好，警察来了，拿大砖头从城门洞里往外打我们，但是我们不怕，有的打痛了，散开，别人代，同时还向警察宣传。结果他们看情势抵不过就不打了。我们继续冲，大家都流了满身的汗，全体同学眼中都是泪汪汪的！

城门渐渐地摇动了！多么高兴啊！喊的声音和雷一样，冲的力量和铁一样，结果城门被我们冲开了，全体拥进去，大家握手欢呼，都忘了累，一直地整齐了队伍冲向前去。

但是，当我们走到西河沿的某一个胡同时，有一帮警察从角落里出来，拿着皮鞭、大刀、枪杆向我们打来。勇敢的先锋队忍受着痛打，把他们的皮鞭夺过来，把他们打跑了。

然而，走不多远又有一群“走狗”跑来，还带来两辆马拉的大车，在后面赶着马车来冲我们。但是我们不跑，把马拉住，把大车拆散，拿木杆去打他们。因为我们人多，又把他们打跑，

他们只有拿着石头从远远地掷来，打算解散我们的队伍。我们则先在胡同里避着，以后把他们掷来的石头再反过来向他们摔去，结果把他们解散了。

走不多远，到了师大，临时有师大同学加入我们队伍，打算一直到天桥去召集市民大会。但是前街站满了警察在威胁我们，我们就合声喊：“冲！”没等我们走到，那些警察就都吓跑了。

我们继续前进，城里的学校都和我们汇合。他们说天桥市民大会已经开完，议决大家同到外交大楼去，于是我们就往前门走。

快到前门时，我们冲锋队已经冲过前门，然而“砰砰砰”枪声起了，后面队伍分散，我们回头看没有人，一时神经紧张，但是后来大家又聚拢来，交涉要穿过前门去。

交涉良久，军警当局无论如何不许，就在那里——前门车站——开了各校联合大会，议决要求政府撤销冀察政务委员会，立刻动员全国抵抗敌人……等。如果不回答这几项要求，我们永不复课。

以后我们走到宣武门，他们又把城门关闭，不许我们进去。十几个学校都聚集在那里，此时已经三点多了，都还没有吃午饭。我们等了一个多钟头，别的学校都要在那里继续等下去，直到他们把被捕的同学都释放为止。（昨天又捕了许多同学去，我校一位最能干的负责人男同学也被捕了。别的学校被捕的也很多，男女都有。）我校因天气渐渐黑下来，并以为在那里等也没用，就回校了。

路上黑得很，我们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好象瞎子似的，垂头丧气走回来，因为听说我们的代表被捕和几位同学受伤，现在不知下落。

《大众生活》第1卷：第8期：玉贞《民族的真正态度》。

〔南京十六日中央社电〕教育部十六日电平市北京、清华、北平、师范、燕京、辅仁等各大学校校长及社会局长，略谓：“国难

严重，青年自不免苦闷。近顷平市各校学生，对于时事迭有表示，其爱国之诚，政府及社会均已深察。惟目的与行动，不可矛盾，此亦爱国青年所当体省。嗣后凡罢课游行，或离校活动之举，必须由诸师负责阻止，如其行动不越正轨，则诸生之正当意见，校长可随时代为转陈。学界之安全，本部当尽力维护。盼将此意恳切转知，是为至要。”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17日，第4版。

各校当局昨日正午十二时，在欧美同学会开会商讨学生游行问题。出席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东北大学校长王卓然、中法大学校长李麟玉、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等，结果决定对学生游行事由校当局切实劝导。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17日，第9版。

▲上海 [上海十六日中央社电] 沪市教育局十六日函中等以上各校，劝阻学生游行示威，爱国情殷，如有所见，尽可有，所贡献云云。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17日第4版。

▲山东 济南省立高中学生罢课，从事爱国运动，组织救国团，发表宣言及告全省同学书，并派代表联络其他各校，各校一致响应。

《世界知识》第3卷第8号，《中国各地学生运动的怒潮》。

十七日 大中学生昨均罢课。校当局请市府维护教界安全。

《北平新报》，1935年12月18日，第4版。

平市私立名中学昨日多未上课。（中略——编者）大多数如温泉、两吉、求实、中山中、弘达、孔德、华北、艺文、汇文、大中等校均未上课。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18日，第7版。

教联会昨天临时会，决议慰问受伤学生，并请当局查究动武

军警。

《北平新报》，1935年12月18日，第4版。

宋哲元昨夜发“告学生书”。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18日，第7版。

〔南京十七日中央社电〕教部十七日电平各大学校长切实劝导学生早复常态，万不可在此极艰险之环境中，造成意外事变，以危及平市教界现有之信望与地位。又电秦市长会同各校长妥为处理，并盼军警方面力以诚恳忍耐之态度，与和平之方法，妥慎应付。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18日，第9版。

▲天津 〔本报天津十七日下午十一时电话〕自北平各大中学生游行请愿后，天津省立中等以上各院校学生连日亦有所表示，目的甚为纯洁，行动毫无背景。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18日，第7版。

▲河南 〔彰德通信〕本县各中小学学生为响应平市学生爱国运动，特于今日（十七日）早七时齐集小西门大院空址举行开会，并出发游行，计到场二千余人。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1日，第9版。

▲山东 济南初中各校学生均加入罢课。

《世界知识》，第3卷第8号：《中国各地学生运动的怒潮》。

▲湖北 〔汉口十七日电〕武汉中等以上学校，特于十七日在武昌华中大学举行二次代表大会，决定成立救国会。

《北平新报》，1935年12月18日，第1版。

十八日 〔又讯〕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昨日继续罢课。学联合会昨开会，议决案暂不发表。（下文被删——编者）平市昨有学生将作三次游行之说，平地方当局，昨戒备竟日，结果学生并未出动。各校当局昨午再开会讨论一切。昨并布告学生，转达教部电

令，希望迅为上课，兹将昨日各项详情，分志如次：

（中略——编者）

**平市昨日戒备** 平市昨日忽传学生将作第三次游行，地方当局遂饬军警严密戒备，各大中学校校门前警察增多，各重要街衢如东西单、东西四、王府井大街、外交部街等处均布置军警装设水枪。各派出所加派勤务多人。和平、阜成、西直、西便四门均掩半扇，军警布置森严。天桥一带军警亦临时增加，戒备竟日，而学生竟未出动，全日平安无事。

**各校学生戒备** 平市各大中学学生会（下文被删——编者）故昨日各校虽未上课，其秩序甚为安静。

**私立中学会议** 私立中学联合会，前日下午曾开执委会，对学生停课制止办法，决定三项，定今日开全体大会通过后执行。又私立志成中学男女校学生，昨晨分别在各分校成立学生自治会，除推选自治会各负责人外，（下文被删——编者），该校当局，现仍劝导中。另据学生会负责人表示，私中联合会开会时，曾规定各校提前放寒假，但学生方面，誓死反对此项议决案，如放假时亦不离校云。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19日，第7版。

北平学生联合会开会议决反对提前放假。

《世界知识》，第3卷第8号：《中国各地学生运动的怒潮》。

法商教职员电林蒋，请饬地方当局停止自残行为。

《北平新报》，1935年12月19日，第4版。

▲天津 津学生昨请愿示威，人数约万，午前曾向市府请愿，并推派代表慰问平学生，谋呼应。

《北平新报》，1935年12月19日，第1版。

天津中等以上十一校学生援助北平学运，举行游行示威，并

市府向请愿，要求代请释放被捕学生。

《世界知识》，第3卷第8号，《中国各地学生运动的怒潮》。

▲上海 上海八十余校中学生联合发表宣言，反对华北伪自治运动。

《世界知识》，第3卷第8号，《中国各地学生运动的怒潮》。

▲南京 南京大中学生五千余人举行大示威游行，并向政府请愿，要求释放北平被捕学生，并赔偿医药费，保障学生爱国运动，

《世界知识》，第3卷第8号，《中国各地学生运动的怒潮》。

▲山东 [济南快信]昨日(十八日)各校代表开全体大会，讨论救国团之组织。首齐集正谊中学，被军警赶出，复集于济南乡村师范，又被逐出。学生代表后复集于离城二十余里之卧中山，举行会议，对于如何组织救国团，因时间关系，未有具体办法。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1日，第9版。

青岛山东大学学生救国会成立。

《世界知识》，第3卷第8号，《中国各地学生运动的怒潮》。

▲广东 广州中大宣传队继续出发工作。

《世界知识》，第3卷第8号，《中国各地的学生运动》。

▲广西 广西南宁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援助北平学生，反对任何分裂中国领土主权的自治运动及组织。

《世界知识》，第3卷第8号，《中国各地学生运动的怒潮》。

[香港二十日下午电]桂讯：邕各校学生三千余人，十八日午在公共体育场开会，旋列队游行，援助平市学生运动。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1日，第9版。

十九日 平各大学校长昨开会，决再发告学生书，恳切劝导学生即日复课。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0日，第9版。

[本报南京十九日下午十时二十分专电]教育部十九日电平、津、京、沪各教育行政机关，对学生行动迅予□[训]切劝导，务

使不罢课、不游行、不请愿。学生对政治时事如有意见，尽可用书面向主管当局提出，勿以一时冲动，致生意外。行政院十九日电平津当局，约束宪警，对学生行动严加劝导，切勿冲突。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20日，第7版。

王世杰昨谈学生爱国运动，谓教部决以负责之态度，阻止罢课游行请愿之举。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21日，第3版。

▲天津〔天津十九日电话〕津市学生请愿团昨晚及今晨两次开会，决定今日起罢课，今晨大多数学校均已罢课。

《北平新报》，1935年12月20日，第1版。

〔天津十九日电话〕南开中学高中部三百余人，拟乘车赴京请愿，昨日在津浦路西站登车被阻，乃徒步南下，于今日行抵杨柳青。拟在该地登车，复被制止。该校当局闻讯，当派教职员十人，会同各家长前往劝阻，各学生拒绝不返，经恳切劝导，至下午八时始分乘大汽车十二辆返津。南开大学学生自治会，将再派代表，赴京请愿。

《北平新报》，1935年12月20日，第1版。

▲上海〔上海十九日电〕复旦大学、同德医专及江湾各校学生四五百人，十九日午后二时许赴市府请愿。途经所经各路，警察并未增岗，亦未带武器。抵市府后由吴铁城亲自接见，当由学生代表递呈书表，请求：（一）请电平当局释放被捕学生，及抚恤受伤同学。（二）保障学生爱国运动等数点。吴允转达中央，及电平市府请释放被捕学生。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20日，第7版。

〔本报上海十九日下午九时五十五分专电〕复旦及各大中学生二千人，十九日下午一时赴市府请愿，吴铁城接见，并允转电平当局请释放被捕学生。各学生出市府，又在闸北一带游行，晚七时

始散，秩序甚佳。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20日，第7版。

〔本报上海二十日上午零时十分专电〕暨南等校学生三千余人，十九日晚赴市府请愿，在中山路被警阻止，至夜十二时，尚在相持中。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20日，第7版。

▲南京 〔南京十九日电〕京市学生昨今两日均到行政院请愿，由秘书长翁文灏接见。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20日，第7版。

〔南京十九日中央社电〕京市各大中学生数千人十九日晨八时在金大集合，八时半整队出发，作第二次爱国表示。沿途高呼口号，秩序极为良好。九时许抵国府，要求晋谒林主席。时林不在府，秘书朱文中、文书局长许静芝、科长萧芹等出见，允为转达。全体乃继赴行政院，推代表二十人入内，由翁文灏接见，向全体答复，均认为满意。退出。游行至一时许散队，各返原校。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0日，第9版。

▲河北 〔保定十九日电话〕北平学生数度大游行后，保定各校学生除日前通电响应外，河北农学院学生三百余人，今晨九时由西关校址出发游行示威。至西关时，经警察劝阻无效。全体入城，在省府周围游行一周后始散去，秩序甚佳，并无事故云。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0日，第9版。

▲山东 〔济南十九日下午十时专电〕济各中校因瞬即放寒假，十九日韩（复渠）令钢甲车护送各校学生回籍。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0日，第9版。

〔济南快信〕今日（十九日）济南女中、济南女子师范、济南女职、济南师范等各校学生均被军警勒迫离校。韩复榘□便利学生返里起见，特派钢甲车转送。惟济南高中、济南中学、私立育英中学等校学生，未曾离□，所派军警戒备更严，学生无出入证不得通行，校



外任何人均不能莅校云。（玉生）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1日，第9版。

▲安徽 安徽安大及各校均成立救国会，高中发起成立安庆学生联合会，并电慰北平学生。

《世界知识》，第3卷第8号：《中国各地学生运动的怒潮》。

▲福建 厦门厦大学生通电反对华北类似伪自治组织，响应北平学生救国运动。

《世界知识》，第3卷第8号：《中国各地学生运动的怒潮》。

▲湖南 [中央社长沙二十日电]湘学生提倡国货救国会，昨发出二电：（甲）电呈中央，保障学生爱国运动。（乙）电慰北平学生。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21日，第3版。

▲广东 广州全市学生成立救国会。

《世界知识》，第3卷第8号：《中国各地学生运动的怒潮》。

二十日 平市各大中学校学生情形甚安静，轻伤学生已出院。各校当局昨午开会，有所商讨。北大、平大、师大、清华、燕大、东大六校长昨发二次告同学书，劝告速为上课，各校教职员代表昨谒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请保护学生安全。雷氏<sup>①</sup>并定今日上午召集市立小学校长谈话。津各校当局亦一致决议，定今日起放寒假。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1日，第9版。

北平市长秦德纯定今日下午三时，在市府西花厅招待平市新闻界，将对市政近况及学生请愿运动，当局应付之经过，有所说明。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21日，第7版。

<sup>①</sup> 雷调尚，当时北平市社会局局长。

▲天津〔天津通讯〕津市中等以上学校昨日仍继续罢课，紧张空气一无稍减。北洋、南开、工业、法商、女师、津师等二十余代表，昨午复举出联合会议，讨论通电电文，及草拟宣言，公推代表赴京请愿，并赴平慰问受伤同学。

《北平新报》，1935年12月21日，第1版。

〔天津二十日电话〕北洋工学院今日电平大校长徐诵明，请转游行受伤学生，表示慰问。各校当局今日特分别布告劝导各生复课。津市中等以上教职员通电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请释放北平学生游行被捕学生后，宋氏今日有皓电到津。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1日，第9版。

▲上海〔中央社上海二十日电〕沪各大中学学生及代表共五千余人，十九日下午四时开始联络，齐集于交大开会，推定主席团领导。于当晚九时许由交大排队出发，循中山路、水电路，二十日晨三时许到达复旦。休息片刻后，继续向市中心区前进，约五时半到达市府。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21日，第3版。

〔本报上海二十日上午一时二十五分专电〕暨南、交通、大夏、光华等学校学生，已徒步行至江湾，沿途加入者更多，并决绝食露宿，请愿到底。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20日，第7版。

〔本报上海二十日下午七时二十分专电〕十九日晚，沪暨大等大学及中学男女学生五千人向市府请愿。大学生露宿市府，二十日晨始退出，至公共体育场开会。中学生即继大学生进市府请愿。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21日，第7版。

〔本报上海二十日下午十时五十分专电〕二十日晨，请愿学生曾在市府冒雨长跪三小时，女生并有放声痛哭流涕者。国立女中当局因阻止学生外出，致大门被劈毁。各校全日只闻钟声，不见

人影。某国坦克车三辆，二十日午，环游公共租界一周。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21日，第3版。

▲山东〔青岛二十日中央社电〕山东大学除致电慰问北平被难学生外，并无其他举动。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1日，第3版。

▲浙江 杭州各校学生推代表四百余人，拟乘车赴京请愿，沪杭路不允开车，交通被阻。

《世界知识》，第3卷第8号：《中国各地学生运动的怒潮》。

〔杭州二十日中央社电〕浙江大学暨浙省立医专、高级中学三校学生，二十日特联合决议，定二十一日早车赴京，向中央请愿。惟此间军警当局，尚在努力劝止中，可望不致成行。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1日，第3版。

▲江西〔南昌二十日中央社电〕南昌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将组织救国联合会。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1日，第3版。

▲湖北〔汉口二十日下午九时专电〕武汉中等以上学生一万余人，二十日分在武昌、汉阳、汉口举行游行示威。建厅虽将轮渡停驶，断绝交通，然学生仍乘划来往，沿途高呼口号，空气紧张，惟秩序甚佳。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1日，第9版。

▲湖南〔长沙二十日电〕湘学生界全体援助北平学生爱国运动，本日召集各校出发游行，沿途高呼口号，表示援助，一时爱国空气紧张，参加者无不愤慨。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21日，第7版。

▲广东〔广州二十日下午电〕粤省市各校学生三千余，本日上午在公共体育场开会，旋结队游行。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1日，第9版。

二十一日 (一) 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昨日下午三时开执委会, 决议各案, 暂不公布。(二) 燕大学生会昨晚开会, 对各项问题有详细讨论。(三) 清华大学学生会昨日派代表赴各校, 慰问受伤同学。(四) 北大学生会昨日派代表晤各大学教授, 报告该会工作近况, 并请对罢课事加以谅解。

《世界日报》, 1935年12月22日, 第7版。

平大女、法商、农、工、医五院学生联合会, 昨日下午在法商学院第一院开成立大会, 出席五院代表二十五人。首由女院主席报告筹备经过, 及成立大会意义, 旋即开始讨论, 决定: (一) 通过简章。(二) 派代表谒校当局, 反对学校迁移。(三) 反对提前放寒假。(四) 建议学联, 请教育部设法制止提前放寒假。旋开第一次执委会, 分配工作, 并执行大会交办各案云。

《北平晨报》, 1935年12月22日, 第9版。

〔特讯〕平大工学院参加十六日游行示威运动, 受轻伤者十余人, 重伤者三人, 来校慰问代表纷纷不绝, 全国慰问函电如雪片飞来, 学生会工作□形紧张。为扩大宣传, 于昨日上午九时召开全市受伤同学纪念大会, 到会三百余人, 全市各校均有代表出席, 全体教职员亦自动参加, 由学生纠察队维持会场内外秩序。届时宣布开会, 各校代表报告受伤经过, 悲壮激昂, 全场空气紧张, 于午后一时始散会。又该院南下请愿代表已选出, 闻已募集旅费二百余元。

《北平新报》, 1935年12月22日, 第4版。

〔特讯〕清华、燕京两校学生自治会宣传股英文组, 昨日下午三时在清华工字厅联合招待欧美记者, 到各国驻平记者九人, 由各该两校学生自治会宣传股英文组负责人员, 分别报告招待意义, 及“一二·一六”示威运动经过、各校受伤、失踪学生人数等项, 并当场散发各种宣传、调查文字, 均系英文打字机打成。报告完毕, 各记者多有垂询, 均经负责招待人员详细答复。当即略用茶点, 散会。各报所载学联昨在清华工字厅招待记者一节,

不确，想系通知之误。又清华学生自治会组织严密，校门有纠察队常□值岗，无论出入俱须经学生会领条许可。即□工字厅招待欧美记者，工字厅门外，纠察队亦满布岗位，以防疏虞，各学生在寒风凛冽中，辛勤服务，态度诚恳，精神至可钦佩云。

《北平新报》，1935年12月22日，第4版。

昨日各罢课中学，为相互交换以后进行方策起见，于昨日下午一时半在和平门内中华中学开各校学生代表会，到各校学生代表三十余人。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2日，第9版。

平市长秦德纯昨招待新闻界，发表三项检查新闻原则，并对刊载新闻希望四点。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2日，第6版。

平市长秦德纯，昨日下午三时招待新闻界，报告处理学潮经过。平市市私立中学已于昨日布告提前放寒假。平社会局长雷嗣尚，昨召市私立小学校长谈话，嘱各小学一律于二十三日起放寒假。各大学校当局，昨午再开会，讨论一切。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2日，第9版。

▲天津〔天津电话〕南开大学学生请愿团三百余人，今日分批购票乘车南下，赴京请愿。

《北平新报》，1935年12月21日，第1版。

〔本报天津二十一日下午十一时五十分电话〕津各学校今日仍未复课，各校内部多举行讲演会及救护训练。各校当局今日又一度集议，亦无适当办法，决仍继续劝导学生复课。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22日，第7版。

▲上海〔本报上海二十一日下午十一时二十分专电〕沪妇女救国会会员约千人，二十日晚游行华租两界。沿途高喊救国口号，巡捕百余随行，维持秩序。该会系何香凝、王孝英领导。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22日，第3版。

爱国妇女游行示威。上海妇女救联会前日成立，何香凝演说：“希望全国妇女一致起来……武装救国。”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23日，第5版。

上海五十一个中学学生成立救国联合会。

《世界知识》，第3卷第8号，〈中国各地学生运动的怒潮〉。

〔本报上海二十二日特约航讯〕自前日下午二时复旦大学学生请愿团向市府请愿后，其他如暨大、交大、复旦、大夏、光华、持志、沪江、大同、正风、法学院、同济、同德、东南医学、法政等校院，麦伦、南洋模范、暨大附中、实中、光华附中、敬业、务本、东南、两江、育青、复大附中、实中、沪江附中、大夏中学、中国、大公、国立、国立女中、中国女中、光夏、爱群、粤东、广东、南洋、大同、爱国、君毅、东亚、清心男中、清心女中、江西高职等大中学校学生及代表共五千余人，由十九日下午四时开始联络，齐集交大开会，推举主席团领导，于当晚九时许，由交大排队出发，循中山路、水电路，于昨日上午三时许到达复旦。休息片刻后，继续向市中心区前进，约上午五时三十分左右到达市政府。市政府事前得讯，即派员沿途照料，并以学生等漏夜长途辛苦，故备有面包茶水为学生充饥。市长吴铁城等于黎明即到市府，亲自在市府石阶前接见学生，学生见吴时，全体鼓掌欢呼。当由吴表示慰劳之意外，并谆谆劝导学生爱国运动，须严守纪律秩序，以免引起其他纠纷，增加政府应付困难，同时希望学生不要因爱国运动而荒废学业。学生静聆吴说话后，深为感动，遂由学生主席团提出书面要求：（一）（下文被删——编者）（三）请政府保全国领土与主权之完整。（四）请政府施行积极的革命外交。（五）请市长立刻释放交大被捕同学李震声君。（六）请求市长保护全上海爱国运动。（七）请政府保障言论集会自由。吴当即答复，关于保护上海爱国运动一点，在守纪律秩序范围内

者，当予尽力保护。李君震声，并非被捕，系因发现一封信涉有嫌疑，由公安局传去问话，已令其回校，与爱国运动无关。其余请求各点，吴允予转呈中央。学生全体认为答复满意，欢呼而散。时因天雨路遥。由市府备团体大汽车数十辆，分送学生回校。查此次请愿之五千余学生，系全市各大中学校代表，未参加之学生固照常上课。即参加请愿团之各校代表回校后，一律照常上课。全市各校，并无停课情事。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23日，第7版。

▲南京 南京中大推代表十余人向行政院请愿，表示坚决反对非法自治。

《世界知识》，第3卷第8号，《中国各地学生运动的怒潮》。

▲河北 〔保定二十一日电话〕保定各校学生三百余人，今晨九时出动，在各街巷大游行，并赴省府请愿。因省府适值新旧交替，无人接见，学生始退出。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2日，第9版。

▲河南 〔开封二十一日中央社电〕豫中等以上学校，今在体育场集合举行游行，到会有四千余人，并请河大教授稽文甫讲演，十时出发游行。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2日，第9版。

▲山西 〔太原二十一日中央社电〕山西民众救亡运动联合会，二十一日派代表赴省府请愿，陈述救亡六项主张，请转电中央采纳，速决大策。特定二十二日晨召集市民各界代表举行宣传大会。又全省学联会定二十二日晨游行，但不举行开会式。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3日，第3版。

▲浙江 〔杭州二十一日中央社电〕浙省中等教育研究会，二十一日下午开常务理事会，议决：（一）爱国运动应以充实力量实施准备工作为中心，力求避免一切无谓牺牲，将此意旨通告全体会员，分别劝导各校同学。（二）电慰北平同学，并汇款百

元补助受伤同学医药费用。(三)电请北平当局,对学生爱国运动应注意扶助勿加摧残。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2日,第9版。

▲湖北 [汉口二十一日中央社电]武昌学生二十日夜仍集合汉阳门,要求省府拨轮渡汉游行未果,露宿者数千人。该地住户商民深表同情,曾备茶水慰劳。二十一日晨,一部学生向省府继续请愿,其余分往平湖门粤汉码头候轮亦无结果。省教育学院学生百余人乃乘民划来汉,与汉阳到汉学生一同游行。至汉口学生二十一日午亦集合三千人,到绥署请愿,援助武昌学生,经何成瀾抱病接见,婉言劝谕,学生认为满意始散。至武昌学生经省政府派程其保等圆满答复,始行返校。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2日,第9版。

▲湖南 [本报长沙二十一日十八点二十五分专电]湘学生为响应北平学生爱国运动,昨复举行示威游行,计到三十余校,学生两万余人,沿途秩序井然,旋推代表赴党政等机关请愿,当局答复圆满,始各整队散去。

《北平新报》,1935年12月22日,第1版。

▲广东 广州学联通电全国,促成立救国会。

《世界知识》,第3卷第8号,《中国各地学生运动的怒潮》。

▲四川 [成都二十一日中央社电]成都中学全体学生二十一日电告全国,并电呈国府容纳学生爱国运动。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2日,第9版。

二十二日 东北大学学生会前接张学良电,邀该校学生会负责人至西安一谈,该校学生会正在考虑中。又该校学生会为慰劳受伤同学,已发起募捐,第一日捐到大洋七十七元二角,昨日又有收入,数目不详。

燕大学生会昨又备糖果及精彩信笺等礼品,分赠各校学生受伤者,以为慰劳。



清华大学学生发起之募捐，昨亦已募得二百余元，由代表分送各受伤同学作慰劳及医药之费。

平各大中学校学生代表，昨日下午在某校开会，席间对当局提前放假之意义加以研讨，并商应付办法。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23日，第7版。

各大学当局昨会商提前放假问题，讨论结果均认为无必要，昨已电呈教部，请示一切。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3日，第9版。

▲天津 〔天津二十二日电话〕津各院校学生仍无复课意，但秩序甚好。各院校学生代表今晨开联席会，决定罢课间仍研究功课；因市当局及各校当局恳切劝导，决定不举行第二次游行；并推代表南下请愿，将与平市学生代表同行。今日以津市院校联合会名义，电平市学联会，会商办法。

南开大学学生请愿团三百余人，乘车南下，被阻滞沧，迄已三日，坚不返校。行政院教育部会□专员谢树英、戴应观北上，于二十二日上午三时许到沧州，向学生劝慰，令迅返校。学生有书面文件交谢、戴，请为转呈。谢、戴允转达，但学生不允返津，迄今在僵持中。南大秘书长黄子坚、教授何濂，二十二日亦由津赴沧，协助劝导，二十三日或可率同返津。据交通界消息，南大学生一部宿于车中，一部则在沧州中学寄宿。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3日，第9版。

▲上海 〔上海二十二日下午十时专电〕各大学教职员联合会今日开执监谈话会，讨论颇久。又沪江大学发起组织各大学学生联合会，分函各校，请派代表参加，日内即开筹备会，克期成立。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3日，第3版。

昨日中午，育才学校学生二千余人在南市一带游行。另有中华职业学校学生千余人及君毅中学学生数百人，因不及参加昨晨

之各中学校请愿团，亦于下午四时游行，到市中心区，先后续向市政府请愿。适值市长公出，由第一科长李大超代表接见。据学生代表声请，其请愿目的与各中学校请愿团完全相同。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3日，第7版。

▲南京 〔南京二十二日电〕中大学生救国会二十二日下午招待新闻界，申述该校学生此次爱国运动之动机及态度，以及今后之方针，并希望舆论界多予援助。中大全体同学二十二日电平各校学生慰问，并发表宣言。

《北平新报》，1935年12月23日，第1版。

▲河北 〔沧县通讯〕省立沧县中学学生，为响应平津学生运动，连日工作，极为紧张。一面与南开大学请愿团取得联系，并致慰劳；一面于今日（二十二日）上午十时结队游行，唤起民众。且事前通知当地军警，请予保护，以故秩序极为良好。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4日，第9版。

▲山西 〔太原二十二日中央社电〕并市男女学生三千余人，二十二日晨在中山公园聚齐，旋出发游行，经全市各通衢及绥靖公署前，未入内。并本救国不荒学之旨，二十三日仍照常上课。当大队游行时，高喊口号，市民极表同情，秩序甚佳，至午始散。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3日，第3版。

▲江苏 扬州中学生千余人游行示威，援助北平学生爱国运动。

《世界知识》，第3卷第8号，《中国各地学生运动的怒潮》。

徐州学联致电北平市长秦德纯，请保护爱国运动，并释放被捕学生：

《世界知识》，第3卷第8号，《中国各地学生运动的怒潮》。

▲湖北 〔汉口二十二日电〕武昌中等以上一部分学生，二十二日到汉游行，计十九校二千余人，汉学生亦参加，沿途高

呼口号，悲壮激昂，秩序井然。

《北平新报》，1935年12月23日，第1版。

〔汉口二十二日下午十一时专电〕武昌学生在政府允许下，分批渡江游行示威。二十二日为第一批分三轮运，共数千人，汉口学生列队欢迎。二十三日第二批渡汉，与汉口汉阳学生联合大游行。二十四日可恢复上课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3日，第9版。

▲广东 〔广州二十三日电〕粤私立广州大学、广州法学院等昨电中央，又慰问北平各校。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24日第7版。

粤市学联合会昨通电促全国同学，奋起救国。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24日，第7版。

▲广西 广西南宁学生会呈请当局转请中央实行公开外交，从速讨伐毁汝耕，释放北平被捕学生。

《世界知识》，第3卷第8号，《中国各地学生运动的怒潮》。

▲四川 〔重庆二十二日中央社电〕重大学生二十二日电平，同情爱国表示，并函各校同学，定二十四日召开代表大会。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3日，第3版。

二十三日 北平各大学学生昨日仍未上课。平市曾传昨日再作游行之举。当局戒备甚严，平静如恒。

《北平新报》，1935年12月24日，第4版。

蒋决召见各地学生代表，令随同校长于下月十五日到京陈述对时局意见，聆悉政府方针。昨已令教部拟订详细办法，并电各省市学生专心求学。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24日，第7版。

各校当局决继续设法劝导学生复课。请示教部，提前放假之议已作罢。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24日，第7版。

▲天津 津市各级学校昨日起提前放假。滞沧南大请愿团昨已返校。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4日，第9版。

▲上海 〔本报上海二十三日下午一时专电〕复旦大学学生今晨十时召集全体紧急大会。会议毕，一部即于下午一时赴京请愿。市府因各大中学学生，二次请愿游行，市中心区，临时断绝交通，迄午未恢复。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24日，第7版。

〔本报上海二十三日下午八时三十二分专电〕复旦等校学生八百，今晨下午三时占据车站，强迫开车。站长逃走，车头纷纷开龙华。军警六百赶往弹压，逐出旅客，断绝车站内外交通。后到学生因不能入站，与军警冲突，学生伤数人，公安局长蔡劲军已允惩凶。迄晚学生仍守候车中，京沪各次列车迄未开出。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24日，第7版。

〔上海二十三日下午十二时专电〕复旦学生以交涉开车赴京请愿未得要领，当在车厢中临时决定，坚持到底，非达到赴京请愿目的。决不离北站一步。虽忍饥耐寒，牺牲一切，亦□不惜。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4日，第3版。

▲河北 〔张家口二十三日中央社电〕二十三日张垣中学，察省男女师范等校，对平市学生均有响应。学联会用书面向省府请愿，但无游行举动。各校秩序，由学生维持，宣化各中等学校，亦有爱国表示。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4日，第3版。

▲河南 〔开封二十三日中央社电〕今晨七时，汴垣学生两万余人游行，沿途高呼口号，慷慨激昂，并赴省政府请愿，要求转达中央援救北平受伤学生，通令各省，保护学生正当爱国运动各点。至十二时始散，下午推派代表续开学生会。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4日，第3版。

▲江苏 〔徐州二十三日中央社电〕江苏省徐州中学高初中学生，二十三日晨齐集二院，五百人开会，决定响应北平各校同学爱国运动。旋即整队游行，沿途高呼口号，秩序甚佳，午刻回校。又徐埠学生联合会二十三日开会，通过电慰平市同学。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4日，第3版。

▲安徽 〔芜湖二十三日中央社电〕芜湖中等以上各校教职员学生，二十三日开代表大会，决定：（一）请中央以保国土完整。（二）电北平学联会，慰问爱国同学。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4日，第3版。

〔安庆二十三日电〕省会大中小学四十余校学生万余，二十三日集队游队，秩序极佳。

《北平新报》，1935年12月24日，第1版。

▲福建 〔福州二十四日电〕厦大学生为爱国运动，誓作政府后盾，定二十四日开会游行，拟循兴泉路来省。当局已电厦市政府劝导制止，并防护一切。省会中等以上学生组联会，二十三日午发宣言。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5日，第9版。

▲湖北 〔汉口二十三日中央社电〕武汉学生二十三日午后游行，参加学校武昌、汉口、汉阳共三十一校，男女学生数千人，秩序极佳。道旁市民，咸鼓掌表示同情，汉阳学生千余人，预先列队环立于总理铜像前，大队到达时，加入游行。大队进至交通路口，经各校当局再三劝阻，始由交通路折江汉路至江汉关前解散。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4日，第9版。

▲四川 〔重庆二十三日专电〕重大学生发出通知，定二

十四日召各校开学生救国联合会。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4日，第9版。

**二十四日** 平市学生运动会经校当局之迭次劝导，确已日趋平静。惟各校迄至昨日，仍无复课消息，各校院均再布告学生，即日复课。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25日，第7版。

〔本报特讯〕北大日来表面上平静无事，学生会纠察委员会自前数日起加紧门禁，各宿舍一律早七时开门，晚十一时锁门，逾时不得出入，出入一概检验入学证，或借书证。

《北平新报》，1935年15年12月25日，第4版。

▲天津 天津北洋大学学生发表宣言，反对冀察政委会，并主张学生一致维护华北完整，游行因干涉未成。

《世界知识》，第3卷第8号：《中国各地学生运动的怒潮》。

天津法学院被大批武装保安队包围，禁止学生出入。

《世界知识》，第3卷第8号：《中国各地学生运动的怒潮》。

▲上海 〔本报上海二十四日上午一时五十四分专电〕蒋昨夜电沪，劝复旦学生返校。各生迄一时，未离北站。传今晨八时将大批学生续往。公安局一密探混入学生队中刺探消息，被杖禁。学生八时前如不退出车站，将有重大事态演出。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24日，第3版。

〔本报二十四日上午二时专电〕东南医学院学生七千余人，今晨一时赶往北站，参加晋京请愿。在中山路与保安队冲突，伤十余人，六十人冲出重围抵北站。与复旦学生会合。复旦学生本有返校意，闻讯后态度转坚决。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24日，第7版。

〔本报上海二十四日下午九时十二分专电〕暨南、同济、大夏、大同等十四校学生，二十四日下午三时齐集北站，参加晋京请愿。市府当增调保安队、炮队一连、警察八百，会同原驻队警

密探共四千人，均手持竹杠及消防用具，驱逐学生上车，于五时一刻驶往南翔，强制解散。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25日，第8版。

〔本报上海二十四日下午十一时十分专电〕复旦等校男女学生八千人，二十四日晚六时半在南翔黄渡间被军警驱下火车，并由大批军警包围，令各回校，学生仍迎风冒雨与军警相持。暨南大夏等校留沪学生千人集合暨大，准备前往解围。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25日，第3版。

〔上海二十四日中央社电〕复旦请愿学生二十四日仍留于北站第一、第二月台。自晨一时半起迄午止，有同济大学、东南医学院及建国、正风、光华等四中校学生四百余人，先后到站加入。两路由沪开出各次列车，均已照常行驶。惟京沪车系由真茹开出，沪杭车由南站开出，北站四周仍由警察保安队会同路警维持秩序，并断绝交通。今午有自称市民及救国会代表者多人，拟入站加入学生队伍，惟学生深恐外人混入，发生不轨行动，因之拒绝入站。至于站内秩序，则颇整齐，学生绝无越轨行动。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5日，第3版。

〔本报上海二十四日下午十一时十分专电〕沪记者公会、总工会等十四法团，二十四（日）电请中央，维护爱国运动。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25日，第3版。

▲河南 开封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救国运动大会，昨致电本报，转本市各校受伤同学，深加慰问云云。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5日，第9版。

开封大中三十余校学生万余向省府请愿，提出严惩北平屠杀凶手、保护学生运动要求等项，请转呈中央。

〈世界知识〉，第3卷第8号，〈中国各地学生运动的怒潮〉。

▲陕西 〔中央社西安二十五日电〕西安各中等学校全体教职员学生，二十四日电中央暨宋哲元，及各大学、各学术团

体，请对北平学生爱国运动，多予优容，被捕学生请从速释放，文词非常恳切沉痛。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26日，第3版。

▲广东 广州学生救国会关于华北局势发通电，谓若再不以武力抵抗，则华北将成第二伪满。

《世界知识》，第3卷第8号：《中国各地学生运动的怒潮》。

▲四川 〔重庆二十四日下午七时专电〕二十四日，渝三十九校学生在重庆大学开救国联合会议，议决健全并扩大组织，伸张民气，注重宣传，及慰问平市同学。同时市府亦召各校长开会，嘱转嘱各生以合法态度作救国工作，勿请愿游行。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5日，第3版。

二十五日 〔南京二十五日中央社电〕国民政府二十五日命令：迭据淞沪警备司令、南京警备司令、武汉警备司令等呈报，自北平学生请愿事件发生以来，竟有好徒乘机纷起，图谋煽乱，以致人心浮动，治安可虞，亟应令行军事委员会，于必要地区宣布戒严，以维秩序。仰即知照。此令。又自北平学生请愿事件以后，各地纷起响应，一片爱国热忱颇博一般同情。惟不料奸徒竟乘机纷起，图谋不轨。京、沪、汉各警备司令，均迭次查获反动传单标语甚多，国府据报后以治安可虞，除明令京、沪、汉三地宣布戒严外，一面并令军事委员会，转令三地警备司令部，自二十六日上午一时起，切实执行戒严令。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6日，第3版。

▲上海 〔上海二十五日中央社电〕交通大学学生二十五日晨八时出发，至西门等处游行。尚有他校学生亦分若干小队，在南市各处游行，秩序尚佳，至下午一时许已散去。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6日，第9版。

〔上海二十五日电〕各大学教职员联合会今日发表二次宣言，主张：（一）严饬外交阵容，集中全国力量，以维主权与领土



之完整。(二)不容国内有任何破坏统一之特殊行政组织。(三)全国知识份子应速谋严密的组织与整齐的步骤,率领民众,努力救国。(四)学生爱国运动应予以十分赞佩与援力。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26日,第3版。

沪请愿学生经潘公展等哭阻,昨有一部返校……仍有一列车由学生自行开驶至泅墅关……因路轨被拆不能前进……李登辉等已往劝阻。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26日,第7版。

〔上海二十五日中央社电〕上海学生列车抵崑后,其第一列车所载之复旦等校学生二千余人。据路局二十五日晚九时息,已过苏,闻前方车辆拥塞,将不能前进。至第二列车所载之同济学生六百余人抵崑后,适教部代表马崇荣、沪教育局长潘公展亦赶到,竭力劝阻。同时停在崑站之三四等客车已历三十余小时,乘客饥寒交迫,且有一孩死亡,二老姬垂危,乘客见况纷纷下车鼓噪,要求教育当局及学生,准予开车。于是同济学生乃决定先返,并让客车先行,同济学生车乃于七时抵江湾吴淞两站返校。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6日,第9版。

▲南京 〔南京二十五日中央社电〕中大学生代表前赴行政院递呈请愿四条。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6日,第9版。

〔南京二十五日下午十时专电〕中大全体学生晨八时半在该校开会,至十二时始散。闻讨论结果,认政府昨晚答复极满意,决自二十六日起停课一周,扩大宣传游行。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6日,第9版。

〔本报南京二十五日下午九时二十五分专电〕教部派督学孙国封,二十五日晨抵苏州,劝在晋京途中之复旦学生返校上课。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26日,第7版。

▲河南 〔开封通讯〕自平津学生游行示威后,汴市亦起

而响应，于二十一日举行大会游行，二十三日并赴省府请愿，成立开封学联救国会。全市中等以上学校罢课，各校均组宣传队游行、散发传单、粘贴标语。河大、开师均成立本校救国会，大举宣传。今日仍分赴各街及乡村宣传，使民众得以明瞭，俟提出之条件在得到中央圆满答复后，方始复课，有私自复课者，并予以惩处。（二十五日，华）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3日，第9版。

▲陕西〔中央社西安二十五日电〕二十五日下午大请愿，现各校学生均已出发，向北大街省政府教育厅游行，秩序极佳。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26日，第3版。

▲广东〔广州二十五日下午十时专电〕学生赴京请愿团定二十八日乘海亨轮赴沪晋京，向中央及各机关请愿。俟有结果，转平慰问同学。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6日，第3版。

▲四川〔重庆二十五日电〕渝各校学生二十四日成立联合会，二十五日发出电报四件，一致宋秦，一致林蒋及各□部长，一致平各校学生，一致全国各界，请保全领土之权完整并一致救亡。

《北平新报》，1935年12月26日，第1版。

二十六日〔本报特讯〕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定今（二十六日）晨召集该校全体教授会议，讨论学生运动问题，拟于会后由各学院教授分别出动，劝导学生复课。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6日，第9版。

各校学生对复课事，大部仍主张反对。学生联合会昨日开会，讨论复课问题及推派代表赴京谒蒋事，各校学生并拟分别晤校当局有所指示。各校学生运动工作仍甚紧张。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7日，第9版。



(十一) 扩大民族革命战争。

(十二) 争取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

这样，他们起草了他们对时局宣言；这样，他们制定了宣传大纲。更为了执行以上所说的两个信念：第一，他们决定组织扩大宣传团，深入民间，唤起民众，一致抗敌救国；第二，他们决定发起全国学生联合会，首先组织华北学生联合会。

《大众生活》，第1卷第11期；江陵《华北学生的联合战线》\*

▲河北 交大唐山土木工程学院学生自治会代表三人及该院当局代表华某，奉命来平，慰问受伤学生。四人前晚抵平，面致慰问外并将该院学生自治会捐款百余元，委托交大平院学生会代表送交学联会，以为受伤同学治疗费。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27日，第7版。

▲河南 [郑县二十六日下午十时专电]汴学生一万二千余人，二十六日晨集汴车站，要求乘陇海东去车赴京请愿。截至发电时，学生要求推代表十三人赴京，省府未从。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7日，第3版。

[南京二十七日电]教部息：豫焦作工学院晋京请愿学生，于二十六日晨抵徐后，教部即派秘书周淦赶往劝阻。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28日，第7版。

▲江苏 [南京二十六日下午十时专电]中大学生二百余，晨开会，决定下午二时出外游行。经校长罗家伦劝阻，学生不听，擅行集会。后由大队军警包围，该校教职员及学生只准出校，不准进校。至四时，由教职员劝解，令军警分批撤回，学生亦散去。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7日，第3版。

[苏州二十六日下午十二时专电]东吴大学学生四百余，定二十七日分为五大队，出发无锡、常熟、昆山、吴江宣传。抵目的地后，再分每十人为一小队，分区演讲。其中一大队则分往本城

各乡镇区，作二次宣传。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7日，第3版。

沪复旦请愿学生昨抵无锡附近，路轨已自行修复…惟因桥梁被毁，且有铁甲车阻止难再前进……经谷正伦等劝导……昨夜或今晨可返沪。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27日，第3版。

▲浙江 浙江中等教育研究会，昨有电致清华学生，慰问受伤同学，并汇款百元为各同学之医药费。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27日，第7版。

▲山西 〔太原二十六日下午十时专电〕全市中等各校议决，自二十六日起一律停课三日，扩大救国宣传，分区讲演。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7日，第3版。

〔太原二十六日下午十时专电〕中等以上十一校学生代表四十余人，二十六日再赴省府请愿，提六项，由秘书王谦接见，当允将所提电河边请阎答复。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7日，第3版。

二十七日 〔本报特讯〕北平市学生联合会，为慰劳各校两次游行受伤被捕同学起见，特于昨日（二十七日）下午一时半，在中国学院逸仙堂召开慰劳大会，到各大中学校代表、来宾及受伤被捕同学共三百余人、中外新闻记者二十余人，极为悲壮热烈，并由学联合会代表报告今后工作。兹分志各情于后：

大木仓巷车水马龙 时间还没有到十二点，中国学院的门前已经是车水马龙，空前热闹。路口上布着警察。中国学院的大门仅开半扇，前面站着好多雄赳赳的纠察队。参加慰劳大会的男女同学们，经过纠察队的检视入场券之后，便走进去。里面墙上柱子上满贴着红红绿绿救国标语。进二门，还得经过一次纠察队的检查，便一直走进逸仙堂去。

逸仙堂中凄凉悲壮 逸仙堂的外面，满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

最显著的有□□□□□□□□，及欢迎中外新闻记者、各教授、热心救护受伤同学各医院院长等。逸仙堂匾额前悬着一条“北平市学联慰劳大会”的布幕。参加的人们要把入场券交给守门的纠察队，才能进去。逸仙堂中已经被凄凉悲壮的空气笼罩着了，正面是主席台，上面悬着总理遗像和会序。正而是主席团席、中外新闻记者席，右边放着三张铁床，上面坐着好多为求民族解放而牺牲的受伤同学席，再后是来宾席，中间是各校代表席，堂中高悬着镜湖中学所送的大而长的“民族战士”的布幕。最左方的东墙上是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示威游行运动中受伤同学和两次游行的照片。开会前这里挤满了人，每个人都带着一种忧愤的面孔。□□□前面是陈列着慰劳品，除了果子食品而外，有女一中学生送的两面镜框，还有平市学联会赠给受伤同学的镜框。

群英毕至宣布开会 时间很快的溜过，逸仙堂中已有人满之患，平市各大中学校代表及受伤被捕同学共三百余人，来宾有平津教联会、天津学联会、唐山交大代表、各校教授、各医院院长等三十余人、中外新闻记者二十余人。学联会推定东大、清华、北大、中院四校代表为主席团，便宣布开会。首先是全体肃立，向被捕及受伤同学致敬，静默三分钟。然后由主席报告开会意义，主席由北大代表某君报告开会意义，略谓：此次北平学生一二·九与一二·一六运动，深得各界同情，尤其是中外新闻记者的热心，更使我们万分的钦佩。两次运动受伤被捕的同学达二百余人，我们除了对于他们表示十二万分的敬意外，特于今天开一个慰劳大会，让大家见一见面，并讨论今后工作进行事宜。我们的受伤流血，已经换来了伟大的同情，象京、津、沪、汉、陕、粤等地学生运动，这是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始，今后更加紧的去做民族斗争运动。最后深向友邦及国内记者朋友们致谢，云云。

学联代表报告事项 继由学联代表(中院同学)报告过去工作及今后工作方针，要点可分下列数项：(一)学联会成立意义：A

时代的环境促成学联成立：1，暴力已经压迫在每个人的头上，学生感觉比较敏捷，所以首先大声疾呼。2，中国为次殖民地的国家，自九一八至现在中国没有法子对付，所以学生先起来，联合民众。3，时有飞机临在每个人的头上，学生救亡运动，是民族运动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革命的第一声。（二）学联会的三个阶段：1，十一月十八日由艺文、清华、女一中等筹备妥当，加入的有八个单位，每单位三代表，正式成立。2，十一月底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于一二·九请愿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参加的已经有了二十二个单位了。一二·九运动所料不到的是燕京、清华两校同学被阻城外。东北大学请愿团至西四牌楼为内四区捕去，伤者甚多，由中南海至西单被军警阻击，复至西单大街集合，经护国寺，在王府井被公安局五百余警察保安队□□□□散。这一次被捕十五人，受伤十七人。我们检讨这一次的失败在学联顾及不周，未能宣传民众，组织民众，在王府井未能开市民大会，缺乏中心领导等。此后便入第三阶段，在第四次大会时，由执委决定于一二·一六举行第二次示威游行，□□□□□□□□，并唤起民众。这一次感到同学有力量，比较圆满，各校加入学联者已增至五十二单位了。不过这次的错误也有，在于时间仓促，少于宣传，无中心领导，无武装准备。优点则为民众同情，纷纷慰劳，因军警压迫甚厉，故组织严密，事前地方当局未能知悉。学联在一二·一八日代表大会时决议：（从略）。

**被捕受伤同学报告** 继由东大被捕同学刘约翰报告，略谓东大被捕同学前后共二次，第一次为一二·九四牌楼之役，四位女同学，二位男同学被捕。第二次为十二月十一日晨□镇压学生运动而被捕六人。继由东大受伤同学佟质中报告，略谓：□，而鼓起我们今后斗争的勇气。最后由北大受伤而又被捕同学李俊明报告，并详述此次学生运动之价值。

**教联代表来宾致词** 继由教联代表杨立奎致词，略谓：此次北

平学生运动，教联会深表同情，并致敬意。教联会希望将此次运动深入民间，由学生领导，以沉静态度，保持永久。继由天津学生联合会代表（法商学生）致词：（一）慰问北平受伤及被捕同学。（二）报告一二·一八天津大游行情形。（三）天津同学已组成各种研究班。（二）希望组织全中国学生联合会。继由唐山交大代表读慰问函。为自由讲演，由朝阳及工学院代表相继发言。至下午四时半散会。（常）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8日，第9版。

北平学生联合会，昨日下午一时在中国学院逸仙堂举行全市各校受伤及被捕同学慰劳大会，到清华、北大、平大、师大、燕大、东大、中院、民院、辅院、交大、华院及各市立中等代表五十余人，各大学教授二百余亦参加。由东大、清华、中院、北大四校为主席团，报告开会意义，并由学联报告工作经过。教联会代表杨立奎、牟谟到场慰问并致词。最后由各校受伤被捕代表致词。至下午六时散会。

《北平新报》，1935年12月28日，第4版。

▲上海 [本报上海二十八日上午一时专电]复旦等校学生请愿列车在无锡被阻后，学生即没宪兵监视，徒步回无。经沪教育局长潘公展等宣示蒋电后，学生认为满意。二十七日下午三时搭车东返，六时抵南翔，在严重戒备下换市府所备汽车，分返各校。列车在无锡时，因挂车过猛，曾撞伤多人。被捕学生代表三十余，均于返沪时释放。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28日，第3版。

〔上海快讯〕本市晋京请愿学生一千六百八十二人，自于二十七日晚全体返沪。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30日，第9版。

▲河南 [郑县二十七日下午十时专电]汴学生一万四千余人，仍集车站索车赴京。初中学生并设帐篷于轨道上，无返



校意。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8日，第9版。

▲江苏 [无锡二十七日下午十时专电]全县中学生二十七日响应沪学生，午后冒雨游行，高呼口号，民众感动。经当局劝止。至三时到站，热烈欢送沪学生返沪而散。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8日，第3版。

▲四川 [重庆二十七日下午八时专电]渝学生二十七日分向委员长行营、督署行营、市府、市党部，请愿六点，均得满意答复，惟不赞成示威游行。该生辞出后，复在救联会开会，议决定二十九日扩大宣传。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8日，第3版。

二十八日 北平各大学学生昨日仍无复课表示，现正从事内部工作，如组织各项研究会，敦聘教授举行讲演会等。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29日，第7版。

燕京大学学生会于日前晚召开全体大会，到会同学逾半数，结果对于徒步南下赴京请愿案，如〔加〕以否决。同时全体意见，仍主张暂不复课，以维持团体精神。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29日，第7版。

蒋召校长、学生代表会谈。教部训令已到平，各大学得派学生代表一人至三人，川资由校方负担，食宿由教部供给。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9日，第9版。

▲上海 沪文化界组救国会，前日下午开成立会，选马相伯等为执委。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30日，第3版。

▲河南 [郑州二十八日下午十时专电]二十八日上午九时，郑全体学生二千余人假陇海操场集合，游行全市，高呼口号。时大雪纷飞，寒气凛冽，学生精神极为悲壮。汴站学生仍未

退，陇海交通仍阻。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9日，第3版。

▲江苏 [上海航讯]南通大学医、农、纺各科学生三百余人，登大和轮，准备晋京请愿，军警扣轮，僵住三日。二十八日绝食。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30日，第9版。

▲香港 [香港二十八日下午十时专电]勸勤大学员生二百余，年假分赴中区各县，宣传救国。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29日，第3版。

二十九日 教部奉行政院长蒋中正令，于二十五日训令全国各地学校校长及学生代表赴京谒蒋会晤，聆蒋训示政府施政方针。教部训令昨已到平。

《北平新报》，1935年12月30日，第4版。

▲上海 [上海二十九日下午十时专电]沪中校救国联合会今日招待记者，报告组织意义及今后使命。一、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共同战线上，求挽救垂危民族。二、唤醒民众。三、行动重理智而不重情感，永久艰苦奋斗。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30日，第3版。

▲广东 [广州二十九日电]广州学生会次派代表入京，吁请政府宽容举行爱国示威运动之学生。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30日，第9版。

三十日 平学生联合会与津学生联合会，昨日上午九时在某学院成立平津学生联合会，决定平津学生此后提携工作要点，并筹备成立华北学生联合会。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31日，第9版。

平学生联合会 前日下午在某处开代表大会，决定：(一)反对派代表赴京谒蒋，如蒋北上会谈，可接受。诚全体学生南下，因中央无办法，代表南下实际无效。(二)复课条件，向各校当局提

出后，限各校于二十五年一月一日夜十二时前，圆满答复。答复不圆满，认为条件破裂，学生运动工作即加紧张。（三）扩大宣传，由平全体学生组织扩大宣传队，由平出发南下，深入民间宣传，以南京为止点云。

《北平新报》，1936年1月1日，第4版。

〔特讯〕北大学生会，昨（三十）下午一时，在该校二院召开第四次班代表大会，到各班代表七十余人，由执委会文书股某君主席。首经执委会各股及各种委员会先□报告工作毕，旋即开始讨论事项。决议要案甚多，兹摘录其重要议决案数则如次：（一）全体同学南下示威，决议通过。（二）本校学生会选派代表赴京受训一案，决议不派代表。（三）复课及提前放假案，反对复课及提前放假。凡此皆属较重要之决议案，至五时许散会。（鼎）

《北平新报》，1935年12月31日，第4版。

▲河南 〔郑州三十日下午十时专电〕郑州各校学生数百人，三十日下午五时集陇海站索车赴京请愿，专员阮藩侪劝阻无效。西来快车未得准时到站。至九时适焦作工学院请愿学生到郑，向郑学生报告经过。郑学生请阮电汴教厅，请周淦速即到郑。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31日，第9版。

▲山西 〔本报太原三十日下午十一时五十分专电〕教育厅三十日令各中学提前于四日放假，俾各生返里后，作防共宣传。此间学生为宣传救国，筹组长途宣传团，将赴平、津、沪、汉宣传。

《世界日报》，1935年12月31日，第3版。

▲湖北 〔汉口三十日下午九时专电〕武汉各学校学生，为贯彻学运，三十日复总罢课，但不再游行示威，免与戒严令抵触。

《北平晨报》，1935年12月31日，第9版。

# 长沙报纸史略

李 抱 一

**编者按：**这篇资料选自《抱一遗著》，记述民国元年至二十年间长沙报界的情况。由于作者立场及感情的不同，文中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受我党影响的报纸，语多诬蔑之词，为保持资料的原貌，未予改动。

## 长沙报纸史略

开湖南报纸之先河者，为逊清光绪丁酉、戊戌间之《湘学新报》与《湘报》。先是湘抚陈宝箴锐意维新，学使徐仁铸、江标皆明达，与宝箴沂合无间，务在讲求实学，开通风气。徐仁铸首创《湘学新报》，以蔡忠瀛负经理庶务之责，唐才常佛尘、杨毓麟守仁、陈为镒馥臣等为主笔，报馆附设校经堂。徐为发刊辞，兹以其为报史中太羹玄酒，录之于次。

使者奉天子命，视学楚南，悯时局之多艰，痛皇舆之失纽，揽衣陨涕，于兹三年，思以体用兼赅之学属湘人士，惧未有当也。恭值朝廷屡有整顿书院、讲求实学之议，乃设方言、算学、舆地学会于校经书院。又虑乡曲之士局促于途而不知返也，乃取门下诸生粗有所得之卮言，分学凡六：曰史，曰商，曰算，曰掌故，曰交涉，曰舆地。月得三十余页，分类装订，颜曰《湘学新报》。……（中略）。昔普之法赖士微氓耳，一奋发而师丹胜败之机决；美之加利森竖儒耳，一痛斥买奴而南北花旗之局判。然则人患无志，不患不成人；患无学，不患不强。使者才薄力棉，诚不足与于涓滴江河之效，

然心力所结，怨诽胥忘，言游抑末之讥，老氏贵虚之论，思矫其失而未能，世之君子幸进而教之。

《湘学新报》为杂志体裁，创办于丁酉年，先于《湘报》，故首称之。《湘报》乃日报初祖也，戊戌二月初一出版，设小东街刘文恪公旧宅，（今中山西路泰豫旅馆对门）黄公度、熊秉三、王莘田诸公主其事，（黄名遵宪，时为盐道署按察史，称办事官。熊、王称办事绅，所幸如今之经理。）唐佛尘为总撰述，谭嗣同复生亦时有论著。以外多时务学堂学生课艺，如蔡良寅（即松坡先生）黄颂璽、辜天佑、张伯良、许崇勋、曹典球、谢功肃、杨昌济其尤著者。论著外，又揭载维新中上谕奏稿条陈、各项新政办法，暨南学会讲义。报纸用毛边，日出一张，满月汇订成册。（后有人选录其文为《湘报文编》）八月政变，主事者云散，报遂于八月十三日以后停版。按《湘报》在世虽仅数月，而声光灿然，言湘政者莫不稽焉。“报纸初生，常为政论。”大辘推轮，弥可珍已。《湘报》停办后，政府为掩饰耳目计，改办《湖南官报》，主持者萧仲祁、曾庆榜诸人，内容莫能详也。

光绪卅一年，端方抚湘，规橐前贤，创办《长沙日报》。馆址设文运街五贤祠右，委王佐臣为总办，肖元璜、沈习之、王铭心、沈菊青、徐绍仪等为主笔。由善后局拨发铅字及手摇印刷机一部，招鄂工印刷，（时湖南尚无习铅字印刷者）日出一张。内容略仿《上海申报》，除上谕宫门抄奏牍公文外，亦分外省新闻与本省新闻，稿外须先由抚院文案处核定，实完全官报也。精神远不逮《湘报》，体例较完备矣。当时风气闭塞，阅报者少。报费月钱二百四十文至三百文，可谓极廉，人终不肯注意。由抚院札飭各县派销，销数尚只千余。端氏去湘，王佐臣他调，庄某、萧某以次接办，视为差缺，以蒋明德等为主笔，因陋承匱，毫无起色。馆址移至理问街一条巷，宣统三年复迁南门外铜元局。

民国成立，万度更新，报纸应时而起，春皋净丽，百卉怒

生。其盛如此，而内容形式亦迥不犹前也，顾各大报皆有因革蜕化之可言，且先言《长沙日报》与《湖南公报》。九一政变后，政府命湘乡颜息庵先生（昌饒）接办《长沙日报》，馆址由铜元局迁至青石井。息庵先生引任慧沈、黎劭西、颜锡畬、朱让枏、李晋康诸君分任编辑庶务等职，尽虑谋改良，内容大易旧观，销路亦激增。无何，政府改委醴陵文君牧希（斐）为社长，任、黎诸君联袂辞职，另创《湖南公报》于东长街，元年四月出版。抱一与曾星笠、陈天佑、龙兼公诸君以次入任编辑或撰述。寻受共和党补助，迁往洪家井，主持社务者为浏阳贝元徵先生（允昕）。《长沙日报》编辑部亦均一时人选，傅君君剑任总编辑，孔君竞存、黄君梦蘧、刘君约真、郑君叔容、龚君芥弥、马君惕冰、谭君艺甫等分任编辑撰述。

次言《湖南民报》与《军国日报》。《湖南民报》为同盟会机关报。元年七月出版。社长唐君支厦，总编辑彭君名时及黄君康圃。《军国日报》前为《军事报》，反正后出版，后以专纪军事范围太狭，元年七月始易名。社长唐君鳞，副社长危君道丰，总编辑萧君汝霖，张君秋尘、谢君同甫、方君僧根等先后任编辑。民国二年，国民党湘支部正式成立，以两报宗旨相同，合并为一党报，即《国民日报》也。罗君介夫任总经理，胡君谔城任总编辑，陆爱群、李仲庄、易象、周鳌山、黄菊人诸君分任编辑撰述。与以上各报先后出世者，又有《大汉民报》、《黄汉湘报》、《湘汉新闻》及《女权日报》。《大汉民报》最早。正当辛亥九一革命之际，《长沙日报》中断，《军事报》、《湖南公报》均未出世，杨君华生（宗彦）等创办此报于顺星桥之枣园。当时战事方殷，交通梗阻，《大汉民报》时得鄂省消息以餍阅者。湘政府重要文电亦多由兹发布。形式虽陋劣（一面有光纸），而一纸风行，声价重于一时，以后各报相继成立，遂渐觉减色。元年三月，以发布号外攻击第四师师长王隆中，被省政府判令停刊七日，适以经费困难，遂自

行解散。当时不重舆论，致宣传革命与有劳勋之机关如此天丧，良可慨也。《湘汉新闻》继大汉而起，主办者为孙翼预、徐石禅诸君。孙君任总经理，黄君澜父等任总编辑，社址设尚德街。后改名《天声报》。寻因成君本璞加入，又于十月改办《天民报》。孙君任总经理，成君任总编辑，王柏龛、周葆真、黄性一诸君任编辑撰述。发行画报若干期，主编者文君海安，殆长沙有画报之始。二年成君去职，徐君石禅任总编辑，年底因故被封。《黄汉湘报》出版于辛亥十月，陆孟慈、彭振之诸君所创办。陆任事务经理，彭任编辑经理，彭铁铮、李肖聃、陶报癖诸君任编辑撰述。社址设湘社仓，发行年余停版。《女权日报》发起者丁云龙、丁步兰夫妇，唐群英、张汉英诸女士与焉。元二年间，女界运动参政，焱发云涌，《女权日报》实为其言论机关。社址在南门上墙湾，日出二大张，内容亦颇完备。丁君等支撑数月，亦以经费支绌停版，女权运动亦随之消歇矣。是湖南新闻史上之一异采，不可不特书一笔也。

二年，宋案发生，全国震动。七月，袁政府派汤芑铭来湘查办，民党要人多弃职以去。《长沙日报》、《国民日报》均反对袁氏甚力，恐不获免，暂各改组，留为缓冲之地。《长沙日报》文、傅两君皆去，廖君汉瀛继任总经理，龚君芥弥继任总编辑。《国民日报》则由方重肩、方古愚诸君接办。无何，风声日亟，诸君皆知不能再委蛇，乃相率辞职。两报竟均被封，文、傅、罗、胡诸君且被捕。嗣是长沙报纸仅有《湖南公报》与《大同日报》两家。

《大同日报》出版未久，主办人唐君济美等，寻亦因反对袁世凯，为汤芑铭封闭。三年，龚元斌、郭开第诸君创办一《湘报》。龚君为经理，郭君为副经理兼主笔。数月即停版。长沙前后有三《湘报》，独此无声色。龚、郭两君且以讼事终。

《湖南公报》原受共和党津贴，只有互惠之约，未为其机关报也。元二年，共和党为武冈李靖臣（钟奇）、泸溪熊止斋（钟麟）诸

君所主持，颇有朝气。二年以后，归并进步党。官僚军阀同在一治，兰根渐渐，日趋汗漫。进步党当事者以《湖南公报》言论态度渐与背驰，疾之，议欲完全收作机关报，且劫持报馆同事一律入党。时贝元徵先生任报馆总理，李君葆霖任经理，袁君子素任总编辑。李君适以事他去，独袁君为进步党所诱致，贝先生与诸同事均不从。三年春，进步党借汤督之势谋改组，贝先生与诸同事联袂去职，《湖南公报》遂完全为进步党机关报。改组后数月，刘君腴深任经理，黎君劭西任总编辑，尚能持正，内容亦犹可观。后刘、黎两君去职，遂日靡弱矣。贝先生及诸同事脱离《湖南公报》后，协谋组织《大公报》。于四年九月一日出版，馆址设犁头街。刘蔚庐先生及贝先生以次任总理，朱君让耕、李君晋康任经理，抱一与张君秋尘任总编辑，龙兼公、张平子、赵闲云、魏寿璋、潘苑村诸君分任编辑撰述。

时长沙报纸除《湖南公报》、《大公报》外，尚有一《大中报》。先是汤督到湘创办一机关报，名《国民新报》，经理为鄂人李华堂，社址在尚德街。三年七月，改办《大中报》，委将军署洋文秘书鄂人王济周主办，编辑皆葇闾，报纸腐败特甚，各机关外几无知之者。帝制问题发生，《大公报》极力抨击，声哗动海内；《湖南公报》持两可态度；《大中报》则颇为帝制张目，顾奄奄欲尽，无气力以自振。帝制案取消，革命党人之流散四方者渐返湘，覃理鸣(振)暗设湘支部，命萧君石朋组织《湘省日报》，于五年夏出版。后覃成立正谊社，《湘省日报》遂为正谊社机关报，然经理编辑均归石朋一人主持。其弟石勛、石君及黄君性一分任编辑，王恒、李思汉、韩景苏诸君则任撰述，著论鼓吹湖南独立，大为汤芑铭所不满，顾大势已去，莫如何也。汤芑铭去湘，《大中报》随以俱灭，《湖南公报》亦停版。当此接续之交，仅《大公报》与《湘省日报》而已。

五年秋，谭畏公再入湘主政，蒙密既豁，气象昭苏，于是报



纸复风起，《长沙日报》、《国民日报》均于是年秋冬之交恢复。《长沙日报》总经理仍为文君牧希，总编辑仍为傅君君剑。《国民日报》总经理仍为唐君之厦，总编辑仍为胡君谔城。编辑撰述大都旧日同志。而宁坤、杨绩芬诸君主持之《湘南新报》（《湖南新报》，出版于五年夏，社址设尚德街，总经理宁君坤，总编辑杨君承普及杨君绩熙。逾年改组，黄君镛等接办。）包道平、鲁荡平、谭雪庐诸君主持之《民国日报》，某某诸君主持之《湖南民报》，（七月出版，社址在戴子桥一号。）均先后出版。报界人才以此时为极盛，一时言论张皇，海立云飞，虽无和衷共济之风，亦见当仁不让之勇。六年七月，《长沙日报》毁于火（馆址仍在府后街）。九月，傅良佐入湘，刘林在湘南独立，《国民日报》、《民国日报》、《湘省日报》、《湖南新报》以次停版。（时又有一《民生日报》，未详其起迄。）众芳芜秽，琼珮蹇偃，可慨也。

七八两年，傅良佐、张敬尧在湘取缔报纸甚严，言论极无声色。当时除《大公报》外，惟伍君芋农创办之《湖南日报》颇久。

（《湖南日报》七年九月出版，社址初在长洽路，后改吉祥巷。伍君任经理，杨君绩芬任总编辑，陶孝宗、许彦飞、曾松乔、徐汉涛诸君先后任编辑。）余如杨振初君等之《立言报》（杨陵沅君人，编辑李襄、龚震初等均籍湘西。经费初为陈复初师长供给。社址即现《中山日报》所在，不久即停版。）杜启荣君等之《正义报》，（启荣即否予，与其弟兮依共负经理编辑责任，聘何君牧主编副刊，文海安、饶省三两君主编副报。七年三月一日出版，七月十七日停版。傅钟英君等之《公言报》，（傅号汉滨，亦鄂人，创办此报与《正义报》同日出版。初在贾太傅祠。《正义报》被封，迁入尚德街《正义报》原址，亦被封。）郭寄生君等之《正声日刊》，（郭亦鄂人，任社长，后台乃政务厅长张荣澍，七年冬出版，不久停办。）方顽佛君等之《公意报》，（方亦鄂人。张督去湘后，此报停办。方寻在湘江办报。）谭笃恭君等之《华瀛觉报》（谭君长沙），均忽兴忽仆，内容已不可尽述。此期报纸，湘人主办者三家，鄂人主办者四家，虽备受摧残，大都能保存新闻界正气，不肯轻为禽挟。七年七月，《大公报》、《正义报》登载常德独立消息（时冯玉祥驻常

德，与郴永湘军有相当情愫。)同被封闭。《正义报》经理杜启荣被逮下狱，判处徒刑三年又六月。(在狱一年即释出)。《大公报》措辞稍轻，罚令停版二十余日。寻《公言报》因转录汉口新闻，亦被封。傅君钟英被逐出境。正义、公言两报被封以后，长沙报馆仅有《大公报》、《湖南日报》及《正声日刊》三家。无何，正声亦停办。八年，张敬尧奉命办理省议会选举。时湖南之郴永，湘西之辰沅永顺，均在南军统治之下，张敬尧乃欲委附近各县代办，以早卒事。省城各公法团见此恶态，群起反对。《大公报》、《湖南日报》亦均有违言。七月，各公法团组织联合会，发表不承认非法选举之宣言，送登两报。张敬尧见而大怒，立飭警厅将两报查封，并逮捕记者。各公法团推代表谒张，声明广告由公法团负责，始许继续出版。《大公报》继续出版之日，记载停版原因，颇触张忌，当日又被封。久之始恢复云。《华瀛觉报》，八年出版，设于小西门外之某洋行，借外人之力以指斥张氏。经理谭君笃恭实主其事。张氏憾刺骨，贿嘱无赖诬控为匪党，迹而捕之于狱，八年九月某日，枪决于浏阳门外。此二十余年来，新闻界之以身殉者。长沙新闻事业以此期为最艰苦，报馆被检查、被封闭，几为常事。而于报馆人员，逮捕、驱逐、监禁、枪毙，亦无所不用其极焉。

九年六月，驱张之役既终，谭畏公三主湘政。曾在郴永之报相率迁省，新起者又数种，一时大报有九，数量之多，为前此所未见。除《大公报》、(社址已由犁头街迁至府正街)；《湖南日报》原在长沙外、如包道平、鲁荡平、朱凤蔚、谭介甫诸君之《国民日报》，(包鲁诸君随南军在郴州，恢复五年旧报，后随迁省。设仓后街湘清里)。王亦僧、陈叔伟诸君之《新国民日报》，(随军移省，设府后街《长沙日报》旧址，数月即停办。)李况松、夏思痛诸君之《新湖南报》，前设永州，随军移省社址在北正街陆宅，后因李仲麟案被封。)洪普拯、罗吟缺诸君之《民言报》，(洪等曾在省办《湖南时报》，不久停刊。寻往永州创办《民言报》随军移省，设局关祠。谭去赵继著论攻谭，被封，旋又出版。值年关经费支绌，停办。刘君荪岚曾任此报编辑。)或

麟、将鑫诸君之《大中国日报》，麟即采九，社址设贾太傅祠。当时传闻系政学系机关报，今莫能详也。旋因经费困难停版。）程一中、马颂高诸君之《民意日报》，刘伯伦、钟贻龄诸君之《觉民新报》，徐明谔君等之《湘声报》（在林特生省长任内），皆因时特起，言论张皇，人物殷溢，与元二年五、六年同盛。

十年以后，各报陆续停版，惟《大公报》、《湖南日报》、《民国日报》仅存。无何，方君僧根等主持之《工报》，戴君雪岑等主持之《商报》，以次发生。十二年三月，《大公报》触怒省议会，被封，改组《新公报》。约月余始恢复。其年四月，军政界要人刘仲钦、唐规严诸君创办一《湘报》，以萧君立诚任总经理，刘君棠猷任经理兼总编辑。年底改组，陈强君任总经理，唐炳初君任经理，萧石朋君任总编辑，刘范猷、方正鹄、萧石勋、唐卜年、喻寄浑诸君分任编辑撰述。《湖南日报》十二年来颇有起色。九一政变，谭军入湘，疑该报为政学系机关，查封。赵军恢复，始再出版。时内部破裂，陶君笑宗、许君笑隐脱离该报，另组《大湖南日报》，隶省政府，社址设定王台。赵君心筠为总理，许君为经理，陶君为总编辑。伍君芋农独力支持《湖南日报》，久久不馁。此时长沙虽仅三数报纸，而担负责任者心精力果，竞争颇力，精神之佳可及元二年。后《湘报》以经营不给，于十四年端午节停版（十三年有一甲子，日刊未详其起讫。）十五年三月，赵氏去位，唐孟潇代主湘政，《大湖南日报》以攻击省议会停版（谓省议会迎唐为无耻）。叶竞秋返省，屡谋恢复未果。继《大湖南日报》而起者为《南嶽日报》。《南嶽日报》原设衡阳，随唐孟潇迁来长沙，社址设坡子街。冯君天柱为社长邓君寿荃为总经理，杨君绩荪为总编辑。《大湖南日报》、《南嶽日报》性质规模略同。陶、杨诸君均有办报长才，故均能蜚声一时，销数各达三四千份。时《湖南日报》已停，与《南嶽日报》对峙者仍为《大公报》。无何，《湖南民报》异军突起，谓为党报。谢觉哉等主其事，极力为共产党张目以制造杀机，是为长沙

新闻界之彗星。时又有陈君介石等创办《长沙民国日报》，商民协会创办之《商民日报》。（《商民日报》，十五年十一月间出版，左孟球、周海龙两君以次任总编辑。马变后商民协会改组，此报亦于十六年九月间停版。）

十六年春，《大公报》与《长沙民国日报》以不容于共党，同时被封。《湖南民报》更纵声狂吠。马变后，共党潜逃，《湖南民报》始驯服，然如诡街窃轡之马，初入羁縻，已不胜其疲惫。嗣后屡经改组：第一次，主持者为陈肃（经理）、罗驭雄（总编辑）诸君；第二次，为朱肇幹（经理）、黄庭荫（总编辑）诸君；第三次为赵閒云（经理）、姚大慈（总编辑）诸君；第四次，为周詠康（兼摄经与理总编辑）诸君均，不逾二月，极苍黄突兀之观矣。

十七年春，西征军入湘，政府乃将《南嶽日报》、《湖南民报》并合为一，即今之湖南《国民日报》。是年至十八年，内部屡改组，以政局为转移。最初，经理吴君晦华、总编辑黄君庭荫；次，主任赵君菲丞、经理部长吴君炳麟、编辑部长黄君梦蘧。

（程頌云主席任内，十七年之夏。）再次，主任罗君介夫、经理部长陈君介石、编辑部长黄君性一。（鲁菲安主席任内，自十七年夏至十八年春。）三次，主任凌君达如、经理部长李君兰溪、编辑部长易君君左。

（何芸樵主席任内，自十八年春以后。）

十七年春夏间，长沙报纸仅《国民日报》一家。是年九月，《全民日报》出版。十八年五月《中山日报》出版，《大公报》复活，长沙新闻界始不寂寞。《全民日报》主持者为李君华南、文君任武及舍弟纬文，陆爱群、廖建屏、盛野人、钟毓湘、钟汉馨诸君先后任编辑。《中山日报》为省党部机关报，省宣传部长兼任社长，曾君省斋任经理部长，陈君介石任编辑部长。《大公报》仍推贝元徵先生为总理，龙君兼公为经理，抱一忝任总编辑。

自十八年迄今，各报主持之人少有易变。《国民日报》编辑部长易君君左去职，傅君君剑继之。傅自赤匪之乱不归，罗君心冰继之，编辑今为马惕冰、傅角今、宋曼君、沈蔓茹诸君。（社址在

皇仓街)《中山日报》社长随省宣传部长为转移,数易其人,今为谭君常恺,经理编辑两部长仍旧,编辑今为罗普存、许原道、刘中砥、袁惠瞻、李空星诸君(社址在高升巷)《全民日报》,李君华南、文君任武、曾君晓岑相继为经理,舍弟纬文为总编辑,李君尧、钟毓湘、刘世善、罗竹贤诸君为编辑。(社址在福星桥。)《大公报》,总理贝先生前年逝世,无人继任,另组董事会代行职权,经理总编辑仍旧。现任编辑为朱杰恭、龚芥弥、田慧如、张坚栋、陈顽石、唐乾五、李缙甫诸君。(社址在湘清里。)去年九月,《市民日报》出版,设市商会,推左君益斋为社长,柳君厚民经理部长,魏君桂松编辑部长。几次改组,现设董事会主持全局,下分编辑、文书、营业、发行、广告、交际六部。编辑部编辑现为蒋寿世、康德、赵奎武、左景贤诸君。

长沙小报,二十年来兴替之数亦有可寻。历史最久而又属于公家者为《通俗日报》。《通俗日报》渊源于湖南《演说报》。湖南《演说报》创办于民元四五月间。先是湘南光复,学界诸君知革命必须唤起民众,乃就督府成立演说总科,以长沙何君雨农(劲)为科长,杜君覲湘为次长,以演说词印成单张,形式之长短大小初不一致,且间一二日始付印一次,或再印成单行本,颜以书名,如《民国新论》、《中华光复记》之类。寻以为不足以宣传广远,遂有《湖南演说报》之组织。内容除发刊演说词外,加编地方及国内外新闻与歌谣故事等等。用洋杭连纸,仅印一面,每星期一停刊,因星期日休息故也。后学务司成立,演说总科隶之,此报遂永远属于教育机关。无何,演说总科改称模范演团,何君为团长兼办《演说报》。学务司以纹银九千购买理问街李宅为团址,(前由理问厅租居于此)此报自是遂有定居。民国三年元日,改名《湖南通俗教育报》,印报改蓬莱纸。新闻取材省各报,无访员,何雨农注全副精神于此,自首至尾虽公电缄件亦皆译成语体,以求合于通俗教育之原则。三四年间发生两次轩波,而皆与教徒有关系。

时袁世凯叛国之迹渐著，此报隐持反对态度，又痛恶帝国主义者之侵略，每每于论著演说间有所指斥，间及于教会。教会中人深衔之，遂有人以该报反对袁氏之论著陈于汤芑铭。汤大怒，捕何雨农下之陆军监狱，判处徒刑六月；改委郭君勉斋继任团长。郭聘刘君盍园为总编辑，报纸内容未大更改。无何，该报副刊中登一美国人虐待菲律宾人故事，且绘插画以形容之，教会中人孕余憾，以告美籍某教士。某教士至该馆质问，郭君谓译自《东方杂志》，出《东方杂志》为证。某教士谓不应加以插画，倖倖而去，呈报驻汉美领事。（时长沙尚未设美领。）美领事张大其辞，向湘政府提出交涉，湘政府据理答复。美领认为不满。遽电驻华美使，转呈美政府，美政府竟训令向中央政府严重交涉。此至小事件乃扩大交涉至于中央政府，可谓异矣。时曹汝霖任外交次长，据湘政府复电力争，始将范围缩小，仍由地方自行解决。寻经聂君潞生调停，决定办法：（一）通俗教育报停刊一星期；（二）通俗教育报搜罗中美好感故事继续登载廿一天，始得解决。此与《湖南公报》之日本交涉事件略同。四月五月，日本提出廿一条件，《湖南公报》极力反对，主张排斥日货。日领呈报驻华日使，向中政府提出交涉，有封闭报馆向日本道歉等条件。中政府据理力争始已。外力压迫言论，殆以是时为最，殊可憾也。通俗教育报自经汤芑铭摧残以后，渐降为政府工具，为袁氏鼓吹帝制。鄂人陈崇祖、徐炳龙者相继主之。谭畏公二次督湘，何雨农复任，颇有所兴革。颜息庵先生继之，亦足以张其绪。张敬尧在位，皖人韦启俊继任，渐中落矣。迄何叔衡为馆长，谢觉哉为总编辑，改名《湖南通俗日报》，振衰起敝，全体改成白话，精神焕然，销数激增，时人多称之。唯其时何、谢以染共产之说、思想态度渐违轨道，往来者为毛泽东、夏曦、郭亮、李维汉、易礼容、姜梦周辈，皆共党首领，盖欲借此为散布共产种子之机关矣。何去，龚君心仰继之，在职近四年，为寿命最长之馆长。继龚者傅君君剑，宋聘

珍、杨柏荣两君相继任总编辑。君剑增置图书甚多，内部颇能整理。此赵炎午主政时也。赵去，傅亦离馆，何君某、杨君绩荪以次继任。继杨者为熊亨瀚，又沦为共党机关。十五六年间，时局苍黄，人皆不安于位，馆长时有更易，或未任事，或任事不久。如任君更生，如刘君馭皆，如魏君寿璋是也。西征军到湘，改委龚君心印，继之者为黄君维国，又继之者为周君静安。静安整理内部颇勤劳，去职后，刘君沅葆继之，以至于今。二十年中，主办人更易廿二次，以一人而两度长馆者，一为何雨农，一为龚心印。以各馆长发生事故，而四度代理馆长者为任更生。更生长于演说，历掌该馆演说事宜，通俗报极有关系之人也。湖南报纸资格之老，通俗报当手屈一指。而发行之号数，至今犹仅三千数百，盖以前主办人多无新闻常识，辄以接办之日为第一号，视前任为不足指数，故只此耳。

民国四、五年间，何少枚、朱凤蔚、龚病侠等创办《夜报》，颇有声。其时帝焰方张，《大公报》反对最力，《夜报》亦为桴鼓之应，文艺栏多傅停舟、贺怡庵诸君之作，甚有精采。每日黄昏出版，销数达三千以上，惜困于经费，不及半载即停办。朱嬾仙主编之《潇湘雨》，宋痴萍主编之《香国魂》，虽前于夜报，而取材皆平康风月，迹涉诲淫，谈风化者所不取焉。

民国十一年秋，杨绩荪等创办《霹雳报》于司口，日出一小张，新闻夹叙夹论，庄谐并作，而又能发奸摘伏，快人心意，为长沙各小报中之先锋。未及一年，因政变停刊，人咸惜之。同时湘鄂印刷公司经理吴受珉与毕树森、蔡季襄等创办《明星报》，何少枚、徐汉涛等为编辑，以言论不能自由，遂偏重于文艺。郭耘桂、叶焕彬、粟谷青诸名流常有著作入录，亦颇受时人之欣赏。至十三年冬始停版。

十四年九月，伍芋农、何少枚、吴受珉诸君复创办《小小报》，颇以微言刺讽时事，虽无霹雳之精悍，亦多可喜。印刷以吴君之

经营颇称良好，故销路甚佳，为以前诸小报所不及云。十六年四月，共党肆虐，吴君避难汉皋，此报亦休刊。又，十四年，王君书麟等组织《警钟报》。十五年，伍芋农、鲁荡平诸君组织《民立报》，皆小报，今已不详其起讫。

十八、九年以来，小报日多，大半为晚报。最初为《梅花日报》，后改名《长沙晚报》，主办人殷德洋、易君左、黄立人、廖建屏诸君，年余停版。十九年冬，《湖南晚报》出版，主办人唐耀章、陈德基、黄抱玄、钱无咎、邓玉笙诸君。唐君为社长，邓君为经理，陈君为编辑主任，其余分任编辑。二十年四月，《晚晚报》、《湘江晚报》相继出版。《晚晚报》主办人康德、田慧如、熊伯鹏、朱德龄诸君；推邱君维震为社长，康君为编辑部长，朱君为经理部长，田、熊、朱三君与文家鼎君分任编辑，黄君性一为特约撰述。《湘江晚报》初由李九皋、彭勋、王觉非诸君集资开办，推张君平子为社长。一月以后，由毛君凤祥等接办。毛君为编辑部长，唐君瑾为经理部长，李震一、肖立雄诸君为编辑。三晚报同时，各有特长。《湖南晚报》、《湘江晚报》均有简短新闻，《晚晚报》内容形式略仿上海各小报，开湖南小报之先例。此外尚有一《东方日报》，主办人李人美、胡楚翘、陈中民、夏培基诸君，日出一小张，二十年三月出版，不久因故停顿。又有一《四路军日报》，四路军指挥部秘书处宣传科出版，注重剿匪消息，亦日出一小张。又有一《微波午报》，一《友报》，一《振报》，历史过促，莫能详也。

考长沙报纸最盛时期有四：一为民国元、二年，二为五年，三为九年，四为十八、九年以后，而皆有时代背景。元、二年民国初立，人心发皇，百喙争鸣，蔚成斯盛。五年驱汤以后，谭畏公再主湘政。九年驱张以后，谭畏公三主湘政，剥极始复，郁久待伸，自然有此愤兴之象。十八、九年以后，办报其痛受共党教训，颇欲有所振作，毋再陷于媮懦惮事之途。然五、九两年，仅



报纸数额增多，以新闻内容言，似犹不及十二年。（《大公报》、《湘报》、《湖南日报》鼎立时。）及十八、九以后，至言论之张皇，则唯元、二年也。元、二年，各报都注意于政论，各省专任论者三、四人，日刊社论二、三篇。如《长沙日报》之孔攘夷、黄栩园，《国民日报》之陆爱群、李仲庄，《湖南公报》之张劲公、曾大力、陈天倪等，日以社论相商榷，相抨击，虽有时颇伤雅谊，以勇气与努力言之，令人似不及也。又是时最重小说，常以四号字刊于社论以后新闻以前，与社论并陈，类皆长篇。予在《湖南公报》所著，与谭君艺甫在《长沙日报》所译外国小说，均为时人所称颂。而胡君谔城亦喜为小说，尝有佳作见于《国民日报》。四、五年以后，无此风尚矣。至于新闻之内容与形式，初颇简陋，本省访员仅秦君伯昂，陈君兰生等数人，后始有杜君否予兄弟。无通讯社之设。八、九年以后，各报在新闻方面始有所竞争，审鉴、组织、排列、印刷诸法均渐改良。各通讯社亦风起云涌，资益各报不少。元、二年，新闻多用四号字，或四间二；四、五年以后，渐改为五间三，后渐纯用五号。今又有用五间三、四间二者矣。以前用二、三两号字为题目，用头号字者绝少，今动用头号，且尝用特号矣。专电一栏，各报素有之，多少视其经费之丰歉，寒俭者或竟膺造巧取。民国三年后欧战发生，协约、同盟两方俱利用宣传，路透、德华各电不需高价，各报因各有外电。欧战告终，始无之。近年设无线电，设无线电话，各报消息益灵通矣。四、五年以前，各报颇重译述、外电、外国新闻、外国小说，泰半为译品，故各报必有一二译述专才司其事。如《长沙日报》之谭艺甫，《湖南公报》之姜蒲生，《大公报》之赵閒云，皆译述者也。今各报无事于译述，能译述者亦无所施其技，此不及四、五年以前也。大底以前办报者剪刀与笔并用，社论、时评、小说、译品以及副刊文字，执笔之时较多。近年，社论、时评已如鸣凤朝阳，渺不多见。唯编副刊者偶尔发愤，装点门面，以外

无复有矣。故今日办报者，与其称曰“主笔”，无宁称曰“主剪”。副刊初多陈腔滥调，如入股文谐赋莲花闹之类，最擅名者为胡君公午。五、六年之顷，新文化运动发生，始常有讨论学术社会问题之作，教育界中人亦喜参加讨论。近年更务为阐发党义之文字矣。

报纸素以监督政府为名，实则政府权威万能，谁肯受人监督，新闻记者手无寸铁，动遭政府白眼，更何足以语此。中华民国政治史上只有政府干涉报纸摧残报馆，吾人亦仅能视其干涉与摧残之度，以分其若为文，若为野，若为仁，若为暴耳。长沙报纸二十年来所受政府之干涉与摧残，非楮墨所能尽述。元年渙汗大号，竟言民权，亦有惩办《大汉民报》之事。《大汉民报》发布号外，攻击第四师师长王隆中，政府罚令停刊。《大汉民报》卒因以停办。此为湖南政府摧残报馆之第一声，在长沙报史上为初次伤痕。用录民政司致警察总监原札于左，以示不忘在莒之意。

案奉都督札开，顷阅《大汉民报》发刊号外，载有致湖南军界请公逐王隆中书，深为诧异。查梁辅臣具控曾何氏一案，业经司法司批飭长沙县传案讯究，是否诬枉，不难辩明。报馆即代抱不平，立言自有界限，乃连日发布号外，显与个人为难。致书军界，倡言公逐，以滋事解散之第四标而饰之为退伍，种种诡词，冀图耸听。当此大局未定，人心易摇，殊与治安大有妨碍，未便置之不问。为此札知该司查明取缔，予以相当之惩处。除行文军务部传知各军队毋得误会外，仰即遵照办理。此札等因，奉此。查该报号外所载，实足扰乱公安，殊与报纸条例第十条报纸不得揭载事项第五项所载相违背，应照第十三条第四项所定罚金三十元，并照第十四条第二项停止发行七星期，以示惩处，而保公安。为此札到该总监即便遵照办理，并限令三日如数缴纳罚金，切勿玩视。切切此札。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十八日。

所谓报纸条例者，非中央政府所颁布，亦非议会所通过，乃湘政府所拟定，居然适用于长沙报纸，亦新颖矣。后经报界请民政司取消，不纳。高等审判厅竟引以判决湘汉新闻讼案，报界联合会忿而呈请都督取消。其文如左。

报界联合会呈都督文(呈民政司文同)

为呈请事。窃奉高等检察厅送交各报馆登录一函，系高等审判厅判决湘汉新闻与左学谦诉讼一案之判词，其中援引法令系湖南报纸暂行条例，阅之不胜骇异。查前奉民政司照会，称奉大府颁布湖南报纸暂行条例二十四条，并令遵照补纳金等因。当经报界公函民政局，内称美法诸民主国本无所谓报律，即以条例从事，亦须经议院通过，乃生效力。昨内务部发布暂行报律三章，上海报界俱进会上电孙总理不承认。孙总理复电，亦谓民国一切法律，须经参议院议决乃生效力。此次内务部所订暂行报律，未经参议院议决，应作无效云云。贵司所布报纸条例，尤多蹈亡清之故辙，湘贵报界决不承认等语在案。是湘南报暂行条例，既非颁自中央政府，又未经省议会通过，为全省报界所不公认，效力绝对不能发生，自不能视同法律。今高等审判厅乃引以判决诉讼，殊不适法，为此呈恳大都督行令正式宣布撤销湖南报纸暂行条例，以申公论而符法理，实于中华民国共和政体大有关系。此呈。

此长沙报界竞争言论自由之第一声，而亦长沙报史最有光荣之第一页。以后此项报纸条例，即未见施用。至封闭《湖南公报》，则因党派关系，非常举动，无所用报纸条例。汤芑铭入湘，待遇报纸更为严酷，既已摧残《长沙日报》、《国民日报》及《天民报》。二年十一月，以《湖南公报》指斥杀杨德邻事大怒，罚令停刊半月。三年七月，又以公报登载郴州兵变原委，谓为洩漏军秘，

判令停刊二月。终因公报持正不阿，利用无聊政客勒令改组。及帝制问题发生，筹安会密令各省长官制造民意，恐各报纸发其诡秘，又令各省严重取缔。汤氏承其意旨，飭警厅派员检查各报。寻又由巡按使署制定检查报纸条例七条，由军巡两署会派候补知事二人专任检查之责。各报更如猛受羈縻，不能稍施诡衍窃譬之术，新闻编辑乃大苦矣。吾时服务于《大公报》，偶于短评中发摅感慨：“吾人不揣冒昧，执役新闻编辑，劳形休心，终无所底，近日乃更困难，有非阅者可以想象。执笔时东翻西阅，凡涉外交内政，非已载诸京津沪汉各报者，不敢录。且心焉惴惴，尝惧五等徒刑之自天外飞来，其情形有如失驭之舟，左右撑持，深虞覆没。一也。通信不至，编辑需时，既劳手民之催促，复虞检查员之诘责，（原定每夜二时以前送警厅检查。近来检查员不谅苦衷，时以过迟相责。）其情形有如鳖入陷井，左陷右繫。二也。送稿检查，不幸一笔勾去，时已中夜，猝难填补。且填补之稿必须再送检查，不仅报纸不能出版，亦恐警厅不能留门久待，只好以检查员删去数字补白。（后巡按使又禁用此项方法，经各报几次吁求，始肯照删去字句空白，不许刊载检查员删去数字。）其情形有如长途之马，衔辔交瘁。三也。困难如此，使犹有后命，其何以堪云云。”读此，可见当时政府待遇报纸之严酷。迄帝制撤消，民国恢复，长沙报界始吾请警厅转详巡按使将检查条例取消。原稿如左：

敬启者：

窃自国体问题发生，湘中舆论界政见不一，政府为赞成君宪起见，业奉派员检查报纸在案。当时奉到钧厅转奉巡按使命令所订检查报纸条例七条，凡关于国体问题之事，不外不得明白反对君宪及作似是而非之论调而已。在当时情势不同，敝馆等虽感无穷之困苦，亦敬谨遵办。兹帝制案业奉明令取消，则赞成反对俱不成为问题，似不必再用检查，特恳厅长转详巡按使，将检查员撤销，以省手续而重舆论。至军

政、外交等事，有报纸条例在，敝馆等自当奉行惟谨云云。

当时政府之箝制报馆，对于已办者，固尽取缔干涉之能事；对于未办者，则须预先缴纳保证金。既缴纳矣，又于立案故意拖延，务使不得成立。萧刑君（即石朋）等组织湘省日报，既照章缴纳保证金，稟请警厅立案，乃警厅转详省府，历时三月有余，尚未批示，萧君等用尽种种手续，始得出版。其一例也。湘人治湘，禁网稍疏，报纸始有生气。迄张敬尧督湘，横逆甚于汤氏，视报纸如芻狗，新闻记者如草芥，停版、封闭、拘辱、惩处、杀戮，一任其意，不必援引条例。此为新闻界最惨酷之时期。谭畏公三主湘政，左右多军人，不明政原，动以戒严法相绳桫，对于新闻界尤轻视。新闻界积不能忍，乃恢复报界联合会（参看后文），呈请省长许予言论自由。其文在长沙报史上颇有价值。照录于左。

呈为恳请事。窃连年以来，湘局因军事而陷于糜烂，言论因军事而陷于破产，其报馆仅能倖存而得苟延喘息者，非托庇于护法之旗帜，即彀觥于暴力之横行，要皆钳口结舌，而不能少有所发抒。今幸湘局统一，民治有望，约法付予人民以言论之特权，敝报等窃不欲自甘放弃，愿得而享有之。此就约法而言，敝报等有请求恢复言论自由之必要也。戒严法适用于警备时期，现在战事终止已逾三月，军队编制亦渐就绪，若实际上行使军法，口头上复高唱民治，此则不独报界之不幸，抑且为全部民治之玷。即日粤桂有警，不忘戒备，然戒严区域亦只能限于毗连粤桂之边境，应不致影响及于省会。今边境已告解严，而省会反戒严，曾谓以钧署之威望，军警林立之众多，而必长此赖戒严法以部勒军民，似乎事理上有未必尽然者。此就戒严法而言，敝报等不应再受何种束缚而有请求恢复言论之自由之必要也。更退一步设想，军事秘密莫测高深，钧署或认为不能取消戒严令之正确理由。然张敬尧祸湘时代，省垣戒严司令多至四人，猜忌人

民，胜今百倍，而对于报馆则从未以督军署之尊严直接干涉，而仅交由警厅或法院处置了事。足见张敬尧于泯泯莽莽之中，仍复略有军民两政之划分。今则不然，任何官厅人员皆得便宜行事，恣行威胁。新闻细故，片言可解，而动辄传唤经理，传唤编辑，颐指气使，尊若天神。此种蔑视人格蹂躏舆论之谬举，在钧座堂陞帘高或有所不洞悉，而敝报等则已宛转憔悴不堪其苦矣。这就免除军官辈之滥行职权而言，敝报有请求恢复言论自由之必要也。抑更有不能已于上陈者，省署设有新闻记者招待室，在钧座立意不可谓不优。乃近日招待室中张贴布告，其中语句竟有不准吵闹违反秩序字样。此官样文告之对付，则毋宁不招待之为愈。民国六年，谭浩明联帅主持湘政时，对于报界曾专派参议二人专与报界接洽，政事无隔，同称便利。今则袭其名而不师其实，则岂钧座优待报界之本意，毋亦招待员头脑不清，未能仰体德意之所致欤？凡此种种，皆敝报等所急欲上陈者。其初犹以为湘政去民治尚远，故相率含辛茹苦，以待明时。今时省长民选、地方自治之声浪已洋洋乎溢于耳鼓，似报界言论自由之时机亦挟与俱来，敝报等诚不胜其欺之愚，得愿与钧座共图利之。

赵炎午继任，标榜民治，言论宜若有发皇之机会，然报界日益索落。军政机关之外，所谓省议会者亦器量偏小，动以两省最高民意机关之威加之各报。《大公报》指斥其短，被封逾全月。赵氏去位，省议会已成落日余晖，犹振其余威，封闭一《大湖南日报》，可谓力矣。十五、六年，共党专恣，人人匍伏于其党权之下，遑论报纸，此为非常之变，不可以常理纪也。马变以后至于今，兹军事未尝宁息，党治又有准绳，言论自由，庸非其时。此人人所共见共闻，不必深言之。

二十年来长沙各报情形已如上述，兹再言历届报界所组织之

团体。

民元反正，长沙新闻业勃兴，各报以同业势力涣散，不足以御不虞之侮，而张言论自由之帜，乃于元年六月公议组织湖南报界联合会，分子为《长沙日报》、《湖南公报》、《军事报》、《黄汉湘报》、《湘汉新闻》，事属草创，章程颇简陋，经费亦无所挹取。照章票选干事一人，三月一任，由干事聘用书记一人以司庶事。会址暂假《湖南公报》。贝先生于是聘用左君凌霄为书记，进行一切。第一事呈请政府取消报纸条例（见前），文盖贝先生手笔也。

七月，联合会开会修改章程，前任干事改称会长，仍推贝先生任之，另推干事二人，襄助会长行使职权。又，议决制造银质徽章，呈请都督盖印分发各报，以便出入公署探访新闻；并商请都督，允许新闻记者旁听政务会议。寻《湖南民报》、《军国日报》、《演说报》、《天声报》以次加入。八月，票选孙君翼预、陶君祐曾为干事。又，公推评议各报一员：《湖南公报》易君篆真、《长沙日报》傅君君剑、《军国日报》方君僧根、《湖南民报》黄君康圃、《黄汉湘报》宋君心伯、《天声报》徐君远、《演说报》李君澍。十一月开会，照章改选，其时无《天声报》，另加入《天民报》与《政报》。改选之先，议决修改会章。一、改选干事三人，以一人为主任干事；二、取消书记；三、暂定《湖南民报》馆为会址；四、主任干事代办书记职务，酌给夫马；五、评议员由各报馆自行推举。选举结果，唐君支厦为会长，张君秋尘、唐君康圃、陶君祐曾为干事。张君被推主任干事。时报纸日多，意见渐纷，颇无和衷共济之象。二年一月，会长及各干事各评议员开会，议决旧历新正停版日期。旋以《长沙日报》不履行公议，独自先期出版，唐、黄、张三君登报辞职。长沙日报亦登报声明，三君辞职与该报出版问题无关。报界意见日益差池，后又加以党派关系更不能有严密之组织。及汤芑铭入湘，各报多停版，遂无形消歇矣。民国五年，各报恢复，报界联合会亦旧帜重张，惟无一定会址，由

入会各报馆轮流值月。某家值月，会所即移至某家，会牌亦按月迁徙。转绿返黄，颇有佳趣，报界意见，亦渐接近。及傅、张入湘，各报相继停版，联合会亦停顿。民九驱张告成，各报多自郴、永移来，旧雨相逢，胜业重开，遂三度为联合会之组织。以元、二年联合会既已立案，只致城警厅声明恢复，当即推定干事，每报二人：《大公报》朱让枏、张平子，《民国日报》包道平、朱凤蔚，《新民国日报》王亦僧、陈叔玮，《湖南日报》伍芋农、杨绩荪，《新湖南日报》夏思痛、李况松，《民言报》洪拯普、罗吟欽，《大中国日报》成采九、傅纯贞，《民意日刊》程一中、马颂高，《觉民新报》刘伯伦、钟贶龄，《学生周刊》唐耀章。又创定简章如左：

#### 报界联合会简章

- 第一条 本会由各报社杂志及通信社组织而成，定名为湖南报界联合会。
- 第二条 本会以联络感情，交换意见为宗旨。
- 第三条 本会由各社推举一人为干事，但各日报社得推二人。
- 第四条 本会设值月干事一人，由干事中按照各社出版先后轮推之。
- 第五条 本会会期分常会、临时会两种。常会每月第一星期日午前九时举行，临时会由值月干事认为必要或经三社以上之提议，由值月干事召集之。
- 第六条 本会开会以各社干事到会之过半数为足法定人数，表决权以列席干事之过半数为足法定数。
- 第七条 本会议决各事项，由本会值月干事主稿，分送各社登载之。日报须同日登出，其他各社于议决后最初出版时酌量篇幅，摘要登出。
- 第八条 凡有他社愿加入，须待日报两社之介绍，经本会常



会通过得加入之。

第九条 各社如有违反本章第七条、或其他极端违反公意之行为者，经日报三社以上证明提议，开临时会表决，得予相当之对付。

第十条 本会经费分经常、临时两种。经常费每社每月一元，其他各社每月五角；临时费照经常费例，由各社分别担任。

第十一条 本会暂设北正街〈民国日报〉馆。

第十二条 本章如有未尽事宜，得由三社之提议公决修正。

此届联合会规模较为完备，轮流值月之制仍照第二届，惟此时有一定之会址，不必按月迁徙矣。照第四条，首由〈大公报〉值月，以后递推。此会维持一、二年，后因意见不一，各报又先后停版，遂又涣散。民国十五年，各报及各通信社组织长沙市新闻记者联合会。以前报馆为主，通信社为从；今则报馆通信社处于同等地位，故以新闻记者四字额之。以前名为湖南，范围不清，今只言长沙市，以示界别，名亦正矣。会址设于坡子街之〈南嶽日报〉馆。初由政府月予津贴，惟其时共党专制，各报不免为所劫持，故各会员毫无兴趣，会亦少有建白，寻至无形解散。至十八年，始有今日之新闻记者联合会。详情见专篇，此不录。

编后语。予曾为〈全民日报〉周年纪念特刊撰〈长沙报界史略〉一文，颇简略。兹篇翻阅旧日报纸，参考刘兰荪君〈适园杂忆〉以充实其材料。又周咨、李肖聃、杜否予、萧石朋、黄性、赵闲云、杨绩荪、何少枚、伍菊农、龚芥弥、龙兼公诸友以考证其是否。顾阙漏访误之处尚不能免，幸阅者加以教正。本篇所述限于日报，如〈政报〉、〈教育杂志〉、〈实业杂志〉、〈湖南农报〉、〈铁道杂志〉、〈司法旬报〉等类定期刊物，均不属于日报范围，故未述及。

民国二十年秋月初稿

## 民元以来历年长沙报纸一览

(小报只录通俗日报，余多不明其起讫概付缺如。)

- 元年 长沙日报(先年出版) 大汉民报(先年出版) 本年三月停版 黄  
汉湘报(先年出版本年停版) 军事报 军国日报(先年出版本年七  
月易名) 湘汉新闻 天声报 天民报(先年出版,本年改天声,  
十月改天民) 湖南公报(四月出版) 湖南民报(七月出版)  
演说报(先年出版)
- 二年 长沙日报(年底被封) 湖南公报 国民日报(《湖南民报》与《军  
国日报》合并,年底被封) 天民报(年底被封) 女权日报(数月  
即停版) 大同日报(数月即停版) 国民新闻(七月后出版)  
演说报
- 三年 湖南公报 大中报(《国民新闻》易名) 湘报 (数月即停版) 湖  
南通俗教育报(《演说报》易名)
- 四年 湖南公报 大中报 大公报(九月出版) 湖南通俗教育报
- 五年 湖南公报(夏季停版) 大中报(夏季停版) 大公报 湘省日报  
(夏季出版) 长沙日报(秋季恢复) 国民日报(秋季恢复) 国  
民日报(秋季出版) 湖南新报(秋季出版) 湖南民报(七月出  
版不久即停版) 通俗教育报
- 六年 大公报(十一月被封) 长沙日报(七月毁于火) 湖南新闻(九  
月停版) 湘省日报(九月停版) 民耻日报(起讫仅数月) 通俗  
教育报
- 七年 大公报(五月恢复) 湖南日报(九月出版) 立言报(起讫仅数  
月) 正义报(三月出版七月被封) 公言报(三月出版年底被封)  
正声日刊(冬季出版) 公意报(起讫仅数月) 通俗教育报
- 八年 大公报 湖南日报 正声日刊(被封) 华瀛觉报(九月被封)  
通俗教育报
- 九年 大公报 湖南日报 民国日报(夏随南军移省) 新国民日报

(夏随南军移省, 寻即停版) 民言报 (夏随军移省, 数月停版) 大  
中国日报 (开办数月停版) 民意日报 (开办不久停版) 觉民新报  
(开办不久停版) 湘声报 (办不久停版) 通俗日报 (通俗教育报  
改名)

- 十年 大公报 湖南日报 民国日报 通俗日报
- 十一年 大公报 (被封两月) 湖南日报 民国日报 工报 商报  
通俗日报
- 十二年 大公报 湖南日报 民国日报 工报 商报 湘报 (四  
月出版) 通俗日报
- 十三年 大公报 湖南日报 商报 湘报 大湖南日报 (二月出版)  
甲子日刊 (开办不久停版) 通俗日报
- 十四年 大公报 湖南日报 湘报 (夏季停版) 大湖南日报 商报  
通俗日报
- 十五年 大公报 湖南日报 (夏季停版) 大湖南日报 (三月停版)  
南嶽日报 (夏自衡州移省) 湖南民报 (七月出版) 长沙民  
国日报 (八月出版) 商民日报 (十一月出版) 通俗日报
- 十六年 大公报 (三月被封) 长沙民国日报 (三月被封) 南嶽日报  
湖南民报 商民日报 (七月停刊) 通俗日报
- 十七年 国民日报 (南嶽日报与湖南民报合并) 全民日报 (九月出版)  
通俗日报
- 十八年 国民日报 全民日报 中山日报 (五月出版) 大公报 (五  
月恢复) 通俗日报
- 十九年 国民日报 全民日报 中山日报 大公报 市民日报  
(九月出版) 通俗日报
- 二十年 国民日报 全民日报 中山日报 大公报 市民日报  
通俗日报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